

書叢學友良

霧

巴金創作

所以愛情三部曲的意義並不在於  
 個與個的交際。吳仁民和辜桐荪愛得在兩個  
 人別心上。因此他始終不佔着不個不十分重  
 要的地位。對於這兩個人，更重要的是你信仰  
 包含了熱情。這信仰便能夠完成一切。這三部曲  
 裏所寫的只是性慾而不是愛情。所以愛情時  
 三高曲的意義是以是和愛情無關的。雖然老方  
 面看來，不像是三喜受小說。朋友在這一  
 點上你是三喜的對面。這三喜是屬於這天用愛情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二十二第



一之曲部三的情愛

# 霧

作創金巴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興復友長海上

版初本裝精月三年五三九一

版再本及普月五年〇四九一



角二元一洋大價定

857.7  
856 = 21 - 16  
= 9

「愛情的三部曲」總序

我一九三一年夏天開始寫霧，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電寫完。寫了電，我的「愛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關於這三本小書似乎有不少的讀者說過話，我也看見過一些雜誌和報紙上的批評，我自己却始終沈默着。到現在我已經把別人所說過的話完全忘在腦後了。但那些被噓在肚裏的自己的話却成了火種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我不能夠再沈默。所以我借着這霧的改訂本第一次問世的機會，把我

國家圖書館



004651696

的靈魂的一隅給讀者打開來。

「在你的全作品裏面你自己滿意的是哪幾本？」我常常遇着這樣的問話。朋友們當面對我這樣地說過，一些不相識的讀者也寫了信來問，到最近還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要我揀幾部自己滿意的作品送給她。

對於這樣的問話我的答覆總是很簡單的一句：『我沒有寫過一部自己滿意的作品。』這是真實的話。所以對於那個朋友我就連一本書也沒有送去。我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來就沒有滿意過。倘使別人一定要我揀出一兩本像樣的東西，那麼我就只得勉強地舉出一本作為「社會科學叢刊之一」的從資本主義到×××××，（註一）這本書從寫作到發行，全是我個人一手包辦，這裏面浸透了我個人的心血。但牠並不是小說，而且現在已經絕

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會留着一本，更無法推薦給讀者了。

我不會寫過一本叫自己滿意的小說。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藝作品裏面却也有我個人喜歡的東西，那就是我的「愛情的三部曲」。這句話我從不曾對人說過。我從不曾把我這靈魂的一隅打開給我的讀者們看過，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個人的私的事情。

我為什麼在我的許多作品中單單喜歡這三本小書呢？這大概是由於個人的偏好。因為我不是一個批評家，並且我是撇開了藝術和意識來讀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誤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斷地說，我的作品裏面常常有我自己，他們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過了考證。也有人相信他們的話，

因爲他們自以爲很了解我。而事實上我的寫作的苦心却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我就這樣地被人誤解了這幾年，到現在我纔有機會來叫出一聲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從沒有把自己寫進我的作品裏面去過，雖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淚，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固然我偶爾也把個人的經歷加進在我的小說裏面，但這也只是爲了使那小說更近於真實，而且就在這種處所，我也會留心到全書中的統一性，我也極力保留着性格描寫的一致。譬如在霧和雨裏面陳真刊行了一本解釋他的社會思想的書，是作爲「社會科學叢書之一」而出版的，這是一本對都會的人說法的書，在這裏面鄉村問題却完全沒有被談到。（註二）事實上我自己就寫過這樣的一本書，這我在前面已經提說過。我知道有些神經過敏的人會根據這事實來斷定陳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們讀了陳真被汽車碾死的一段描寫以後，

他們不知道又會有什麼樣的意見，也許他們會以為現在活着寫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罷。

或者我做着陳真做過的事，或者陳真做了我做過的事，這都是不關重要的。他是一個獨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說裏的每個主人公都是一個獨立的人格。他或她發育，成長，活動，死亡，都構成了他或她的獨立的存在。因為他或她是一個人，一個活的人，而不是一個影子。倘使我把自己當作小說的主人公來描寫，那麼我的主人公就會只是我的一個影子，杜大心是一個影子，（我和他都寫過生之懺悔），李冷是一個影子，（我會經用過李冷這名字發表過一些文章），高覺慧是一個影子，（我和他都演過寶島裏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讀過書），陳真是一個影子，還有許許多多。……結果，我的小說就完全成了虛偽的東西，也決不

會感動那成千的青年的靈魂了。這是使我最憤慨的一點，所以我決不能夠承認牠。

還有些人說我常常把朋友拿來做模特兒寫小說，這種說法是多少有點根據的。我爲了這個也受過一些朋友的責難。最近有一個朋友還說，我寫雷，（註三）不該把那個主人公寫得那麼誇張，因此助長了那個被描寫的朋友的驕傲。我爲了這個曾經聲辯了半個鐘頭，我的理由很充足，因爲雷裏面的德並不就是那個朋友，我寫這小說時不過借用了那朋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別的朋友以爲雷是寫那個人，那麼這責任就不應該由我來負。我自己當然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關於這種事情我也不完全否認。我在別的一些小說裏面果然寫過

一兩個朋友，但我的意思是這樣：與其說我拿朋友做模特兒來寫小說，不如說我爲某一兩個朋友寫過小說。這其間的差別是很大的。譬如說白鳥之歌（註四），許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個上了年紀的友人做模特兒來寫的；但我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簡單。我愛護那個朋友，我不願意他辜負了大家對他的期望，我不願意他犧牲了過去的一切，去走個人的路，所以我寫了這小說來勸他。我給他指出了一條路，而他却不知道去走。他走了和那小說裏所寫的完全相反的一條路了。這事情很使我失望。我不僅寫了小說，而且我還有過一點行動。但這有什麼用處呢？當一個人被愛情迷住了眼睛的時候，甚至世界的毀滅，人類的滅亡也不會被他看見了。那朋友在我的過去的生涯裏有過極大的影響。他答應過以畢生的精力寫一部人生哲學來做我們的生活的指針。我等待着。我已經等候了七年。現在他是陪了太太到

一個遼遠的省分做官去了。「白鳥之歌」恐怕永遠不會響了罷。但我的小說也不是白白寫了的。因為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現象，牠也有牠的社會的意義。關於父與子，關於墮落的路……（註五）我的解釋也是一樣。我寫墮落的路時，很希望那個被稱為墮落的朋友去走一條新的路，然而他却是一天天更往下沉落了。我的勸告似乎一點也不能夠幫忙他。

現在再把話說回到這「愛情的三部曲」上面來。我的確喜歡這三本小書，在我的全部文藝作品中，我時時翻來閱讀的就只有牠們。有些小說裏面的故事我也差不多完全忘記了。但在這三本小書中甚至一兩處細小的情節，我也還記得很清楚。這三本小書，我可以說是爲自己寫的，寫給自己讀的。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在今天我讀着雨和電，我的心還會顫

動。牠們使我哭，也使我笑。牠們給過我勇氣，也給過我慰藉。我這裏不提到霧，因為霧的初印本（註六）我並不喜歡，裏面有一些篇頁，我自己看到總覺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讀。所以這次改作時，就把牠們刪除了，另外加了一些新的篇頁進去。

電是應該特別提出來的。這裏面有幾段，我永不能夠忘記。我每次讀到牠們，總要流出感動的眼淚來，例如：

佩珠看見敏許久不說話，又知道他們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喚住敏說：「敏，你不該瞞我們，我知道你已經下了決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彷彿看見了牠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舉動並沒有一件逃過了她的眼睛。

敏不說話，却只顧埋着頭走，好像並沒有聽見她的話。仁民接着也喚他一聲，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們走到了兩條巷子的交叉處，敏應該往西去了。在這裏也是很靜寂的，除了他們三個，便沒有別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往四周一看，低聲說：「敏，你就這樣和我們分別嗎？」她伸出手給他。

敏熱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說：「你們原諒我。……我真不願意離開你們。」他的眼淚滴到了佩珠的手腕上。

「爲什麼要原諒？就說祝福罷！……你看我是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親切地說着，她慢慢兒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我讀到這裏我的眼淚落在書上了，但我還繼續讀下去：

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裏淡淡地說：「不要緊，我們明天還可以見面。」他決然地擲了仁民的手往西邊巷子裏去了。

佩珠還立在路口，癡癡地望着他的逐漸消失在陰暗裏的黑影。她心裏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事實上我也哭了。

仁民看見她這樣站着，便走近她的身邊，把一隻手伸過去摟住她的

親密地低聲在她的耳邊喚道：「佩珠，我們走罷。」

她不答話，却默默地跟了他走着，把身子緊緊偎在他的懷裏。過了  
好一會兒她纔嘆息地說：「敏快要離開我們了。」

仁民一手摟着佩珠，一手拿着電筒照亮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下着  
脚步走。他把頭俯在她的肩上溫柔地在她的耳邊說：「佩珠，不要悲  
痛，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過了半晌，忽然自語似地說：「許多青年到我們  
裏面來，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說過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  
她的聲音顫動着，那裏面充滿了悲痛。（註七）

我不能夠再往下面讀了。淚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顫抖得很厲  
害。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我：是悲痛，是快樂，是感激，還是興奮，總

之，我說不出。

在電裏面這樣的處所是很多的，這些在一般的讀者看來也許很平常，但對於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並且還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現實生活而且深入到那裏面去過的人方可以明瞭牠們的意義。

我說這三本小書是爲我自己寫的，這不是誇張的話。我會把牠們永久地放在案頭，我會永久地讀牠們。因爲在這裏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說在這「愛情的三部曲」裏面活動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讀着牠們，就像和許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這話也應該加以解釋的。我說朋友，並不就指過去和現在在我周圍活動的那些人。固然在這三本書裏面我曾經留下了一些朋友的紀念，而且我每次讀到牠們，我就會想到幾個久別的友人。但是我仍舊要說我寫小說並不是完全給朋友們寫照。我固然想把幾個

敬愛的朋友寫下來使他們永遠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寫這三本小說時却另外有我的預定的計畫：我要主要地描寫出幾個典型，而且使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創造了一些事實，但這並不是說我從腦裏空想出了一些東西，我不過把別人做過的事加在我的朋友們的身上；這也不是說我把他們所已經做過的事如實地寫了出來，我不過是寫：有他們這種性格的人在某一種環境裏面所能夠做出來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小說中出現的已經不是我的實生活裏面的一些朋友了。他們是獨立的存在。他們成了我的新朋友，他們在我的眼前活動，受苦，哭，笑以至於死亡。我和他們分享這一切的感情。我悲哭他們的死亡。

陳真仰臥在地上，微微地動着，腥血包圍了他的身子。他已經不能

夠發聲，只有那低微的喉鳴。頸項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全的身體。只有他的頭部還沒有改變。那黃瘦的臉上濺了一些血跡，微閉着的大眼睛上面失掉了那一對寬邊眼鏡。

亞丹靜靜地躺在黑暗裏，半睜開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還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學生中間。

一些人圍着屍體看。她們也擠進去。無疑地那是敏的臉，雖然是被血染污了，但臉部的輪廓却還能夠被她們認出來。身上也全是血。一隻腳離了腿部，飛到汽車旁邊。

「敏，這就是你的輪值罷，」慧想說這樣的話，沒有說出口，却已

經流出了眼淚，她的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地痛楚過。她的眼睛模糊起來，她彷彿看見那血臉把口張開，說道：「你們會常常記念着我嗎？」（註八）

這全是很簡單，很平凡的描寫。和這類似的處所還不少。這種寫法不會使讀者感動也未可知。但是當我寫這些篇頁的時候，我自己的確流過眼淚。我這樣地殺死我的朋友，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且因為他們構成了單獨的存在，和我的實生活裏面的朋友並沒多大的關係，那麼他們以後就不會復活起來，我就會永久地失掉他們了。這損失是很大的。

沒有一個讀者能夠想像到我寫這三本小書時所經歷的感情的波動。沒有一個讀者能夠想像到我下筆時的心裏的激鬥。更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我

是怎樣深切地愛着這些小說裏面的那些人物。知道這一切的我只有自己。

現在我可以把我寫成這「愛情的三部曲」的經過敘說出來了。

霧的寫作全是偶然的事情。那時是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從這一年起我才開始正式地寫起小說來。以前我只是在翻譯倫理學，經濟學的著作，和著述那部題作「社會科學叢刊之一」的小書的餘暇偷偷地寫點小說。只有這一九三一年的光陰纔是完全花費在創作上面的。

那時我住在開北，地方還寬敞，常常有朋友來住。一個從日本回來的朋友也常來的。有時候我們就同睡在一張大床上，談着日本的種種事情，也談到他過去的戀愛的經驗。有一次他到別處去玩了兩天，回來以後人似乎就變了樣子。他和我談到他在那地方的生活。漸漸地他變得很激動了。

他那滿是皺紋的黃瘦的臉也突然顯得年青起來。他終於說出了在那裏和一個少女的交際，那個姑娘，他和我都認識的。

第二天他又談起這事情，並且是在一些朋友的面前說的。他喝了一點酒，微微紅着臉，說出了聞到那位姑娘的肉香的故事。這使得那個住在樓上的朋友太太感到了大的興趣，而快活地笑了。

這天晚上他住在我家裏。已經過了十點鐘，他還是異常興奮，他一定要把我和另一個朋友拉到虹口吃日本麵去。他對於日本麵是有着特別的嗜好的。我們從虹口一家日本館子出來，慢慢地走回家。月亮很好，這散步是很愉快的。回到家裏我們又談了不少的事情，直談到一點鐘，我因為疲倦就上床睡了。那朋友却不讓我閉眼睛，他還絮絮地和我談女人的事情。他平時並不抽煙，這晚上却接連地抽起紙烟來。我很瞌睡，我催他睡覺。

他却只顧和我談話。我沒有辦法，就扭熄了電燈。但這也不能夠減少他的興致。

電燈滅了，房裏却並不黑暗，月光從外面射進來，把窗門的影子洒在地板上。周圍很是靜寂，我借着月光和紙烟頭的火光模糊地看出了他的面容。他還絮絮地對我讚美那撩人心緒的少女的肌肉的香味。我已無心聽下去了。這被單戀所苦惱着的男子的心情我很能夠了解，然而我的瞌睡使我忘了一切。

這晚上他似乎沒有閉過眼睛。以後這事情傳開出去，樓上的朋友太太就戲謔地給他起了個「肉香」的綽號。

日子平淡地過去了，我們以為他會忘却了肌肉的香味。但事實恰和我們所猜想的相反。他似乎整天就在想念那一位姑娘。於是發生了和霧的第

四章開場時的類似的一段談話。參加的人除了他外有我，有那被人誤看作陳真的朋友，還有自以爲是吳仁民的那個朋友。我們談得很久。這次的談話和小說裏的一樣，是沒有結果。那時我便起了寫霧的念頭。我想寫這小說來勸他，來給他指出一條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實地繪出來給他看，讓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忙迫中開始寫了霧的第一章，他看見我寫這小說，知道我是在寫他和那個姑娘，他很高興，他甚至催促我早早地寫完牠。但是家的寫作耽誤了我幾天的工夫。這其間他到南翔遊玩去了。等他在一個星期以後回到上海來時，我的小說已經寫好了放在那裏等他。

他是晚上來的。他急切地讀着我的原稿。我在旁邊看他，他的感情的變化很明顯地擺在臉上。他愈讀下去臉色變得愈可怕了。他想不到我會寫

出後面的那幾章。其實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寫了那樣的篇頁。在我這也是不能自主的。我愛這個朋友，我開始寫這小說時我是懷了滿胸的友情，可是一寫下去，那憎厭就慢慢地升了起來，寫到後來，我就完全被憎恨壓倒了。那樣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愛這朋友，但我卻不能夠寬恕他那性格。我寫了霧，我挖出了一個朋友的心，但看見這顆心連我自己也禁不住戰抖起來了。

這朋友讀完我的原稿，氣憤地說了一句：『豈有此理！』我知道他的心情，但我沒法安慰他。我們苦惱地對望着，好像有張幕隔在我們中間。我們兩個平時都不會抽烟，這時候我們却狂抽起來，烟霧遮蔽了我們的眼睛，使我們暫時忘了這世界。

『你不了解我。你不應該這樣地寫。你應該把牠重寫過。』他忽然發

出了苦痛的呼號。

我咬着嘴唇皮，沉思了片刻，苦痛地回答道：「我不能夠重寫，因為我並不是故意在挖苦你。」

他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努力說：「至少有幾個地方非修改不可。」他於是翻開原稿，指出了幾個他認為不妥當的處所給我看。

「好，我試試看。」在這時候多說一句話也是很困難的。我馬上接過了原稿，就當着他的面把那幾個地方刪掉了。

他依舊不滿意，可是他也無話可說了。第二天他對另一個朋友說，我的這小說很使他失望，他從南翔回來時，本來充滿了熱情和勇氣，可是一讀到我的小說就突然落到冰窖裏面去了。他在自己的前面就只看見黑暗。他找不出一點希望和光明。他因此甚至想到自殺。

這些話很使我痛苦，我本想爲了這朋友的緣故就毀了我的小說，但我再一想便又改變了主意。我仔細地把全部原稿看過一遍，我覺得在這裏面我並沒有犯過錯誤。我所描寫的是一個性格，這個性格是完全地被寫出來了。這描寫是相當地真實的。而且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例子，在中國具有着這性格的人是不不少的。那麼我是在創造一種典型，而不在描寫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能夠爲了這朋友的緣故就毀棄我的小說。不過爲了使這朋友安心起見，我又把霧刪改了一次，把我從這朋友那裏借來的事實都奉還了他，並且在原稿的前面還加上一個短短的聲明：

在我的每本書的前面我都寫了序文。

但這一次我卻更願意讓我的文章自己來和讀者見面，不想再寫什麼

介紹解釋的語句了。

然而有一件事應該在這裏聲明：我並未去過日本，本書中關於日本的話都是從一個敬愛的朋友那裏聽來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是拿那朋友做模特兒。其實這是一個大錯誤。這錯誤竟使我幾乎得罪一個朋友。事實上，像我寫以前的幾部長篇那樣，我用來作本書主人翁的模特兒的並不只有一個人，那樣的人我會經接觸過不少，得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寫出來時不免使朋友們覺得大有人在，於是就以爲我是寫某人的事或拿某人做模特兒。因爲從已經出版的幾部小說中得到了這不快意的麻煩的經驗，所以這次特別作這一個鄭重的聲明。

這個聲明是送給這朋友看過的。他沒有說什麼。兩三個月以後霧就在

東方雜誌上面陸續發表出來。那時候他早已忘却肌肉的香味，也不說什麼回家的話了。他的怯懦和猶豫已經逐漸地把那單戀的痕跡磨洗淨盡了。但他却受了那個被人疑作陳真的友人和一個現在被我們稱作老闆的友人的鼓勵，開始對另一個姑娘表示了好感。我的小說固然不會增加他的勇氣，但也不會減少他的勇氣。他也似乎完全忘却了牠。不過散在各地的朋友們一讀到霧，就斷定誰是周如水。他們說他的性格確實是如此。

陳真在霧裏面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那個自以爲是吳仁民的朋友起初斷定說這是我自己的寫照，因爲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經認真地勸過周如水幾次，而且我寫過陳真寫的那本書。我當時把自己做過的事情借給陳真，原是無心，我以爲他做這件事與他的性格也很相合，却不料因此被

那朋友開了這樣的一個玩笑。但幸而說這話的人就只有他一個。別的朋友却以為陳真就是一個姓陳的朋友，因為那人也曾起勁地勸過「周如水」，也患着肺病，而且還是我所崇敬的友人。後來又有人說陳真是一個遠在四川的患着劇烈的肺病的朋友，因為那朋友信仰堅強，做事勇敢。但其實都不是的。陳真是我創造出來的一個典型人物，他並不是我的實生活裏面的朋友。我自己也許有一點像他，但另外的兩個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記裏的幾段話（註十二）還是從「李劍虹」寫給一個朋友的信裏抄來的。那麼他應該是誰呢？事實上他誰都不是的。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弱點。我並不崇拜他，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典型人物。但我愛他，他的死很使我傷痛。所以在雨裏而他雖然一出場就被汽車輾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籠罩了全書。

關於吳仁民的話應該留在後面說。然而那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這裏介紹一下。

「介紹」這兩個字我用錯了，我的朋友裏面並沒有這樣的三個女子。但我也不能夠閉着門把她們從空虛裏創造出來，我曾見過一些年青的女性，人數並不算少，但我和她們却完全不熟，我甚至有點怕和她們交際。（和我相熟的還是電裏面的幾個女郎。）雖然不是熟識，但我却也能夠把她們分作三類，塑成了三種典型。其實三種並不够，可是在這有限的篇幅裏却容不了那許多。所以我就把那些更壞一點（也許更真實一點）的女性的典型略去了。在這剩下的三種典型的描寫上我也許犯了錯誤，因為我或者不曾透徹地了解過她們。但是雷和電裏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很詳細。

霧寫成以後我就有了寫作「愛情的三部曲」的念頭，但直到牠的單行本付印時我纔有了這樣的決心。

爲什麼要稱這爲「愛情的三部曲」呢？因爲我打算拿愛情來作這三部連續小說的主題。但這和普通的愛情小說並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寫。我並不是單純地描寫着愛情事件的本身；我不過借用戀愛的關係來表現主人公的性格。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這種環境裏這也許是一種取巧的寫法。但這似乎是無可非難的。而且我還相信把一種典型的特徵表現得最清晰的並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話語，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愛情事件。我見過許多人在外面做起事來很勇敢，說起話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講戀愛的時候，或者他回到家裏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時

候，他的行動和語言就陳舊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會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觀念上却又是十分保守，十分頑固。一個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偽，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來，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人的真面目，從他的愛情事件上面下手，也許更有效果。這意義是很明顯的。我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愛情更爲重要，我也知道除了愛情外，更重要的題材還有很多。然而我現在寫作這三本描寫性格的小說時，我却毫不遲疑地選了愛情來做主題，並且稱我的小說爲「愛情的三部曲」。

我當時的計畫是這樣：在霧裏寫一個模糊的，優柔寡斷的性格；在雨裏寫一種粗暴的，浮躁的性格，這性格恰恰是前一種的反面，也是對於前一種的反動，但比前一種已經有了進步；在最後一部的雪裏面，就描寫一種近乎健全的性格。至於電的名稱，那是後來纔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

裏我就只提到雪。

不僅電這個名稱我當時並不會想到，而且連牠的內容也和我最初的計畫不同。我雖然說在電裏面我仍把愛情作了主題，但這已經是很勉強的話了。

雨的寫作經過了八九個月的時間，但這並不是一口氣寫成的。我大概分了五六回執筆，每回也只有三四天，而且中間經過「一二八」，我又去過一次福建。我記得很清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還是在太古公司的太原輪船的統艙裏寫的，後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個破廟裏面寫成。這破廟在那時還是一個私立中學校的校址，但如今那個中學已經關門了。

我寫雨的前三章時心情很是惡劣。那時是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剛寫完

這小說的前三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我就懷着一種絕望的心情寫了下面的一段類似日記的文章，最近我從舊書堆裏發見了牠，就把牠照原樣地錄在這裏。

奮鬥，孤獨，黑暗，幻滅，在這人心的沙漠裏我又過了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這樣地痛罷，給我以片刻的安靜，縱然是片刻的安靜，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靈。

我要力量，我要力量來繼續奮鬥。現在還不到撒手放棄一切的時  
候，我還有眼淚，還有血。讓我活下去罷，不是爲了生活，是爲了工  
作。

不要讓霧來迷我的眼睛，我的路是不會錯誤的。我爲了牠而生活，

而且我要不顧一切的人，繼續走我的路。

心呵，不要痛了。給我以力量，給我以力量來抵抗一切的困難，使我站起來，永遠的站起來，一個人站在人心的沙漠裏。

記着你允許過凡宰地的話，記着他所警告過你的。不要使有一天你會辜負那死了的他。（註十二）

雨的前三章就是在這絕望的掙扎中寫成的，所以那裏面含着濃厚的陰鬱氣。牠們在南京的一個文藝刊物上被發表時，從前自以為是吳仁民的那個友人（雨裏面的吳仁民纔真正是他的寫照了）也在南京，他無意間讀到了牠們，就馬上寫了信來說：

前幾天讀了你的小說的前三章，寫的很好，只是陰鬱氣過重，我很爲你不安。你爲什麼總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罷！照你這種傾向發展，雖然文章的表現會更有力，但對於你的文學生命的 durée（註十三）或將有不好的影響。自然你在夜深人靜時黯淡燈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夠了解的。但我總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我那時剛剛從福建旅行歸來，帶了在那邊寫好的雨的第五章的原稿。三個星期的奔波，兩天的統艙的生活使我覺得十分疲倦。我讀到這樣的信函，我很感激那朋友，但我却不同意他的話。我以爲他還不了解我，所以我寫了下面的答語寄給他：

讀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關心，但我並不同意你的話。

我承認你是一個比較了解我的人。我們又曾經在一起度過一部分的生涯，我們在一起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過。你不記得在巴黎旅舍的五層樓上我們每晚熱烈地辯論到夜深，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嗎？在那些時候，我們的眼前現露着黎明的將來的美景，我們的胸裏燃燒着說着各種語言的朋友們的友情。我常說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麗，我在寫給倫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 *embody*（體現）這個動詞。你還記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嗎？但是現在我們漸漸地分離了。生活改變了你的性格，你是漸漸地老了。

我沒有什麼改變，不過身上心上加多了一些創痛。我至今還是唯一

的了解你的友人罷。然而我怕你是漸漸地不能夠了解我了。你爲什麼還以爲陳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夠看出來我和他中間有着很顯明的大差別嗎？

你知道，我和別的許多人不同，我生下來就帶了陰鬱性，這陰鬱性差不多毀壞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沒有一刻停止過。我的過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掙扎的記錄。我的文學生命的開始也是在我的掙扎最絕望的時期。滅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我開始寫牠的時候你也知道。後來我到鄉下去了，在鄉下續寫滅亡時，我們中間曾經交換過許多封長信，從太陽的動或不動，談到人類社會演進的路向，從決定論談到你的自小哲學和我的奮鬥哲學。你知道我那時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寫小說，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響動手

寫起你的自傳式的小說來。你知道我從沒有一個時候完全絕望過，我從沒有一個時候失掉過我的對於那黎明的將來的信仰。

你不過讀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後將怎樣寫下去，你還不會知道。你說這小說的陰鬱氣過重，但這陰鬱氣也並不會隱蔽了那貫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實上，我已經早把牠征服了。你知道龔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寫下他的遺言道：「科學要征服死」，另一個詩人也說：「愛要征服死」，這句話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陽的女主人公重複說過。我的愛已經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對於人類的愛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掙扎。所以在夜深人靜時黯淡的燈光下鼓舞着我寫作的也並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愛，對於人類的愛。這愛是不會死的。事實上只要人類不滅亡，則對於人類的愛也不

會消滅，那麼我的文學的生命也是不會斷絕的罷。你不必爲我耽心。

信寄出以後又輪到我寄發雨的第五章的原稿的時候了。我便將這覆信的大意另寫在一篇短短的按語裏面附了寄去，同着第五章的雨一起在雜誌上發表了。

那朋友不久就離了南京，他也不曾來信談雨的事情。一個月以後我繼續寫了雨的第六第七兩章，又過了三個星期我就一口氣從第八章寫到第十章，這樣算是把雨寫完了。以後單行本付印時，在分章和內容兩方面都有了一點改動。

雨是霧的續篇，不過在量上牠却比霧多過一倍，故事發生的時間比霧

遲兩年，人物多了幾個，雖然還是以愛情作主題，但比起霧來這小說裏的愛情的霧圍氣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愛雨，因為在雨裏面我找到了幾個朋友，這幾個人比我的實生活裏面的友人更能夠繫住我的心。我的預定的計劃是寫一個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我寫活了一個吳仁民。我的描寫完全是真實的。我把那個朋友的外表的和內部的生活觀察得十分清楚，而且表現得十分忠實。他的長處和短處，他的渴望和掙扎，他的悲哀和歡樂，他的全面目都現在雨裏面了。雖然他自己後來讀到雨的單行本，曾經帶笑地發過一點怨言，因為我寫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事實。但我知道他心裏是滿足的。我們不能因為吳仁民的幼稚處就否認了他的真實性，那朋友自然也不能夠。其實在現今活着做一個人，誰能夠沒有缺點？那朋友和我一樣也是充滿着缺點的。要是我們不

會消滅掉這些缺點，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來掩飾牠們。我們應該對別人忠實，對自己也該忠實。

那朋友至今還是我的最好的友人中間的一個，我始終愛護他，但我却不得不承認他已經不是雨裏面的吳仁民了。然而他並不會改變到電裏面的吳仁民的樣子。電裏面的吳仁民可是他，而事實上却決不是他。不知道是生活使他變得沈靜，還是他的熱情有了寄托，總之我最近從日本歸來在這裏和他相見時，我確實覺得他可以安安穩穩地做一位大學教授了。我想幾年以後，或者十幾年以後他有一天會回憶起過去的生活，或者還會翻閱到這一本小小的書，他會在那裏面認出一種始終不渝的友情來，那時候他也許會更了解我，或者還會更了解自己。誰能夠為青年時代的熱情感到羞慚而後悔麼？可惜的只是這熱情不能夠保持長久。

在雨裏面出現了方亞丹和高志元。方亞丹可以放在後面說，因為在電裏面他纔現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裏面却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但他被寫進電裏面時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這不能說是理想的人物，他如果處在電的環境裏面，他的行動不會和那個高志元兩樣。

這個朋友像是一個大孩子，他以他的單純和真誠獲得了我們大家的友愛。他有着許多缺點，但他有着更多的熱情。他的身體，就是被這熱情毀壞了的。他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喝酒過多，又不知道保養身體，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園內的草地上面，在一株樹下過夜，後來就得了一種病：只要天氣一變他的肚皮就會發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暫時止住他的痛楚。我們因此叫他做「活的氣象表」，但我們這樣叫他，並沒有一點嘲笑的意

思。這個綽號裏面包含了我們的友愛和關切。我們愛他，但是我們只得眼睜睜地看見他被那永不能熄滅的熱情和那零碎的痛楚一天天地摧殘下去。我們的痛苦是很大的。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個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見他這樣做，我却忍不住要哭了。

在雨裏面我真實地描寫了這個朋友的面目。我的書使我的這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單爲了這個，我也得寶愛牠。

雨的前五章這朋友是讀過的，而且寫第四章時我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處的一個客堂裏。第六章寫成時他已經離開了上海。第八章以後因了那刊物的脫期他便沒有機會讀到，因爲那時他早已回到遼遠的故鄉去了。

他動身的前兩夜來看我，我們談了好些話。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夠送他上船，但我這晚上送走了他回到自己房裏，起了種種的感

想，覺得很寂寞，便寫了一封信寄給他，裏面是些勸告的話。

從杭州回來我得到了他的信，是一封長信，但是他已經在海行中的船上。

他在信裏說：

我知道我走了以後你的生活會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後我的生活也會更加寂寞。我願意我們大家都在一個地方，天天見面，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工作和責任……我以後也許會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個像你這樣了解我的人。

他還說他願意聽從我的勸告，改掉一切壞習慣，試試來做點實際的事

情。他甚至答應我以後不再喝酒，答應我沈默地埋頭工作個五年或十年。最後他說我不送他上船很好，因為他也不願意我看見他流眼淚。

他這人被好些人笑罵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稱爲粗野的人，他幾次徘徊在生命的涯沿上，沒有動過一點心，如今却寫了這樣的信函。這友情給了我極大的感動。

以後他到了故鄉寄過一封短短的報告平安的信。不久又寄來他以前在東京買的兩本英文書，這是他早答應了送我的。我只去過一封短信。以後我們就沒有再通過信息了。

我知道他還活着，但我却不知道他現在活得怎樣。

有一些人疑心張小川是我的另一個好友。那也是一個被我敬愛過的友

人，我曾經與他合譯過一部大書，他在我的過去生涯中曾有過大的影響。但是他從法國回來以後的行爲漸漸地使我感到了失望，直到後來我就忍不住當面責罵他了，以後我還在旅途隨筆裏罵過他，因為有一次他從河南帶了他自己教畢業的一班學生，來江浙一帶參觀，到了蘇州那些學生却拿了教育廳和縣裏的津貼購買大批的香粉，預備回去打扮他們的妻子。不過旅途隨筆印成單行本時，這一段却被我刪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後來在去年正月他到北平來，我也在那裏。我們常常會見，談了不少的話。有一天我在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著作的裏封面上寫了下面的兩行字：

從××處拿來，因這書我和××又恢復了巴黎時代的友情。

慧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平

我寫一個「慧」字，因為那時候我剛剛給自己起了「王文慧」的筆名，開始在寫羅伯斯比爾的祕密了。我還和這友人同到過政治學會圖書館裏去翻閱過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籍。

但我在一九三二年寫雨的時候，對他的行為的確很不滿意。聽說一個粗暴的年青朋友甚至想找個機會打他一頓。那個年青朋友就是被人誤認作雷的主人公的人。他口裏常常嚷着要打人，我却沒有看見他動過一次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過打人的機會。

我寫張小川時，的確打算順便責罵那個友人，但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為，並不是他本人。所以結果這張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寫照，而不單是我的那個友人了。張小川這類的人我不知道遇見過多少，只可惜在雨裏面我寫得太簡略。

張小川的好友李劍虹很像白鳥之歌裏面的那個前輩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寫雨在我寫白鳥之歌以前。那時候這位友人剛從歐洲回來，我對他抱着大的希望。但我已經在耽心愛情會毀壞他的一切了。

鄭玉雯和熊智君是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以外的兩種典型，這兩個女人都是有過的，但可惜我表現得不很真實，因為我根本不認識她們，而且我是根據了一部分的事實而為她們虛構了兩個結局；也許破壞我的描寫的真實性的就是這兩個結局。所以我不妨說這兩個女人是完全從想像中生出來的。否則一些讀者想到那個拋棄女學生生活，跑進工廠去做女工，把自己貢獻給一個理想，而終於走到一個官僚的懷裏去的女郎，不知道會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覺。

在雨裏面周如水投黃浦江自殺了。單是一本霧已經使那個被單戀苦惱着的朋友『落到冰窖裏面去了』。爲什麼我現在還要來加上一個這樣的結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那黑暗的深淵裏去？不！事實上我的本意恰和這相反，我想用這個來把霧給那個朋友留下的不快的感覺去掉。其實他早已忘掉了那回事情，而且已經和一個女人同居了。我要用雨來證明周如水並不是他，所以雨裏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虛構出來的；不過像周如水那樣的性格要是繼續發展下去，得着那樣的結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親手殺死了周如水，並沒有一點留戀。然而他死了以後我却又禁不住傷心起來，我痛惜我從此失掉了一個好心的朋友了。

兩出版過後不到一年我寫了短篇小說雷。這是我從廣東回來寄寓在北平一個新結婚的朋友家裏的幾天中間匆忙地寫成的。這小說似乎結束得太快，有許多地方都被省略掉了，後來纔在電裏面補寫了出來。這樣一來我就無意地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面加進了一個小小的插曲。這應該放在霧和雨的中間。

我在旅途隨筆的第一篇海上的開端曾寫過這樣的話：

是五月的天氣，一個晴明的早晨我離開了上海。那隻和山東省城同名的船載着我緩緩地駛出了黃浦江，向着南方流去。時候是六點鐘光景。

我是在前一晚上船的，有一個朋友同路。我們搭的是統艙，在船尾

艙面上安放了帆布床。那晚上落過大雨，把我們的床鋪都打濕了。有幾個朋友來船上送別，其中有一個就留在船上和我們整整談了一個夜晚，一直到天明開船時，他纔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頹長的身軀消失在碼頭上擁擠的人羣裏去了。這朋友是可愛的，他平日被我們稱爲粗暴的人，我們都知道他是憎厭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帶了顫動的聲音向我們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祕密——他的戀愛的悲劇。去年裏先後有兩個女性追逐過他，她們願意毫無代價地把她們的愛情給他，却被他殘酷地拒絕了。他這樣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並沒有一點悔恨，因爲他已經把自己奉獻給一個理想，他不能夠再有一點個人的感情了。

這朋友的敘述引起了我的讚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間像這樣棄絕愛

情的並不只他一個，但是也有不少人毫不顧惜地讓女人毀滅了他們自己，等到後來嘗慣了生活的苦味，說出抱怨愛情的話語時，已經是太遲了。我對他說，我要寫一本中篇小說，題名叫雷，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有些苦澀的。

在同書的朋友一篇裏還有關於這個朋友的話：

世間有不少的人爲了家庭就棄絕朋友，至少也會在家庭和朋友中間劃了一個顯明的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過許多倍。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親眼看見過一些人結婚以後就離開了朋友，離開了事業，結果使得一個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然發生了一個十分奇怪的思想，

說要殺掉一個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餘的女人。當他對我們發表這樣的主張時，大家都取笑他。但是後來我知道了一件事實：這朋友因為這一個緣故逃遁性的追逐。（註十四）

因了這兩段話我的小說雷就被人認作這個朋友的寫照了。這是一個誤會。

旅途隨筆的前一部分是在廣州機器工會的宿舍和中山大學的生物研究室裏面寫成的，那時候我白天到中山大學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長或者跟着一個朋友研究羅廣庭博士的「生物自然發生的發明」，晚上一個人走向河南到機器工會去睡覺。

我幾次想提筆寫那計劃中的中篇小說雷，倘使我寫的話，雷的主人公

就會真是那個顧長的朋友了。但是那時我却寫了替達爾文學說辯護的文章和羅廣庭博士開玩笑，那筆鋒也點到了東方雜誌的編者的身上，所以我這篇文章便以「文筆太銳」致譏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誤會」的理由被東方雜誌拒絕登載了，而後來牠在中學生月刊發表時又被東方雜誌的編者託人去關說把那「文筆太銳」的處所刪去了一兩個，以後便沒有引起誤會。不過我的文章受凌遲之刑，以這爲第一次。

後來我在北平寫了雷，那時我的心情已有些改變，所以寫出來的並不是中篇小說，而且也不是拿那顧長的朋友做模特兒了。

德這個人也許是不存在的，像他那樣的性格我還沒有見過。他雖然也有他的弱點，他雖然不能夠固執地拒絕慧的引誘，但是他的勇氣，他的熱

情，就像一個正在爆發的火山，沒有東西能夠阻止牠，凡是阻攔着牠的進路的都會被牠毀掉。牠的這種爆發的結果會帶來牠自己的滅亡，但是牠決沒有一點顧慮。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開花一樣，雖然明知花開以後，死亡就會跟着到來，但是牠們仍然不得不開花。

德這個性格有時會叫人害怕，有時會叫人愛他。他的那樣匆忙的死實在叫人痛惜。慧和影愛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鷹一般的影子到現在還在我的這張原稿紙上面盤旋。我寫德時雖然知道並不是在寫那個粗暴的年青朋友，但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兩件事情，而且甚至在小說後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後記：

提筆時我本來想寫一篇中篇小說，現在却寫成了這樣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個混亂的情形下面槍斃了那個朋友。別的友人讀這篇文章也許會生出種種誤會。但那朋友，我想，是能夠了解的。我希望將來能夠在一部長篇小說裏使那朋友復活起來。

後來雷被收進集子裏面時這附記是被刪去了。那時候我寫了電，我說是拿了那朋友做模特兒來寫了方亞丹。

平心地說起來，德也有點像那個年青朋友。他有德的長處，也有德的弱點。他有熱情，也有勇氣。有人怕過他，也有人愛過他；有人責罵他，也有人恭維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全面目的，恐怕只有我一個人罷。所以他與許多人好過而終於決裂，但我和他却始終不曾鬧一次架；我也不會過

分地讚揚過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決不是一個像德那樣的極端主義者。他的一切和德的比起來都只有一半。而且當我寫這一段文章的時候我手邊還有他的一封舊信，裏面有着這樣的話：

××來信向我訴苦，說她這三個月來爲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後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我可沒有責任了，因爲我已把我的一切真情給朋友了。」朋友，竟有這樣不幸的人間悲劇：我愛口口，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愛我，愛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

德決不會寫出這樣的信來，方亞丹也不會的。但是我們能夠不爲這

樣的信所感動嗎？讓我來祝福那個年青朋友早日恢復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罷。

慧和影這兩個女子一定是有的，但我一時却指不出她們的真姓名來。有人說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個人的意見又和第一個人的說法完全不同。我仔細想了一下，我說我大概是把幾個人融合在一起，分成兩類，寫成了兩個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覺得他們像 和某人，而仔細地一看却又覺得她們與某人和某人並不相像。

雷寫成以後在文學一卷五號上面發表了。過了一個多月我開始爲第二卷的文學寫作長篇小說電，預備這樣來結束我的「愛情的三部曲」。

『初我的這小說的題名是雪，寫了幾章以後才改用了電這個名稱。爲什麼要用一個電字？我的解釋是：『電裏面的主人公有好幾個，而且頭緒很多，他很適合電這個題目，因爲那裏面恰像有幾股電光接連地在漆黑的天空裏閃耀。』』

這小說是在一個極其安舒的環境裏寫成的。我開始寫前面的「小部分時，住在北平那個新婚的朋友的家裏，在那裏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寫文章，後來另一個朋友請我到城外去住。我去了。他在燕京大學辦事，住在曾經做過王府的花園裏面。那地方很大，白天衆人都出去辦事了，我一個人留在那樣寬闊的園子裏，過了三個星期的清閑生活。這其間我還遊過一次長城。但我毫不費力地寫完了電。

我說毫不費力，因爲我寫作時差不多就沒有停筆沉思過。字句從我的

自來水筆下面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裏冒出來那樣地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却是別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個心靈都放在那故事上面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裏活動起來，他們和活人沒有兩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扎，笑樂，哭泣以至於死亡。爲了他們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寫這篇文章，却是他們自己借了我的筆在生活。在那三個星期裏面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只看見那一羣人，他們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動，不讓我有一刻的安息。

我的激動，我的痛苦，我的疲倦，恐怕只有那個請我來這裏寫文章的朋友知道。

我彷彿在參加一場大戰。我好像一個將軍在調動軍隊，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兵卒）一個一個地派遣到永恆裏去。我寫了雄和志元

的處刑，我寫了亞丹和敏的奇異的死。我寫完了這小說。我差不多要哭了。隔岸觀火的生活竟然是這麼悲痛的。

小說寫成後我先寄了前四章到文學編輯部去，後面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回上海時帶去的。到了上海我纔知道這小說已經排好兩章，但終於因了某種特別的緣故，沒有能夠發表。我便又把這小說帶到北平去。我和兩個朋友商量了一些時候，終於決定把牠在文學季刊上面發表了。

我把電的內容稍微刪改了一下，改動的地方很少，不過其中的人物凡是在雨和雷裏面現過身的都被我改了名字，我當時曾作了一個表，現在就把牠抄在這裏：

佩珠——慧珠

仁民——仁山

志元——志成

劍虹——劍峯

陳真——天心

亞丹——繼先

影——小影

慧——一萍

敏——炳

碧——碧玉

德——宗

熊女士——洪女士

電在文學季刊上面發表的時候分作了上下兩篇。題目改爲龍眼花開的時候，另外加了一個小題目——一九二五年南國的春天。作者的姓名變成了歐陽鏡蓉，的確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上篇的開始我引用了新約啟示錄中的兩段話：

我又觀看，見一片白雲彩。在雲彩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着金冠冕，手裏拿着快鐮刀。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彩上的大聲喊着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那坐在雲彩上的便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 第十四章第十四至十六節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地。因為以前的天和以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上帝那裏降下來豫備好了，好像新婦妝飾好了等候丈夫。我又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中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民，上帝要親自和他們

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也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也不再  
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  
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為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第二十一章一至五節

後面註明——『一九三二年五月於九龍寄寓。』

在下篇的開始我從新約約翰福音裏引了下面的四節：

光來到世間，人因為他的行為不好，不愛光，倒愛黑暗。……凡作  
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  
光。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三章第十九，二十節

第八章第十二節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來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第十三章第四十六，四十七節

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節

後面加了一個小註：——『這後面本來還有一章結尾，現在被作者刪去。下篇到這裏便算完結。』最後也註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於九龍。』

這些都不是真話。我故意撒了謊使人不會知道這小說是我的作品。這種辦法在當時似乎是需要的。至少有兩三個朋友這樣地主張過。至於「結尾」呢，這小說本該有一個結尾，不過我還沒有機會把牠寫出來，寫出來也不能擔保就可以和讀者見面，所以我率性不寫了。其實這小說也可以就這樣完結的。也許會有人說這不能完結。然而生命根本沒有完結的時候。個人死了，人類却要長久地活下去。

我當時要使讀者相信歐陽鏡蓉是一個生長在閩粵一帶的人，龍眼花開

的時候是費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在九龍寫成的一部小說，我甚至用了竟容這個名字寫成了一篇題作倘使龍眼花再開時的散文，敘述他寫這小說的經過。這散文我沒有編進別的集子裏去，但我十分愛牠，而且駱電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也把錄在下面：

從先施公司出來，伴着方上了去銅鑼灣的電車。

「到上面一層去罷，今天破個例，」我微笑地對方說。

方知道我的意思，他便不說什麼話，第一個登了梯子。我跟在他的後面。

我們兩個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把肘靠着車窗，看下面的街景。

「容，你的小說寫到多少頁了？」方忽然這樣問我。

「還只有你看見過的那些，這幾天簡直沒有動筆！」我不在意地回答着，我依舊看着下面的街景。

「你的小說打算發表嗎？」

「我不敢存這野心，」我一面說，一面掉頭驚訝地看他，因為我覺得他的聲音有些異樣。

「你不應該把我寫成那樣，你不了解我！」他辯解似地說。

「我的小說還沒有寫完呢！後面的結局你是不會想到的。但你應該相信我，我不會不了解你。」

「那麼我等着讀你的文章罷……」他微微一笑，在這笑中我看見了寬恕。方先前還以為我誤解了他，現在他却把我寬恕了。

在這次談話以後兩天方便走了。動身的前夜他自己送了一封信來，

那裏面有着這樣的話：

「我知道我走後你的生活會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後我的生活也會更加寂寞，以後我也許會找到許多勇敢的朋友，但是恐怕再找不到一個像你這樣了解我的人。」

他甚至說他願意聽從我的勸告，改掉一切的壞習慣，試試來把一個過重的責任放在他的肩上。最後他說他不願意我送他，因為他不肯讓我看見他流眼淚。

方，那個大孩子，他曾幾次徘徊在死的涯沿上，沒有動過一點心，他被好些女性稱爲粗野的人，如今却寫了這樣的信。這友情給了我極大的感動。

我在孤寂裏繼續寫我的這一部小說。我拿這來銷磨我的光陰。我寫

得很慢，因為我的生活力就只剩了這一點。

龍睛花開的時候惠來了，她住在朋友家裏，每天總要過海來看我一次。她看見我努力在寫小說，就嘲笑說：「你在給我們寫歷史嗎？」

寫歷史，我的這管筆不配。這倒使我覺得自己太冒昧了。我便辯說：「爲什麼要寫歷史？我們都還沒有把腳踏進去裏面呢？」這時候我已經忘却我是一個垂死的人了。

惠翻看我的小說，她看見慧珠，看見小影，看見仁山，看見所有的人，她的臉上露着溫和的笑容，彷彿就和朋友們在一起生活一般，這些人都是她的好朋友。

「容，寫下去罷！」惠這樣鼓勵我。她同時却責備說：「只是你不應該把我也寫進去，一萍不像我！」她的責備裏沒有一點怒氣。我知

道她喜歡這小說，因為牠給她引起了不少甜蜜的回憶。

「這只是一些回憶，不是歷史，我們的歷史是要用血來寫的。」她終於掩了我的稿本，微微嘆一口氣，說了上面的話。

惠在對面島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拋下我走了。她有她的工作，她不像我，我是一個有痼疾的人。我不能夠拿我的殘廢的身體絆住她。

「容，你多多休息，小說慢慢地寫。明年龍眼花再開時，我就來接你回到我們那裏去。」我送惠到船上，烟囪叫了三叫，她還叮嚀地囑咐我。她明白我的心很難把這離別忘掉。她的兩道細眉也微微皺了。應該走的人終於走了。他們用他們的血寫歷史去了。我一個人孤寂的留在這租借地上，在病和小說裏排遣日子。

方去後沒有信來，只寄了我兩本書。惠也沒有信。我知道這是他們

的習慣。我知道他們一定比我活得更痛快。

龍眼花開了，謝了，連菓子也給人摘光了。我的身體依舊是從前那樣。在這中間我緩慢地，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着，我終於完成了我的小說，寫到雄和志成的處刑，寫到繼先和炳的奇異的死。我彷彿像一個官長在調動軍隊，把這些朋友都差到永恆裏去。寫完這小說我忍不住伏在案上傷心地哭起來，如今我是一個隔岸觀火的旁觀者了。

像一個產婦把孩子生出來，我把我的血寄託在這小說裏面。雖然我已經是一個垂死的人，但我的孩子會活下去的。我把他遺留給惠，讓她去好好地培養這孩子罷。

我的身體是否還能夠支持到明年春天，我不知道，然而倘使龍眼花再開放時，我還能夠看見惠，那麼我一定要離這寂寞的租借地。我還

記得惠常常唱的那一句話：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會多了，我就應該活牠一個痛快。」

一九三三年除夕於九龍

這篇文章所寫的事實全是虛構。只有關於方的一段有點根據。方就是高志元，那真實的事情我已經在前面叙說過了。惠和慧是一個人，但她究竟是不是某一個朋友，我自己也說不出來。

總之這篇文章的寫成與發表，雖有一種烟幕彈的功用，然而橫貫那全文的情調却極似我寫作電時的心情。所以牠依舊是一篇真摯的作品。從牠讀者也可以看出我當時的苦痛的心情來。

電固然是「愛情的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她不僅是雨的續篇，牠還是雷的續篇。有了牠，雷和雨纔能夠發生關係。雨和雷的背景是兩個地方，雨裏面所描寫的是S.地的事情，雷的故事却是在E.地發生的。兩篇小說的時代差不多，雨的結束時間應該比雷稍微遲一點。周如水在S.地投江的時候，德已經在E.地被槍殺了。

電和雷一樣也是在E.地發生的事情，不過時間比雷遲了兩年半以上。在時間上電和雨相距至多也不過兩年半的光景。在電的開始賢對李佩珠說：『你到這裏來也不過兩年多。』（註十五）在雨的末尾，高志元，方亞丹兩人到E.地時，李佩珠對他們說過，希望他們能夠在那裏給她找到一個位置。（註十六）也許他們到了E.地後不久就把她請了去，這是很可能的。這樣算起來，從雨到電中間就要不了兩年半的時間。

但在這兩年半中間，我們可以看見李佩珠大大地改變了，吳仁民大大地改變了，高志元也有些改變了，至少他的肚皮不痛了。方亞丹沒有大的改變，慧和兩年半以前的她比起來也沒有什麼差異，但是敏却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影也有了大的進步。

這可祝福的兩年半的時間！正如仁民所說『現在的社會是一個洪爐』  
呵！

關於電我似乎有許多話想說，但在這裏却又不便把牠們全說出來。這本書是我的全部作品裏面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本，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面，我也最愛牠。但不幸現在展現在讀者眼前的電已經帶了遍體的鱗傷，而不是牠的本來面目了。並且印刷上的錯誤也常常是大得叫人吃驚。譬如

二二三頁第八行和第九行的中間，就脫落了一個萬不可缺的分章的「十」字。因爲這本來是兩章，不應該合在一起的。

電不能說是以愛情做主題的，牠不是一本愛情小說；牠不能說是以革命做主題的，牠也不是一本革命小說。同時牠又不是一本革命與戀愛的公式小說。牠既不寫戀愛妨害革命，也不寫戀愛幫助革命。牠只描寫一羣青年的性格，活動與死亡。這一羣青年有良心，有熱情，想做出一點有利於大家的事情，爲了這他們就犧牲了他們的個人的一切。他們也許幼稚，也許會常常犯錯誤，他們的努力也許不會有一點效果。然而他們的犧牲精神，他們的英雄氣概，他們的潔白的心却使得每個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淚來。我稱我的小說做電。我寫這本電時，我的確看見黑漆的天空中有許多股電光在閃耀。

關於電裏面的人物我不想多說話。這部小說和我的別的作品不同，這裏面的人物差不多全是主人公，都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而且大部分的人物，都並不是實生活裏面的某人某人的寫照，我常常把幾個朋友拚合在一起造成了電裏面的一個人物。慧是這樣造成的，敏也是這樣造成的。影和碧，克和陳清，明和賢，還有德華，都是這樣地造成成功的。但我們似乎也不能夠因此就完全否認了他們的真實性。

李佩珠這個近乎健全的性格須得在結尾的一章裏面纔能夠把她的全部長處完全地顯露出來，然而結尾的一章一時却沒有機會動筆了。這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完全是我創造出來的。我寫她時，我並沒有一個模特兒。但是我所讀過的各國女革命家的傳記却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吳仁民做了李佩珠的愛人，這個人似乎一生就離不掉女人。在霧裏面他有過瑤珠，在雨裏面他有過玉燮和智君；現在他又有了佩珠。但他已經不是從前的吳仁民了。這就是說他不再是我的那個朋友的寫照，他自己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立的人格，獲得了他的獨立的存在，而成爲一個新人了。

高志元也許可以說是不曾改變，他不過顯露了他的另一面，但是他的健康的恢復會使人不大認識他了。

我說過我是拿了那個瘦長的年青朋友做模特兒寫了方亞丹的。方亞丹和德不同，方亞丹不像一個正在爆發的火山。雖然慧說他粗暴，其實他不能算是一個粗暴的人，那朋友還比他粗暴得多。那朋友對女人的態度是充滿着矛盾的。我知道他的內心激鬥得很厲害。他在理智上憎恨女人，感情

上却喜歡女人。所以有人在背後批評他：口裏罵女人，心裏愛女人。他不僅這樣，他和別人爭辯不勝的時候就常常拉我去做他的擋箭牌。同樣他的對手也拉了我去對付他。所以有時候會有人從遠的地方寫信來徵求我對於戀愛的意見。有一個朋友因為被那年青朋友罵得沒辦法了，曾經寫過一封長信來報告他的戀愛的經過，要我來下一個判斷。因了那年青朋友的行動，在外面就起了一個傳說：我和他同一個廣東朋友，就是在濟南輪船的甲板上談了一夜的我們三個人，（註十七）組織了一個反對戀愛的三人團。（註十八）我第一次聽見這傳說還是從他自己的嘴裏聽來的。那時他告訴我，他已經在祕密地講戀愛了。所以最近還有人問我：『三人團裏面已經有兩人破了戒約，你現在怎樣？』我只是笑笑罷了，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三人團的事情。

這些事方亞丹是不會做的。方亞丹高興的是和小學生在一起，或者忙着去養蜂。這事情那個朋友却也高興做。所以當我看見他和小學生在一起玩耍，或者忙着換巢礎毀王台，在蜜蜂的包圍中跑來跑去的時候，我也禁不住像李佩珠那樣地奇怪起來：「他這個粗暴的人却怎麼可以和蜜蜂和小學生做好朋友？」

那個瘦長的朋友的確和方亞丹一樣是一個有孩子的心的人。我槍殺了方亞丹，我很悲惜失掉了這樣一個可愛的友人。但那瘦長的年青朋友還活着，聽說他已經漸漸地克服了肺病而好了起來。那麼我祝他能夠早早回到他的蜜蜂和小學生中間去。

慧這個人我自己也很喜歡。她那一頭獅子的鬃毛一般的濃髮還時時在

我的眼前輓動。她不是一個健全的性格。她不及佩珠溫柔，明白，堅定；不及碧冷靜；不及影穩重；不及德華率真。但她那一瀉千里般的熱情却超過了她們大家。她比她們都大胆。她被人稱爲戀愛至上主義者，而其實她的性觀念是很解放的。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會多了，我就應該活牠一個痛快。』她常常唱的這一句話給我們暗示了她的全部性格。

敏和慧相愛過，但自由性交主義者的慧是沒有固定的愛人的。敏愛過慧，現在還在愛慧。不過現在他已經把愛情看得很輕了。他這個人，在兩年半中間變得最多，而且顯露了一點精神異常的現象，使他帶了病態地隨時渴望着犧牲。他正如佩珠所說是一個太多感情的人，終於被感情毀了。他

爲了鎮靜那感情，就獨斷地一個人去做了那件對於大家都沒有好處的事情。

陳清這個典型是有模特兒的。那是我的一個敬愛的友人，他現在還在美國作工。他的信仰的單純與堅定，行動的勇敢與熱心，只有和他認識的人纔能夠了解。陳清的最後的不必要的犧牲，在我那朋友的確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事情從吳仁民一直到敏，他們都不會做。但陳清做出來却沒有一點不合情理的地方。這與他的性格很相合。不過這個典型的真實性恐怕不易爲一般年青讀者所了解罷。

賢這個孩子也是有模特兒的，但却不只一個。我幾年前在一個地方看見他常常跟着「碧」東跑西跑，腦裏留了一個印象。然而我那時所看見的

却只是他的外表，（不是面容，賢的面容是從另一個孩子那裏借來的，）所以後來寫賢時，我也是把幾個人拼起來寫的。不知道怎樣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孩子。

關於電，可以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應該說的話似乎還有，但我也沒想說了。我於是闔了那本攤開在我手邊的電。我這樣做了以後，我的眼前就現出了李佩珠的充滿着青春的活力的鵝蛋形的臉，接着我又看見了被飄散的黑髮遮了半個臉龐的慧。我的心因了感激，因了鼓舞而微微地顫動了。我的靈魂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洗浴着，我的心裏充滿着那獻身的渴望。恰恰在這時候我的眼前顯現了兩張信紙，這是我想答覆而終於沒有答覆的一封信，所以我平日就把牠夾在電裏面。

我很久就想給先生寫一封信了，很久很久！先生的文章我真讀過不少，那些文章給了我激動，痛苦，和希望，我老以為先生的文章是最合於我們青年人的，是寫給我們青年看的，我有時候看到書裏的人物活動，就常常夢幻似的想到那個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讀到下淚，因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尋我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這裏受永沒有完結的苦。我願意勇敢，我真願意拋棄一切網束我的東西呵！——甚至愛我的父母。我願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現在我根本沒有生活。

我是個大學低年級生，而且是個女生，父母管得我像鐵一樣，但他們却有很好的理由，——把我當兒子看，——他們並不像旁的女孩的

父母，並不阻止我進學校，並不要強行替我訂婚，但却一方要我規規矩矩掙好分數，畢業，得學位，留美國；不許我和一個不羈的友人交往。在學校呢，這環境是個珠香玉美的紅樓，我實在看不得這些女同學的樣子，我願找一條出路，但是沒有！這環境根本不給我機會，我罵自己，自己是個無用無恥的寄生蟲，寄生在父母身上，我有太高太高的夢想，其實呢，自己依然天天進學校上講堂，回家吃飯，以外沒有半點事，有的男同學還說我「好」，其實我比所有的女生更矛盾，

先生！我等候你幫助我，我希望你告訴我，在我這種環境裏，可有甚麼方法掙脫？我絕對相信自己有勇氣可以脫離這家，——我家把他們未來「光耀門楣」的担子已攔了一半在我身上，我也不願承受，——但脫離之後，我難道就回到紅樓式的學校裏？我真沒有路可去，先

生！你告訴我，用什麼方法可以解除我這苦痛？我讀書儘力的讀，但讀書只能使我更難受，因為書裏講着光明，而我只能遠望着光明搓手，我相信書本子不能代替生活！我更不信大學生們組織討論會，每星期討論一次書本子就算完成了青年的使命！誰知道我們這討論又給旁人有什麼補益呢？只是更深的證明了我們這羣東西早就該死！

先生，幫我罷，我等待你的一篇新文章來答覆我。請你發表它，它會幫助我和我以外的青年的。

你的一個青年讀者

這個「青年讀者」不但沒有告訴我她的真實姓名，她甚至不會寫出通信地址使我沒法寄信給她。她要我寫一篇新文章來答覆她，事實上這樣的

文章我已經計劃過了，這是一本以一個女子做主人公的「家」，寫一個女子怎樣經過自殺，逃亡……種種方法，終於獲得求知識與自由的權利，而離開了她的在崩頹中的大家庭。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樣的一本書寫出來對於一般年青的讀者也許有點用處。但是多忙的我什麼時候才有機會來寫牠，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我三年前就預告了要寫一部羣，直到今天才動筆寫了三頁。另一本黎明，連一個字也沒有寫。明天的事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說不定我寫完了這篇文章就永遠地擱了筆。說不定我明年又會瘋狂地寫牠一百萬多字。但我不能夠再給誰一個約言。那麼對於那個不知道姓名的青年讀者，就讓我把李佩珠介紹給她做一個朋友罷。希望她能夠從李佩珠那裏得到一個答覆。

爲了這三本小小的書，我寫了兩萬以上的字。近年來我頗愛惜自己的筆墨不高興再拿文章去應酬人。許多做編輯的朋友向我要文章，都被我婉辭謝絕了。這一次我却自動地寫了這麼多的字，這也許是近於浪費罷。然而我在這裏所寫的都是真實的話，都是在我的心裏埋藏了許久的話。我很少把牠們對別人傾吐過。牠們就像火山裏的噴火，但是我用雪把火山掩蓋了。

我自己這個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靜的表面下，我隱藏了那麼強烈的火焰。別人只看見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把我的內部燒盡了。我害怕，我怕將來有一天牠會爆發。

這是我的靈魂的一隅，我以前不曾爲任何人開放過，但是現在我開始慢慢地來啟這門了。

那麼我就率性把我兩年前寫的一段自剖的話引用在這裏來作我這篇文章的收尾罷……

一個人對自己是沒有欺騙，沒有寬恕的。讓我再來打開我的靈魂的一隅罷。在夜裏，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夠閉眼睛，沒有別的聲音和景象來纏繞我。一切人世的榮辱毀譽都遠遠地消去了。那時候我就來做我自己的裁判官，嚴刻地批判我的過去的生活。

我的確犯過許多錯誤了。許久以來我就過着兩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掙扎，我像一個戰士那樣搖着旗幟吶喊前進，我詛咒敵人，我攻擊敵人，我像一個武器，所以有人批評我做一付機械。在夜

裏我却躺下來，打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撫着我的創痕哀傷地哭了，我絕望，我就像一個弱者。我的心爲了許多事情痛楚着，就因爲我不是一付機械。

「爲什麼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應該在愛字上多用點力量。」一個熟識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

在過去我會被視爲憎惡人類的人，我會宣傳過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種種錯誤的頭銜加到了我的身上。爲了那恨，我曾求過凡宰地的寬恕，因爲他教過我愛；爲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魯泡特金，因爲我使人誤解了他的學說。那憎恨所帶給我的苦痛確實是太多太多了。……

許多人指摘過我的錯誤了。有人說世界是應該用愛來拯救的。又有

人說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個人。更有些人拿了種種社會科學的術語來批評我的作品。他們說我不懂歷史，不懂革命。他們說這一切只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悲哀，他們說我不能夠體驗實生活。

我也曾將這些批評仔細考察過。我並且早已用事實來回答了他們：我寫過十三四萬字的書來表示我的社會思想，來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許多古舊的書本裏同着法俄兩國人民經歷過那兩次大革命的艱苦的鬥爭，我更以一顆誠實的心去體驗了那種種多變化的生活。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個堅強的信仰。從十五歲起直到現在我就讓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淺薄的，我是率直的，我是愚蠢的，這我都承認。然而我却是忠實的，我從不會讓霧迷了我的眼睛，我從不會讓激情昏了我的頭

腦。在生活裏我的探索是無休息的，無終結的。我不掩護我的弱點，但我不放鬆牠，我極力和牠掙扎，結果就引起了一場鬥爭。這鬥爭是激烈的，爲了牠我往往熬盡了我的心血，而我的矛盾就從此產生了。

我的生活裏是充滿了矛盾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思想與行爲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愛與憎的衝突，這些就織成了一個網，把我蓋在這裏面，牠把我拋擲在憎恨的深淵裏，讓狂濤不時來衝擊我的身體。我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掙扎，我時時都想從那裏面爬出來，然而我始終不能夠弄破那矛盾的網，那網把我縛得太緊了。……沒有人能夠了解我，這因爲我自己就不肯讓人了解……人只看見過我的笑，却沒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來養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強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對象描

畫成一個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牠變成了一個極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愛極力摧殘使牠變成憎恨。然而我的這種努力依舊沒有大的效果。

這一切在別的人看來也許全是不必需的，他們也許會以為我是被霧迷了我的眼睛。其實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過是一個過渡時代的犧牲者。我不能夠免掉這一切，完全是由於我的生活的態度。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這黑暗的混亂時代裏面。因為忠實：忠實地探索，忠實地體驗，就產生了種種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夠消滅牠們。我固然有一個堅強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魯泡特金那樣純潔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亞葉夫那樣意志堅強到了極點的人；我只是一個極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許就是一個悲劇，但這是由性格上來的（我自小就帶了憂鬱性，）我的性格就毀壞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滿足。有人說過革命者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個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個尋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獨，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已去找來的。對於這我不能夠有什麼抱怨。

我承認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強項的，我承認我已經犯過許多錯誤。但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過。那責任應該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來負擔。也許我會爲這些錯過而受懲罰。我也決不逃避。自己種的苦果就應該自己來吃。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命運。做了這過渡時代的犧牲者的並不是我一個人。我甚至在像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柏洛夫斯加亞，妃格念爾這般人中間發見和這類似的悲

哀，雖然他們的成就是我萬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這些錯誤，我依舊要活下去，我還要受苦，掙扎，以至於滅亡。

那麼在這新年的開始就讓我借一個朋友的話來激勵自己罷：

「你應該把你的生命之船駛行在悲劇裏（奮鬥中所受的苦痛，我這樣解釋悲劇，）在悲劇中振發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創造。只要你不要不為中途所遇的災變而覆船，則盡力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擋一切苦痛，串演無數悲劇，這才算是一個人類的戰士。」（註十九）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寫完

註一 From Capitalism to Anarchism 一九三〇年美國三藩市版。

華文本，共三一八頁。

註二 霧頁一六四，（新中國版，頁五一）兩頁四一。

註三 雷，短篇，現在附印在電的後面。

註四 白鳥之歌，短篇，見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第三篇。（開

明版）

註五 均見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第三篇。

註六 新中國書局出版，重版三次，現由作者收回改作，重印。原

書已停版。

註七 電，頁一六一——一六三。

註八 雨，頁二三。

註九 電頁二一〇

註十 電頁二三〇

註十一 兩頁九三

註十二 在文學二卷一號我的一九三四年的新年試筆裏我把這一段文

章改成了下面的樣子，因為那時我在北平，沒法找着原文，只是憑着記憶寫出來的，所以和原文差得很多，而且我那時的心情已經和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的不同了。現在我把在新  
年試筆中引用的一段附在這裏：

黑暗，恐怖，孤獨，——在寂寞的沙漠裏我又度過一年  
了。

心呵，不要只是這般地痛罷。給我以安靜，那片刻的安

靜也可以安舒我的滿是創痕的心。

不要戰抖，不要絕望，不要害怕孤獨，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會錯的。拿出更大的勇氣來向着牠走去。不要因為達不到那目的地而悲傷。不要把自己的命運看得太重，應該把牠連繫在羣體的命運上面，在人類的繁榮裏看出你的前途來。

我還年青，我要活下去。給我力量，給我力量來活下去，來忍受痛苦，繼續掙扎。現在還不是應該放棄一切的時候。我還沒有寫盡我所要寫的，我還要繼續寫下去。

要強健起來，勇敢起來，應該忍受一切苦難而存在，不要讓苦痛埋葬了我。

又這裏提到凡宰地，因為他曾寫信鼓舞過我，使我以後

可以勇敢地應付生活的鬥爭，而且免掉將來的受騙。見 *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pp. 308—310, (The Viking

Press)

註十三 持續。

註十四 旅途隨筆頁一至二，又頁一〇六。(生活版)

註十五 電頁八。

註十六 雨頁二五〇。

註十七 見旅途隨筆第一篇海上。

註十八 我們三個人的確在一起反對過那個被寫作白鳥之歌的主人公

的前輩友人的戀愛事件。

註十九

見文學二卷一號新年試筆二，用「比金」的筆名發表。







一

夜來了，是海濱上的一個靜寂的夏夜。

海水靜靜地睡着，只有些微的鼾聲打破夜的單調。燈塔裏的光亮在黑暗的水面上微微抖着，顯得太渺小了，孤獨的維持着牠的那種慘淡的生存。



離海有里多路遠近，是那荒涼的街市，在夜晚更是寂靜了。雖然是夏夜，但夜晚從來就很涼爽，海風微微吹着，把日間的熱氣都驅散了。使那些白日裏奔波忙碌的人可以安靜地睡下來。也有些人不忍辜負這涼爽的夜晚，便擺了椅子在門前，和鄰居們閒談着他們生活裏的種種事情，而最惹起他們注意的便是那一所新式建築的海濱旅館。

這四層的旅館孤零零的高聳在那些鄰近的簡陋的矮屋上面，顯然是位置在不適宜的地方。牠驕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牠的富麗的裝飾，居民的闊綽，和屋前的花園誇耀於牠們。

在夜裏和在白晝一樣，這旅館和那些矮屋依然是形成了兩個階級，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在旅館裏燈燭輝耀着，人們往來着，似乎比在白晝更顯得活動起來了。

一輛汽車在旅館的大門前停住了，車夫下來開了門，一個瘦長的青年彎着身子從車裏走出來，立定了身子帶着好奇的眼光向四處望，似乎有點奇怪，這樣的旅館竟然位置在如此荒涼的街市中間。

從旅館裏走出來的侍役是兩個，都帶了恭敬的笑容，一個從車夫手裏接了那兩件並不很重的行李，一個領着青年慢慢兒走過那微微潤溼的草地，向裏面走去。

踏上了石階那青年昂然走進廳子去，不幾步便看見一個年青女子從樓梯上走下來，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她有一張豐腴的臉，白中透紅的皮膚，一個略略高一點的鼻子，一對星一般明亮的大眼睛，左眼角嵌着一顆黑痣，嘴邊露着微笑。

他望着她，呆了一下，過後就驚喜地叫起來：

「密斯張。」

她馬上停了脚步轉過身子驚訝地把他望了望，忽然微微張開嘴，嘴唇皮一動，她微笑了，便迎着 he 走來，眼光閃閃地問道：

「周先生嗎？幾時回來的？」

「快有一個星期了，」他愉快地回答着。「我去見劍虹，說要到這裏來小住一些時候，他說密斯張也在這裏，要我來看看你，想不到一到這裏就遇見了。真巧得很。」

「是的，真巧。我也想不到周先生會到這裏來。劍虹先生前兩天有信來也不會提到周先生回國，所以我不知道，」她歇了歇，不停地用她那光輝的眼睛看他，態度很是大方。他還來不及想到適當的話語時，她又接着說下去：「我打算在這裏住過這個暑假，順便溫習些功課。今年不回家

去。一個人在這裏雖然清靜，只是讀書沒有人指導也不方便。現在周先生住在這裏我便可以常常向周先生請教了。」她的臉龐上籠罩着一道喜悅的光彩。顯然是她很高興這次的意外的會面。她的家是在鄰近一個城市裏，搭小火輪去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說了今年不回家的話。

「密斯張，你太客氣了，我哪裏配說指教人？我們在一起研究就是了。」他謙遜地說着，心裏很高興。

「我說的是真話，倒是周先生太客氣了。以後請教的地方多着呢！」她還想說下去，忽然瞥見那兩個侍役，一個提了行李，一個垂着雙手，都恭敬地直立在旁邊帶笑地看他們兩個說話，她便覺察似地說：「周先生的房間定了嗎？我現在不打攪周先生了。……我就住在二樓十九號房間，周先生有空請來玩。」她說着和他點了點頭就走進旁邊的一間題着「閱報室」

的屋子去了。

這裏周如水也對她點了點頭，帶笑說：『等一會把房間弄好，就過來看密斯張，』於是就跟着侍役上了樓。

在三層樓上一個房間的門前侍役停住了，那個空手的侍役掏出了鑰匙開了門讓周如水進去，接着另一個侍役也提了箱子進來。

『就是這房間，周先生看中意嗎？』那空手的侍役這樣說了。又接着說一些形容這房間的優點的話，便抬起恭敬而急切的臉靜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覺得這房間大小還中意，陳設也還過得去，便點頭說：『還可以。』他看見窗戶正大開着，便走過去把頭伸出窗戶望，遠遠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線燈光在水面蕩漾。涼爽的空气迎面撲來，他覺得十分爽快，便抬頭往天空望去，滿天的星斗在搖幌。他又把頭

埋下去看，一片從窗戶裏透出來的燈光，照在草地和矮樹上。

「這裏很不錯！」他於是回過頭來向侍役稱讚了一句，又問：「這是多少號房間？」

「三十二號，」侍役得意地回答說。這時候那個提行李的侍役已經走出去了。

「先生沒有用過晚飯嗎？」侍役又問。

「已經喫過了。你給我弄點茶來罷。」周如水說着，就脫下了他的太陽呢的西裝上衣往衣架掛去。

那侍役答應了一個「是」字，往外面走了。

房裏只剩下周如水一個人。他望着那五十支燭光的電燈泡，慢慢噓了一口氣，又把眼光移上去看那畫得有花卉的方燈罩，於是在那有着白布套

的躺椅上坐下去，慶幸似地自語道：『在這裏該可以有一些時候的安寧了，一定要有一點好的東西寫出來才好。』於是微笑地閉了眼睛來體會這安靜的快樂，而那白衣青裙的影子却突然闖進他的眼簾來。

一年前的印象就浮上了他的腦海。一年前他從日本回來，在他所尊敬的前輩友人李劍虹的家裏遇見了一個使人一見就起了新鮮的感覺的女郎，就是這白衣青裙的裝束，雖然很樸素，却有着超於那般豔裝女子的以上的吸引力。她那一雙明朗的大眼睛照亮了她的全個安排的很適當的臉龐。同時她的一舉一動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和驕傲。近幾年來他的頭腦裏裝滿了不少日本女子的面影，那些柔媚得好像沒有骨頭，嬌豔得好像沒有靈魂的女性，他看得夠多了。出乎意外的，他發見了這樣的一個女人。於是他帶

着好奇的，景慕的，喜悅的感情和她談了一些話。她的思想又是那麼清楚，使他十分佩服。分別的時候，她和他不過見過兩三面，而她的姓名就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腦裏了，這是三個美麗的字：張若蘭。

以後在東京的一年中間他並沒有忘記過這個美麗的名字，他常常回憶起她那明眸皓齒的面龐，就彷彿在黑暗裏看見一線光亮。他好幾次想寫信給她，而且已經開始寫過了，但終於不曾寫好一封。她也沒有信來。他想知道她的消息，他鼓起了絕大的勇氣，纔在給李劍虹的信裏，附加了一句，問到她的近況。那個前輩的友人似乎不知道他的心理，雖然在回信裏把她讚揚了一番，却把她形容做了一個高不可攀的女人，這反而把他的勇氣趕走了。他以後也就不會提起過這個名字。

但是如今他却在這裏見着她了，而且是同她住在一個旅館裏。以後他

每天都有機會看見她，她還說過求他指教的話。

他這樣想着，快樂從心底升了起來，漸漸地膨脹着，使得他的全個身子因發熱而顫抖了。他靜靜地在躺椅上坐了一些時候，後來實在忍耐不住就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了一會兒，便急急出了房門，往二樓走下去了。

他毫不費力就找到了十九號房間。他懷着一顆跳動的心站在那門前。他並不即刻敲門進去，他遲疑了一些時候，纔把兩根指頭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房裏的脚步聲響了，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房門開了，射出一陣綠色的光。她出現了，蒙着淡淡的綠光，她的全個身子露着一種異樣的美，兩隻晶瑩的眼睛發射出愉悅的光，在他的臉上盤旋。

『請進來罷，』她笑着說，微露了那一排白玉似的牙齒。她便退一步，身子往旁邊一側，讓他進了去。

一盞有着綠色燈罩的電燈懸掛在一張小小的寫字台上，那上面放了五六本書，桌子前放了一把活動椅。周如水在那椅上坐下以後，略一掉頭，就瞥見桌上的那一本十六開本的婦女雜誌，是新出的一期，上面正載有他寫的兩篇童話，而且編者在編輯餘談中還寫了過分推崇的語句說他是留日的童話專家。現在在她的寫字檯上發見這雜誌，他就彷彿覺得她已經讀了自己的文章，並且加以讚美了，於是臉上浮起了得意的微笑不覺把雜誌接連看了幾眼。

她好像知道他的心理似的，馬上笑着說：「這雜誌已經讀過了。是因爲在報上看見廣告，知道有周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別買來看。周先生的文章真好！」

他聽了這樣的讚語，心裏雖然很高興，臉上却做了不敢承受的樣子，

略略羞慚地謙遜道：『不見得罷，不過是一時亂寫成的，真值不得密斯張一讀呢！』同時他却暗地悔恨自己爲什麼寫作得那樣慢，不會多寫幾篇出來。這樣想着，他的腦裏浮出了新近寫成的那一篇短文的大意，覺得如果把這意思向她表白了，也許她會更了解他，讚美他罷。

他正要開口，但看見她的平靜而矜持的笑容，他又覺得自己的勇氣漸漸在消失了，似乎這些意思她已經知道了，說出來反會使她非笑自己的淺薄。不過話快說出口又不好收回去，便改口問：『密斯張喜歡童話嗎？』

『是，』她微笑地回答。『讀了童話就好像回復到童年時代去了，有時候甚至忘了自己是成人，彷彿真個做了孩子。而且周先生寫的童話可說是美麗的散文詩。離我們成人比較更近一點，所以我更喜歡。』

這一來便鼓舞起了他的勇氣，他終於用力說出了他想說的話：『密斯

張的話真不錯。我以為童話便是從童心出發以童心為對象而寫作的一種藝術。這童心記得有人說過共有七個本質，就是：真實性，同情心，驚異力，想像力，求知心，愛美心，正義心。我以為這話並不錯。這幾種性質兒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現得極強烈的。童心之所以可貴，就是因了有這幾種性質存在的緣故罷。因此我便主張童話不僅是寫給兒童讀的，同時還是寫給成人讀的，而且成人更應該讀，因為這可以使他們回復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復，便是新時代的萌芽了。」說到這裏，他變得很激動了。一方面他想把他的思想在她的前面表現得更偉大，更美麗，使她更看重他，一方面他這時候確實真摯地感到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在於童心生活的回復。於是一種含糊的崇高的感情鼓動着他，使他的瘦長的臉上現了光彩，而變得美麗了。他彷彿在對着一羣崇拜他的聽衆作一次慷慨激昂的

演說一般。

在腦裏還留着他的謙遜而溫和的面貌的張若蘭，這時候奇異地發見了他的另一種面貌，她並不注意聽他的話，只顧出神地去看他，但並不顯出癡看的樣子，依舊留着矜持的笑容，所以他也並不覺得。

他說完，馬上又變得很謙遜了。他甚至畏怯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好像在學校讀書的時候等教師報告成績一般。

她覺得他的像珠子滾得那樣急的聲音忽然止住了，房裏馬上恢復了靜寂，沒有一點聲音，她便驚覺起來，對他點着頭接連地說：「周先生的意思很不錯。」其實她並沒有完全聽清楚他的話，而且也不會去思索判斷他的見解是否正確，不過她相信他多少是有理由的。

看見她表示贊同自己的意見，他變得更高興了，便繼續說：「我近來

新寫了一篇題作童心生活的回復的文章，就發揮這意思。劍虹已經看見過了。改天再送給密斯張看，請密斯張批評。」說了，又露出那捺不住的孩子似的滿足的微笑。

「這可以不必，」她帶笑地回答道。「既然劍虹先生看過，那一定很好。我只希望牠早點在雜誌上印出來，大家可以看。我想等着看牠的人一定很多。」

於是兩人又談了一些關於文章和思想的話，房間裏的那一架掛鐘突然響了，沉重的金屬的聲音在靜夜的空氣中盪漾着，恰恰響了十下，周如水雖然還想再在這房裏留一些時候，但一想到夜已經不早了，似乎應該讓她休息纔是，便下了決心告辭出來，張若蘭把他送到了門口。

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很暖熱，臉上還浮着笑容，耳邊也留着她的清

脆而柔軟的聲音，他便在躺椅上坐下來，望着電燈罩，回想着她的容貌和舉動。甚至她說話時怎樣微微偏着頭，怎樣常常玩弄着衣角，怎樣把一雙大眼望着他的眼睛，怎樣把肘壓在靠背椅上，垂着眼皮半羞澀地看自己的裙子：這一切都回想遍了，有些甚至是先前他不曾注意到的：如今都恍然地記憶起來了。

他又把頭埋下去往四周看，覺得自己的房間布置得沒有她的那樣好，雖然她的房裏並不比自己的多些什麼東西。這樣想着，他又嫌自己的房間太冷靜了，太寂寞了。她的房裏是那麼溫暖。

他又想明天怎樣見她，怎樣和她談話，以後他們的友誼又怎樣親密起來，以及以後的事。但忽然他又記起友人陳真的話了，於是不禁失笑地自語道：『怎麼我一見面就和她談思想，談童話，爲什麼不談些更有趣味的

事情？這樣好的機會都不知道利用，我真傻。陳真說我一輩子找不到愛人，他也許有理。」說到這裏，他不覺自己埋怨起來，他後悔不該把這樣的好機會白白放過。他想也許今晚的談話會給她一個不良的印象，她也許會暗地裏笑他是一個書獃子，那麼以後任是怎樣努力，恐怕也困難。他愈往下想，愈是悔恨。

過了一些時候，他的思想又轉換了方向，他用手在眼前拂了幾拂，好像要拂去什麼幻象似的，隨後又自己辯駁道：「一見面怎麼就想到戀愛？雖然以前見過幾面，但也並不怎麼相熟呢！……況且她又是大學生，和別的女子不同，和她談思想，倒也並不唐突。」

他這樣想着，心便漸漸平靜下去了。於是他屏絕了一切的雜念，站起來扭熄了燈，靜靜地立在窗前，望着那黑暗的海和燈塔裏射出來的顫抖的

微光。他不用一點思想。他只是讚頌着自然界的莊嚴與偉大。



一過就是一個多星期了。

在一個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東方纔開始發白，墨色的天空漸漸在褪  
色了。空氣裏還充滿着夜的香氣，周圍很靜寂。這時候兩個青年的腳步聲  
在潤濕的草地上微微響着。他們走到大門口，管門人已經起來了，便給他



們開了門。

他們慢慢兒在那寂靜的街道上走着，腳踏在柔軟的土地上並不吃力。兩旁的房屋模糊的現露在他們的眼前，像含着什麼祕密似的。有幾間房屋裏起了人聲，但很低微，輕輕地隨着曉風逃走了，並不留一點餘音在行人的耳裏。空氣裏帶了清晨的寒意。街道上沒有別的行人。只有他們兩個的有規律的脚步聲在空氣中迴響。

他們並肩走着，不過距離得並不十分近，一個是年青女子，有一頭波紋的黑髮飄蓬在腦後，穿了一件白色短衫，繫了一條裙，另一個瘦長的男子，穿着一身太陽呢的西裝。他們便是住在海濱旅館裏的周如水和張若蘭。

他們走過了那一條較長的街市，天空已經變成了藍色。他們又轉了兩

個彎，便到了海濱，一片白亮亮的水橫在他們的面前，岸邊是一帶窄的沙灘，潮來時會全被淹沒，現在潮已退了，海水在微微私語，緩緩地和岸接觸。沙灘上還很潤濕，有幾個岩石般的大石塊，凌亂似地堆在那裏。岸邊還有些石級。

他們站在岸邊，望着水天分不清楚邊際的地方。海風溫和地吹拂着他們的頭髮和衣服。張若蘭讓她的濃密的黑髮給風吹着，只用手按住裙子。她的髮經風一吹，飄蓬得更厲害了，牠們隨風的來去而波動而起伏，一方面顯得更濃，一方面又顯得更軟，同時一股一股的香氣從那裏發出來，隨着風直往周如水的鼻裏送。

周如水故意站得離她遠一點，只顧偷眼去看她的頭髮，不覺從心裏湧起了讚嘆。『好美麗的髮呀！』他這樣想，於是從日本婦人的大得可怕的

高髻那裏感到的對於女人頭髮的憎厭馬上消滅了。這時候天空已由深藍變爲明亮的淺藍色，粉紅的雲彩掛在他們的頭上，天快大亮了。

『今天我們真早，』她笑着回頭對他說。

『是的，這空氣多麼清新，自然界多麼美麗，……』他很高興地說。

『早起真好，』她附和着他說了這一句，兩人便向前走了。

他們走到岩石旁邊，正好有兩塊岩石離得不遠，他便提議說：『我們還是在這上面坐一些時候罷，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她用手在岩石上摸了一下說：『這上面是濕的，』便摸出手巾拭乾了坐下去。他也在另一塊石頭上坐了。兩人都不閃眼地望着天際發光處，等着看那日出的壯觀。

天邊愈過愈亮了，同時好像誰在那淡青色的天畔抹了一層粉紅色，而

在粉紅色下面又還隱藏着無數道金光。雖然天上還沒有什麼動靜，但誰也知道不久就會有一件不尋常的事變發生了。忽然間似乎起了一陣響聲，粉紅色的雲片被衝開了，天空頓時開展起來。一輪硃紅色的太陽接着從天際爬上來，牠一搖動，就好像發出了大的響聲，牠終於爬上了水面。在牠的下面有一片紅光承着牠。牠升高，紅光也跟着伸長。牠愈往上升，牠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時間以後太陽已經離開了水面，而逐漸變小了。同時牠的身體也漸漸由硃紅色變為金紅色，霎時間霞光就佈滿了半天，維護着這一輪金光燦爛的朝日，水面上也盪漾着無數道金光。天空中好像奏着一曲交響樂，一片響亮的曲調送入了人們的耳裏。

他們這許久不曾說過一句話，只是帶了讚嘆和驚懼的眼光靜觀着這眩目的景象，甚至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形容詞來讚美牠。直到後來天空中的交

響樂停止了，一切恢復了平常的狀態，海岸也不再是像先前那樣冷靜了，有幾個青年或中年男子在沙灘上閒步，還有兩三個半赤裸的貧家小孩在地上拾貝殼。這時候他們纔驚覺過來，覺得久坐也沒有意思，便站起身子在海濱走了兩三轉，就離開了。

兩人信步走來，走入了街市，到了一家湯糰店門前，裏面擺了幾張小桌子，都坐滿了人，只有靠裏的一張桌子還空着。他們進了湯糰店。那裏面雖然不十分明亮，但座位還清潔。他們要了兩碗湯糰，很快地就端上桌子來了。他們捧了碗，望着在碗裏水面上浮着的幾個大湯糰，不覺又從心裏浮起了樸實的微笑，這樣大的湯糰他們還沒有見過。他們舉了箸去挾湯糰，同時又去望四座的顧客。那些人都有着誠實而近於愚蠢的臉，和袒露的毛胸，他們把那樣大的湯糰一口一個地挾往口裏送。

「周先生，你看，」張若蘭低聲對周如水說，於是好奇地笑了。

周如水的臉上浮出了感動的微笑，素來厭棄都會文明，讚揚自然美而主張土還主義的他看見這些樸實的漁夫們怎樣地喫他們的早餐，從那種真摯地把這簡單的食品當作盛饌似的很起勁地喫着的樣子，他不覺體會到了喫的滋味，他想真正懂得喫的怕還只是他們那般人罷。於是他回過頭對張若蘭一笑，並不說什麼，就用箸把一個湯糰弄成兩半，挾了半個送進口裏，慢慢嚼着，一面和她談話。

這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從外面進來，手裏端了碗，腦後垂了一根髮辮，穿了一件白布衫子。衆人的眼光都轉注在她的臉上。她似乎並不覺得，態度很安詳，笑着和那掌鍋的說話。

張若蘭微笑地放下碗，指着這女郎對他低聲說：「她就是這裏的「湯

「繡西施」，旅館裏許多客人都常常特地跑來看她呢！」說了又抿嘴一笑。

周如水聽了這話便把眼睛往那邊去看，只看見女郎的側面：是瓜子般的臉龐，前面披着劉海，後面垂着一根鬆鬆的辮子，相貌還過得去。她偶一回過頭，便被他看見了她那一對活潑流動的眼睛。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了，她若無其事地對他笑了笑，又把頭掉了過去。他的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動。他望着她出神。

『周先生，』張若蘭在旁邊喚他，他驚覺地掉過頭去，看見她在抿嘴笑。他不懂得她在笑什麼，又不好問她，正納悶着，忽然間覺察出來自己手裏還挾了一個湯糰，於是恍然明白了自己方纔的那種呆相，不覺紅了臉，便低下頭只顧去喫碗裏的湯糰，很快地就喫完了。他正預備付錢，却被張若蘭先付了。這個他覺得很抱歉。

從湯糰店裏走出來，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了。太陽光焦炙地射在人的頭上，街道上也比较先熱鬧了許多，因此更使人感覺到熱意。周如水的頭上開始出了汗，他便把西裝上衣脫下來搭在左腕上。他們只顧談着，又走過一條比較僻靜的街，矮屋的門前有幾個婦人和女孩忙着補漁網，她們一面工作一面說笑，有兩三個婦人的已經變成了黧黑的臉上還蒙着焦熱的日光，但她們一點也不怕。有一個年紀較大一點的敞開了衣襟，露了胸前的一對大奶，這和頸項以上的肉比起來成了兩種顏色，而且很顯然地看得出邊界。

他們走過時，那些樸實的臉都帶了驚異的神色望他們，在他們的後面響着神祕的笑語聲。這景象，在他還是第一次看到，但是他並沒有憎厭的感覺，他反而覺得自己多少有點喜歡這一幅簡單樸實的圖畫。這時候他已

經跟着她轉了彎，走入大路去了。

在右邊高聳着旅館的樓房，窗戶都開着。牆壁上蒙着燦爛的金光，在這環境裏顯得非常莊嚴。馬路上寥落的有幾個行人。左邊有一條蜿蜒的小路，路略往下斜，引入一片菜畦，似乎可以達到那遠處的一帶樹林。

他們走過旅館門前，看見侍役正弄了水管在草地上噴水。地上盡是絲絲的水點，在陽光中閃耀着，好像一串一串的明珠。周如水摸了表出來看，還不到九點鐘，便指着樹林那方面提議道：「那邊我還沒有去過，密斯張現在願意和我同去嗎？」

『只要周先生肯去，我當然可以奉陪的，』她笑着說了。周如水不禁想道：『好溫柔的聲音呀！』

兩人便轉入了小徑。走不到多遠，路漸漸變得很窄了，只可容一個人

通過。一邊是長春籐掩着的土牆，一邊是被柳樹劃分了界限的斜坡和菜畦。張若蘭在前面走，周如水跟在後面。柳條垂下來，常常阻攔着他們的進路，他們用手把牠披開了。兩人離得很近，張若蘭差不多可以覺得周如水的熱氣噴在她的耳邊和頰上了。她的女性的敏感的心還可以分辨出他的急促的呼吸。她不覺本能地紅了臉，把脚步放得快一點。然而走不到幾步她突然止住了。在她的面前一隻蝦蟆蹲踞着，她想讓牠跳開，牠却不動，她使用脚把牠撥開了。

在她後面走着的周如水只顧跟着她的脚步走，不留心她要中途停住，待急忙收了脚步時已經略有點遲了。他的嘴幾乎吻着她的柔髮，他的身子幾乎貼在她的衣服上面。他彷彿看見她的肩在微微聳動，似乎也感到了她的胸膛的起伏。一陣髮香和肉香混合起來直往他的鼻裏送，這香味頗似麝

香，但又沒有那樣強烈，似乎是淡淡的清香，但又多少有一點膩，而且異常沁鼻。這香氣使他無意地聯想起了那粉嫩細膩的皮膚，其實這四個形容字是不夠的，似乎還有一種性質不會被表示出來，但他自己也找不到適當的字來形容牠。

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他惶恐的，同時也是陶醉的，默默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股異樣的香味又沁入他的鼻裏。他非常激動。一股激情抓住了他。他的身子突然顫抖起來。他想喚她，他想走上前去摟抱她。但他馬上又覺得自己的勇氣逐漸在消失了。

她並不回過頭來看他，便又拔腳前進了，不過走得很慢。她的裹着黑色長統絲襪的腿在那蜿蜒的小徑上緩緩地動着，很有規則，好像很熟練似的。他自己一面跟着她走，時時望着她的不會被裙子蓋着的腿，心裏充滿

着快樂。

這時候路變得寬了，雖然是崎嶇不平，走起來也不十分困難。路的兩旁都種着柳樹，下邊是水溝，路突出在中間正好像一段堤岸。柳葉隨着風微微舞動，有時候就像要拂到他們的頭上來。

走過了這一段路，水溝沒有了，旁邊是菜畦，有幾個穿了藍布衫頭上蓋着白帕子的農婦在田裏工作。路旁有些蘋果樹，枝上掛了好些青色的嫩蘋果。在不遠的地方音樂似地響起了蟬的催眠的歌聲。

「鄉間真好，一切都是和平的，親切的，美麗的，比在都市裏吸灰塵好過十倍！」周如水滿意地發出了這樣的讚語。的確在這裏沒有都市裏的喧囂，沒有車輛，沒有灰塵，沒有 *gasoline* 的氣味，沒有淫蕩惡俗的音樂，沒有奸猾詭笑的面孔；在這裏只有樸實的，和平的，親切的，自然的

美，而且差不多是原始的美。他的土還主義在這裏得到了絕大的證據。雖然他並不會熟讀過室伏高信的文明之沒落等著作，而且便是那一本土還也只翻閱了前面的十幾頁，（這理由是他不喜歡室伏高信，）但他已經覺得自己的土還主義是非常堅固無可動搖的了。

『我也喜歡在鄉間住，每年暑假我都要到鄉間去住的。明年畢了業，我也不願意在都市裏做事情，還想到鄉裏去辦小學校。』她這樣表示了她的意見，很使周如水高興，他這時候記起了她是學教育的，與自己的所學相同，而且志願也差不多。這幾句簡短的話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她說話的態度很真摯，不像是故意說這些話來迎合他的心理。因此他覺得他們是更近於互相了解了。

於是又談到關於太陽的話，張若蘭說：『我以前簡直夢想不到日出是

這樣的美麗。」說了美麗，她又覺得這兩個字不恰當，便改口說了一句：『這樣的莊嚴。』歇了歇又說：『要不是周先生提醒我，我今天決不會有這眼福的，所以我應該感謝周先生。』說了便掉過頭來微笑地看他，兩隻晶瑩的眼睛裏表示着口裏所說不出來的深意。

這使他感動，使他滿足，使他陶醉，他覺得自己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快活過。他的臉上現了得意的笑容，甚至因了這得意而紅了臉。於是許多許多的警句又湧現在他的心頭，鼓舞着他用激動的聲音說了下面的話：『太陽真是偉大呵！牠使萬物生長發育，牠到處撒布生命，牠沒有差別地照耀着各處，使任何地方都得着光明，記得日本童話作家小川未明說過「母親是太陽」的話，把母親比作太陽，這是再恰當不過的，因為母親對於子女的愛確實是像陽光那樣地普遍。子女無論到什麼地方，母親的愛都跟隨

着，恰像萬物無論地位或高或低都可以享受到陽光那樣。」

『周先生的話說得很不錯，只可惜我的母親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  
她的話突然止住了，聲音裏略帶一點悲愴。

他自己本來已經被一種愁思侵襲着，這時候忽然聽見她說了那句話而且聲音也變改了，便吃驚地看她的臉，但是她早把臉掉開去望別處了。他看見她的波紋的頭髮。他忘了自己的事。他變得惶恐起來。他想找話去安慰她，但拙於言辭的他一時却想不出適當的話。兩人還是默默地走着。

『我不該說這樣的話使密斯張傷心，我本來不知道密斯張是沒有母親的，劍虹也不會告訴過我。』他終於說了這抱歉的話。這話果然有了效力。她回過頭來，臉上雖然仍帶戚容，但已經漸漸開展了。兩隻眼睛光閃閃的，裏面並沒有淚珠，却含着深深的感激。她慢慢地說：『這和周先生

的話沒有關係，我自己不過偶爾想起罷了。周先生的話說得真好。我真羨慕你，你有那樣好的母親。」

「只是我自己太不孝順了。我離了家八九年就沒有回去過，」周如水回答着，想起了自己的過去，想起了母親，倒有些傷感。開始覺得自己的良心不安起來了。心裏有些難受，又有些慚愧，雖然還有一肚皮的話要說，但一時也說不下去了，就閉了嘴低着頭慢步走着。他現了沒精打彩的神情。「周先生，我知道你在想念你的母親，」張若蘭關切地，同情地說。「是的，」他低聲應着，抬了頭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這時兩人已走到樹林前面，一條曲折的小徑把他們引進樹林裏去。初進去時，樹林並不濃密，到處都是陽光，漸漸樹林便密了，參天的松柏遮住了陽光，雖然還撒下一些小的斑點，但樹林裏却沒有一點兒熱氣。他們

一面聽着蟬聲，一面很舒適地在林裏走着，轉了幾個彎，差不多走到樹林的中心，在那裏發見了一口井，井旁豎立了一個木架，上面繫了一個桶。前面有一所茅屋，是兩間，茅屋前有一個老頭兒坐在竹椅上用柳條編竹籃或竹篾，他的脚下不遠處躺着一條黑狗，在那裏曬太陽，因為這一段樹木稀少看得見天空了。黑狗見人來便跳起來跑去，望着他們狂吠。那個老頭兒連忙站起來把牠喚回去，一面又帶笑地招呼他們道：

『從海濱旅館那裏來的嗎？』

他們點了頭。

『你怎麼知道？』周如水驚訝地問道。他漸漸地又把母親的事情忘掉  
了。

那老頭兒望着他們得意地笑，一面回答說：『我一看就認得。我在這

裏住了許久。每年夏天總有不少的人到這裏來，都是從海濱旅館來的……我的眼睛不會錯……本地地方沒有這樣漂亮的人物……海濱旅館修好還沒幾年……我在這裏算起來却有十幾年了。」他說畢，又掉轉頭往裏面叫了一聲：『琴姑！』

裏面起了一個少女的清脆的應聲。老頭兒又在外面叫道：『帶兩個凳子出來。』

不一會兒，茅屋裏走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天真的姑娘，腦後垂了一條鬆鬆的大辮子，身上穿得還整齊，只是兩隻衣袖捲到了腕上，彷彿她剛纔在裏面做着什麼事情。她一手提了一個竹凳子，走到客人的身邊放下，還說了聲『請坐』，便回到那老頭兒身邊，站在他的椅子背後，畏懼地偷眼看那兩個不尋常的客人。

「這是你的女兒嗎？看相貌就知道是很聰明！」張若蘭這樣說，使得那女郎露了笑容，但又紅了臉低下頭去。

「不，她不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姪女，是我弟弟的孩子。他們夫婦很早死了，剩下她孤零零的，沒有人看顧。我便把她帶到這裏來，好在我又沒有兒女，從來就沒有娶過親，也是孤零零的，因此便把她當作親女兒看待。這女兒還不錯。」他說到這裏，便掉過頭用愛憐橫溢的眼光去看她，臉上還顯出得意的樣子。又回過頭來說：「她待我很好，真和待親爸爸一樣，她人又聰明，做事又能幹。我真捨不得她！不過她的年紀一天天地大起來了，我少不得要給她找個好女婿，使她過點好日子，纔算了結我的一件心事。我老是留心着，可是總選不到一個中意的，真是不容易選啊。」他又去望他的姪女，然而那女郎已經羞得跑進去躲了。他便回頭來

看這兩個客人，看見他們都注意地傾聽自己的說話，覺得更得意，便不等他們回答又冒昧地說：「你們兩位真是天生地就的一對，是幾時成家的？這樣好的一對夫婦，我真是第一次纔見着。」

張若蘭聽了這話，她的臉馬上通紅着，她不好意思地埋下頭去。心跳得很厲害，却沈默着不說一句話。

周如水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同時另有一種感覺來侵襲他。這是歡喜，是驚疑，是悲哀，是畏懼，是陶醉，在平日缺乏分析力的他是分別不出來的。他的心也在怦怦地跳，他馬上掉過頭去看她，看見她的那樣子，他覺得他的心跳動得更厲害了。但他極力鎮壓住自己的紛亂的心曲，恢復平靜的樣子對那老頭兒莊重地說：「你不要亂說，她還是一位小姐呢！我們不過是朋友罷了。兩人到這裏來避暑的。」說了，又有點後悔不該這樣

去辯正。『就讓那老頭兒相信着是兩夫婦豈不很好嗎？』他這樣想。

『真的嗎？不要哄騙我這個老頭子呢！』那老頭兒不相信地說，一面還仔細地去看他們兩個的態度。他現在恍然明白了，便馬上更正說：『我的眼睛花了，頭腦也昏了，說話沒有次序，請你們不要見怪纔好。』於是故意做出責備自己的樣子。

張若蘭剛剛抬起頭來，正看見他這可笑的样子，便忍不住撲嗤一笑。周如水也笑了。

這樣子地把那問題結束以後，那老頭兒又絮絮地向他們敘說自己的身世，說他姓王，年輕時候也讀過書，而且學到一手好拳，後來去當兵，滿望升得一官半職，誰知過了許多年，見過了無數的戰陣，拿生命去冒險，結果是別人升了官，而自己依然是一個小兵。他便離開了軍隊，在幾個省

分混了好幾年，就跑到這裏來，後來得到了看守樹林的職務，在這裏也已經住了十幾年了。

如果告辭的時候，那老頭兒不向他們說那一句奇異的話，他們在歸途中也許會起勁地討論着一些都會與鄉村的問題，他也許會熱心地向她宣傳他的土還主義；然而那老頭兒畢竟說了。原來他們臨走的時候，那老頭兒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我很奇怪：像你們這樣好的一對，爲什麼不早早成家？要是在從前，像你們這樣年紀的人早有了孩子了。』

他這一番話把他們兩人弄得滿臉通紅。他們又不好當面向他發作，只得忍住羞慚，好像不會聽見他的話似的，告辭走了。

在歸途中兩人的心情和來時便不相同了，好像有一堵牆隔在他們中間，他們很想知道彼此的心，知道各人在這時候想些什麼，然而快要到逼

近的時候，他們的心又離開了；像撞着了那牆壁似的，他們急急把自己的心縮回來，但過後又重復去試探彼此的心。

張若蘭是比較鎮靜得多，而且性情溫柔，所以便是在心裏她也是很穩重的。她不讓自己的思想走到極端，處處不肯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像她這樣的人甚至在進攻的時候也要守住自己的陣地。而周如水便不同了。他雖是比較熱情些，但他又是一個猶豫過多的人，因此他的熱情常常被顧慮消滅掉，他有時候竟然沒有絲毫的勇氣，變成了非常畏懼的人。

這樣的兩個人如今並肩的走在路上，相隔得這麼近，却彼此不交談一句。各人都沉溺在思索裏，都在回憶那老頭兒的一番話。張若蘭是愈想愈覺得害羞，但她却喜歡這思想。她想說話去試探他的心理，同時她又怕因此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是期待着，等候他來進攻。但周如水却並不

是像她所想像的那樣勇敢的男子。在未離樹林時他還有很大的勇氣，可是在聽了那老頭兒的一番話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祕密被人揭破了，她也許會怪他冒昧唐突，笑他敢於有這種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輕他，說他無聊，以後便不再理他也未可知：這樣想着，縱然前面有很大的機會，他也沒有勇氣去利用牠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追迫着。他時而喜歡那個老頭兒說了那一番話，時而又抱怨那人不該如此大膽地說。他有時候想鼓舞起勇氣去和她說話，但話一到口勇氣就消失了，始終不會說出來。最後還是她開了口問他將來的計畫以及同性質的話語，她的本意也許是盼望着他的另一種回答，而他却開始向她宣傳起他的土還主義以及其他的主張來，他自己居然以這些偉大的思想自誇，而其實他是拿牠們來掩飾自己的弱點，來做避箭的盾。

最後回到了旅館，她告辭回到房裏去休息。他還在草地上沒有陽光處徘徊了一陣。他的頭腦很熱，心裏也燒得厲害。眼前浮現了那團團的臉，一雙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一個略高的鼻子，笑時露着酒窩的雙頰，左眼角下的那一顆微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動心的是低着頭玩弄衣角時把兩顆水似的黑眼珠偷偷向上面一閃的神情。這時候的她在他的眼前變得超乎實際的美了。他覺得他實在愛她，他決不能夠放棄她。他必須把他的愛情向她吐露出來。他覺得他應該這樣做，而且他沒有一點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識到他愛她並非像他從前愛日本的咖啡店的「女給」那樣。他愛那些女子是想把她們抱在懷裏吻她們，玩弄她們，完全把她們當作玩偶一般；然而他愛她呢，他是願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創造一種新的事業，互相幫助，互相安慰，他把她當作一個朋友，一個同志，一個伴侶，一個愛

人。

他這樣想着，心情便高揚起來，他覺得他的愛情是純潔的，甚至是崇高的，他自己反可以拿這來自豪。於是他便很勇敢地上樓，預備到她的房間裏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說的話。但是還沒有走到她的房門口，他的勇氣就漸漸消失了。遲疑了一會兒，他纔鼓起餘勇走到她的門前，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過後又有些失悔，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

房裏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一點響動。他想，她也許沒有聽見。他待要再敲，然而心跳得太厲害，彷彿身上也發抖起來，他的勇氣完全喪失了，便懊悔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進了自己的房間他又禁不住要想她。他預備把心好好地鎮定一下，但是他的心又一次燃起了情焰。他愈想鎮靜愈覺得自己的熱情差不多要滿溢出來了。他非得馬上把胸懷向她吐露不可。

於是他拿起筆取了信紙，打算寫封情書給她，他很熱心地寫着，然而寫了一大篇，盡是些童話上的語句，什麼『騎着雲兒飛上天空』，什麼『和羣星在藍空裏遊戲』，滿紙都是這一類的話，連一句『我愛你』也沒有，更不用說別的了。

寫好了，自己讀一遍覺得很不錯，很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話；然而他再讀一遍，想想他本來的用意，又覺得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點也沒有表達出來，生了氣一把就將這幾頁信箋撕了。

託爾斯太在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裏說彼得伯爵自從在跳舞會裏嗅到海倫郡主的肉香之後就決定娶她爲妻。

鄧南遮在他的劇本死之勝利中也有女人的肌肉香足以誘惑人安慰人這一類的话。

這兩本名著周如水都不曾讀過，然而他卻在一本關於性的問題的日文書內讀到了以上的話。這經驗他現在是體會到了。雖然事情已經隔了一天，而且他如今是孤另另的留在房裏讀書，但那似麝香非麝香的肉香又彷彿在他的鼻端盪漾了，使他忘記了書上的黑字，而沈醉在美妙的回憶裏。同時一個幸福的思想又不時來提醒他，告訴他，說這美妙的回憶，不久就會變爲更美妙的現實了。

昨天從樹林歸來以後，他和她還有過一度的談話。就是傍晚他們吃過晚飯在草地上散步的時候。

黃昏裏特別容易嗅到草香，空氣也是非常柔和。白日已經過去，而黑夜還沒有來臨。在這過渡的時刻裏一切都帶了神祕的色彩，便是人也多少

有點詩化了。他們正立在一叢玫瑰花的前面，馥郁的花香刺戟着他們的鼻端。

『造物的道理真是神祕莫測，像玫瑰那樣嬌豔的偏偏要生了刺，』張若蘭指着那些盛開着的深紅色的花朵說。

『這大約是因為生得嬌豔怕人採摘，所以才生了刺來保護自己罷，』周如水解釋說。

『那麼像牡丹那樣富麗的爲什麼又沒有刺呢？』張若蘭再問了一句。這問題，他回答不出來了，他遲疑了一會兒纔說了一句：『這就是嬌豔和富麗的差別罷。』但說了，他又覺得解釋得不恰當，又看見她的不置可否的樣子，便用別的話來把話題支開。他又說：『玫瑰，我不喜歡牠。牠雖然好看，卻沒有一點用處。我想寫一篇童話叫做玫瑰與桑樹，就是發

揮這意思，說玫瑰對於人毫無益處，反不及桑樹，桑樹的用處倒多。」

「話不能這樣說，至於用處一層也不能夠講得這樣狹隘。不過我也不喜歡玫瑰，我嫌牠太嬌豔了一點，我喜歡菊花。人說菊花傲霜開，我就喜歡這「傲霜開」三個字。還有梅花也是我很喜歡的。我的祖父詠梅花的詩有「獨抱幽情淡冬雪，更懷高格傲春花」，又有「不妨清冷洗繁華」的句子，這正合我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密斯張並不怎麼冷，」周如水笑着插口說，「密斯張還是有熱情的人。」

張若蘭只是微笑着，並不答話，不過掉過頭來把兩隻晶瑩的黑眼珠對他一閃。

這一閃使他的心變得靈活起來，他鼓起勇氣說了下面的很有意義

話：『我也是很愛梅花的，我許久就想折一枝來供在書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時，樹上就只剩空枝了。花都給人折去了。』他說這話時還不能夠使自己的心不跳動，使自己的聲音不戰抖。說了他又惶恐地低下頭，甚至許久不敢抬起頭來看她一眼。

她並不馬上回答。她回味着這話的意思，不覺臉上起了紅暈。她偷偷瞥他一眼，並無嗔怪他的意思。她慢慢鎮靜了自己，又帶了笑容，似懂非懂地用了同樣暗示的話答覆他道：『只怪周先生自己就誤了。周先生既然看中了一枝，爲什麼不早去折？爲什麼不在別人未折以前去折呢？遲了自然被人家搶先折去了。須知花開的時節並不會久，遲了就要謝的，所以花不能夠久等人。周先生不記得「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舊詩嗎？』說完是一陣微笑，來掩飾她的心跳動。

一陣喜悅佔有周如水，他的臉頓時開展起來。他起初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他想她決不會對他說出這樣的話。他疑惑地偷偷看了她好一會兒，看見她溫和地微笑着，裝着不在意的樣子看別處，但臉上却淡淡地染了一層玫瑰色。他的胆量漸漸大了起來。他便抬起頭領悟似地含笑對她說：

『我明白這道理了。密斯張，謝謝你的好意。』

她又微微地一笑，並不把頭掉過來看他。他們兩個如今都很明白彼此的心理，卻又裝出不懂的樣子，好像並不知道兩人的話語都含有雙關的意思。

過後他們又談了一些話。他知道她的父母都早死了，她是在伯父家裏養大的，伯父和伯母待她都好。她還有一個堂妹和一個堂弟，如今在故鄉的中學裏讀書。至於他的身世，他完全不會告訴她，她也不會向他問過。

人的心理常常是奇妙難測的。周如水的心理尤其是如此。在這時候，在美妙的回憶快要變爲更美妙的現實的時候，他卻開始疑懼起來，他卻變得畏怯了。於是這許久差不多被他完全忘卻了他的身世卻陡然浮上了他的心頭。

在一個遼遠的省分裏住着他的雙親。他們很健壯的活着。他還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妹，他的過去的環境不能說是不幸福的。在幼小的時候他進了小學，年紀稍大一點他又進了中學，這期間他也曾得到了母親的溺愛。中學畢了業他便離開了故鄉到首都去進大學。在大學裏不到兩年的光景他就考取了本省的留學官費，離開了中國，到東鄰的日本去留學；在東京一連住了七年，除了大學畢業完了教育系的課程外，還過了兩三年的自由生

活。這其間他得了不少的知識。見了不少的事物，交了不少的朋友。這一切都幫助他發展成一個努力向上的人，他還加入了一個社會運動的團體。有時候他回顧自己的周圍，想像自己的前途，覺得自己在人間究竟算是一個幸福的人。有的朋友在書信上，或談話中都說他的環境很好。

但是事物並不是就像外表那樣簡單的。人也是一樣。這所謂幸福的環境不過是他的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卻像鬼魂那樣地抓住了他，極力使他下落，使他有時候竟完全墮入在悲哀的深淵裏。在十七歲的那一年，他在中學裏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他的父母給他選了一個妻子。於是在這樣小的年紀他就做了一個女人的丈夫了。過一年，他又做了一個男孩的父親。他對於這婚事本來很不贊成，然而自己從小就被父母嬌養慣了，遇事都是由父母替他安排決定，其結果自己便成了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和安排其餘的

事一樣，父母給他娶親也並不徵求他的意見，他們獨斷地處理了一切。最後木已成舟，在新婚的牀上他發見了一個醜陋瘦弱，而且毫不親切的女子。在父母以爲娶了親就是成人的表示，他從此便走上繁榮的路了。而在一個青年，這樣的事卻很厲害地傷了他的心，而且傷了他的驕傲。雖說是那樣地優柔寡斷，然而他畢竟是一個青年，他有青年的幻夢，他夢想着怎樣在外面創造一番偉大的事業，他夢想着有一個溫柔美麗而又能夠了解他的女子來做他的伴侶。然而這幻夢卻給他的父母毫不憐惜地毀壞了。他們在家裏給他安置了一個妻子來束縛他的向外面發展的心，給他預定了一個平凡而安穩的前途。他們做這一切，沒有一點躊躇，好像他自己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木偶。這太使他傷心了，雖然他很愛他的父母，但是他更愛他的青春，他決不能夠犧牲掉牠而沒有一點遺憾。這犧牲太大了。兒子來

了，他的父母更高興有了孫兒，而他更悲哀了。這是他的痛苦的成績，這是他埋葬了自己的青春所得的酬報。對於這小小的東西他是不能夠有絲毫的憐愛的。一看見這孩子，他就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巨大的犧牲，悲哀便襲來了。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裏他還是有法排遣的。他愛父母，他尤其愛他的母親。每逢苦痛襲來的時候他便拿對於母親的愛做擋箭牌。他覺得他付出這犧牲也換到了一點東西，他得到了良心的慰安。

兒子來了以後，五四運動也跟着來了，這給他帶來了新的希望，同時還給他帶來新的認識。好像一條縛帶從他的眼睛上落下來，他發見在他的周圍有一個新的世界，於是他便以新的勇氣來繼續生活。他的第一個計劃便是到首都去升學。

不久他畢了業，而且不費多大的力量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許離開了故

鄉。臨行的情景是慘痛的。他的父親帶着戚容不說一句話，他的母親一面哭着，一面囑咐他種種的事情，他所不愛的妻子哭着拉了他的衣袖不要他走。多感的他幾乎會因此放棄了他的出省的計劃，但他終於走了。

出省以來在首都差不多住了兩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這其間他沒有接到他的妻子的一封信，她根本就不認識字；也不會接過他的孩子的一張照片。他到了日本以後，他的父親一年裏不過來三四封信，有時候在信裏不過略略提一筆說他的妻子還活着吃飯罷了。因為大學裏功課忙或其他的緣故，他每年也不過寫三四封信回家，後來漸漸縮減下去，每年至多只寫兩封家信了。他在信裏從來沒有提過他的妻子。好像在家裏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似的。然而事實上每逢他和一個女子接觸的時候，他便自然地想到在家中他還有着一個他所不愛的妻和一個他所不認識的兒子；好像他的命運

已經決定，他甚至寧願眼看着他所愛的一個日本姑娘和別人訂婚而自己不敢接收她的愛情，以致終於看見她做了別人的妻子而後悔而痛哭。他不怪自己沒有勇氣，他反而以爲自己得着了良心的慰安。他爲他所不愛的妻子犧牲了一切，他甚至於慶幸自己因此做了一個多情的人。但過了一些時候，舊的痕跡剛剛消滅，他又以新的勇氣去追逐新的女性了。結果又是一樣：自己得了精神上的苦痛，而同時又得了良心上的慰安。這樣就構成了他的生活的兩面。所以在爲失戀而痛哭的時候，他還以爲自己究竟算是一個幸福的人，同樣在得着新的女性的愛情的時候，他又以爲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自然這一兩年來因了年齡的關係，他的性情不免多少有了一點改變，

然而大體上還是和從前相差不遠。如今在這新的女性的愛情正要來溫暖他的心的時候，那過去的事又像鬼魂一般來抓住他的靈魂了。

一個自己不愛的妻，一個自己不認識的兒子；還有那老而健康的父母，這是自己所愛的。這四個人輪流在他的頭腦裏顯現着。但在這四個臉龐後面突然又出現了一個可愛的臉龐，依舊是長的睫毛，大的眼睛，略高的鼻子，微笑的嘴唇。這一個比以前的四個更威壓的佔據了他的頭腦，他無論如何總不能夠把牠去掉，尤其厲害的是那一雙晶瑩的黑眼珠往上一閃的神情，這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使他幾乎忘掉平日所誇示的男性的驕傲，而俯倒在這一個面龐之前。

於是他想一切已經是決定的了，自從嗅到她的肉香以後他就不應該再猶豫了。他應該像小說中的彼得那樣馬上就向他的海倫求婚。

便是這樣想着也不能夠把他的事情決定。過了短時間，良心上的不安又突然襲來了。拋棄了家中的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戀愛結婚，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且他這樣做就無異乎和家庭斷絕關係，他的妻子且不必提說，單是他的父母就不會贊成這件事。這對於他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會使他們十分傷心。他要是只顧自己的幸福冒昧地做了這事情，那麼他對父母就成了不孝的兒子，對妻子就成了不義的丈夫，雖然自己並不愛這妻子。以後他便永不能夠回家去和他所愛的父母見面了。而且從此他在道德上便會破產，會成爲一個被社會唾棄的人。這打擊太大了，他實在不能夠忍受，這時候他又有了放棄她的意思，並且甚至疑惑起來：她是否真正愛他，是否真有勇氣來和他同受這樣的一個打擊。

他左思右想，簡直想不出一個頭緒來。他完全沒有了主意，不知道應

該怎樣辦才好，後來他想起了住在附近那都市裏的友人陳真，覺得必須和他商量一下，他也許會替他決定這事情。他便開始給那個友人寫信。信寫好，他覺得不對又撕了，另寫一封。裏面的話，與自己心裏所想的却完全不同。



## 四

中飯後周如水正預備睡午覺，侍役領了兩個客人進來。他一看便認識這是他的朋友陳真和吳仁民，於是起來和他們握了手，招呼他們坐下。

陳真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身材並不高，瘦削的臉上永遠帶着剛毅的表情。一對大眼鏡罩着他的近視眼。此外也沒有別的特徵。但從各方

面都可看出他是一個意志力很堅強的人。

吳仁民的年紀比陳真的大一些，身材略高，有一個胖胖的團臉，和一個結實的身子，氣魄大，又有熱情，但容易使人覺得他有些輕浮。

『仁民到我那裏去說起要來看你，恰好你的信就來了，所以我們一道來看你。』陳真說着便在躺椅上坐下去，一面摸出手帕來揩拭額上的汗，現出一點疲倦的樣子，臉上却還帶着笑容。

吳仁民就在寫字檯前的一把活動椅上面坐下，伸手隨便翻着桌上的書，臉向着那站在屋中央的周如水，帶笑地問道：『近來怎樣？聽說你又有了新的「羅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笑，問：『你讀了我寫給陳真的信嗎？』

『是，讀過了，但那女人是誰我卻不知道。』這是吳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一個女人不過一個女人罷了，何必一定要打聽出來她是誰。我的問題，並不在這裏。而且這女人你們是見過的。』

『我們見過？什麼人？這就奇了！』陳真驚訝地大聲說：『我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張若蘭，你不曾見過嗎？』周如水終於說出了她的名字。『你不是在劍虹家裏見過她嗎？那一次我也在那裏。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長睫毛，大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顆黑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陳真阻止了。陳真猛省地大聲說：『呵，原來是她。豈但見過。我和仁民還常常談起她。人還不錯。劍虹說她是同志，我看她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

『好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這句話如水聽了一定很不高興。』吳仁民在旁邊拍手笑起來。

『不見得罷，』周如水表示不服，開始這樣分辯。『同志不同志，我不知道，不過她的思想是和我們接近的。我看她絲毫沒有小資產階級的習慣。』

『是，我知道了。』陳真忍不住撲嗤一笑。『她一定贊同你的土還主義，一定說都會的文明怎樣不好，都會裏整日有 *caroline* 的氣味，電車上賣票人如何揩油，商人怎樣欺騙，鄉間怎樣有美麗的風景，有清潔的空氣，有樸實的居民，又說大家應該拿起鋤頭回到田裏去。於是你們兩個就「土還」到海濱旅館來了。』說到這裏他忍不住大笑起來，而吳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邊看着又好氣又好笑，他卻也忍住了，依舊心平氣和地分辨說：『你誤會了，土還主義決不是這樣簡單的。你還不懂得什麼是土還主義。』

陳真的臉色變得莊重了，他認真地說：『懂不懂得又有什麼關係呢？土還主義不過土還主義罷了。在我，與其在鄉間過一年平靜安穩的日子，還不如在都市裏過一天活動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聽他說話，心裏有點痛，他想這班朋友在思想上是漸漸與他分離了。他們是都會主義者，而自己一個卻變成土還主義者了。他又想起在陳真最近刊行的一本關於他們的主義的書裏面鄉村問題連一個也沒有談到，他完全是對都會裏的人說法的，好像以爲都會問題一解決，鄉村問題也就連帶解決了。他覺得這思想是錯誤的，他以爲鄉村比都會還重

要，將來新社會的萌芽就在這裏。所有覺悟了的人都應該離棄都市，到鄉村去工作，去辦農場，辦學校，辦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生產事業，去教導農民，幫助農民。他以為這種辦法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每次宣布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陳真們也要非笑他，不是說他的辦法太迂遠，就是笑他是在做夢。他們確實不了解他。

他想到這裏，覺得憤憤不平，好像心裏有許多話要伸訴出來，但一看見陳真的掙紅了的臉，便不禁想到這個青年把他的生命縮短在什麼上面，他是如何不顧性命地努力着，究竟爲了什麼人。於是他覺得縱然陳真的主張錯了，自己也沒有權利來反對他，因爲他是把他的生命犧牲在這上面了，而且是爲了別人。最後他對陳真就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時還帶了關切的眼光看他，最後說：『你也應該保養身體纔是，何必這樣容易動氣？』

『他是沒有辦法的，他那樣不顧性命地工作，那樣不講衛生，真不行。我看他也應該找一個女人纔好。』吳仁民微笑道。這微笑裏面含得有痛惜。他笑，是爲了不願使自己的話變得很傷感。

『那麼我把張若蘭介紹給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溫柔，又體貼，』周如水笑着對陳真說，這是在和他開玩笑。

陳真搖了搖手帶笑說：『去罷，你的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又說：『你何必這樣客氣，把你的人讓給我呢？』他還是笑着，他沒有一點傷感，他對於自己的身體素來就不關心。

『真，老實說，你那種辦法，我不贊成。一個人做事並不在目前的兩三年，你何必那樣性急？你的身體我們很關心。我們做朋友的不能夠眼睜睜看見你這樣不愛惜地摧殘你自己！』吳仁民感動地說，他的聲音微微在

顫動。他似乎害怕陳真不肯靜靜地聽完他的話，所以故意把話說得很快，但結果這激動却使他說不下去了。陳真驚訝地望着他，他也掙紅着臉默默地看陳真，過了半晌才接着說下去：『我們勸你，你總不肯聽我們的話。所以我主張找一個女人來管束你，像一個嫁婦照料一個小孩，給你安排一切。……』

陳真聽到這裏就微微一笑，打岔說：『就像瑤珠對你那樣，是嗎？』周如水本來有些傷感，聽見這句意外的話，倒忍不住就撲嗤地笑出聲來。

『真，你真正豈有此理！』吳仁民又氣又笑地對陳真說，『我和你說正經話，你不應該跟我開玩笑！你難道就一點不愛你自己？你知道我們對你——』他很激動不能把話說清楚，就不得不把牠噙住了。

陳真默默地站起來，他看了吳仁民幾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在發亮。他知道朋友們還在愛他。他感到一陣溫暖，昂起頭在房裏走了幾步，然後用感激的眼光再去看吳仁民，聲音明朗地說：『謝謝你。我也很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過得很好嗎？』

『很好？但是你不覺得你的身子一天天地在瘦下去嗎？我們看得很清楚！』吳仁民差不多要發出了絕望的哀鳴。

『不錯，真，我去年看見你還比現在要強健許多。你的病又不是什麼不治之症，就壞在你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你縱不爲你自己打算，你也當想到我們大家對你的一片心。』周如水感動地努力說，他覺得他要哭了，他掉過頭，不敢再看陳真一眼。

陳真微微嘆了一口氣，自語似地說：『你們爲什麼單單注意到我一個

人？我是不要緊的，只要你們都好。……我知道你們愛護我。然而我這人是沒辦法的。」他走回到躺椅前面，坐下去，嘴邊勉強做出了一個微笑，繼續說：『不要談這事情。你們快把我說得哭起來了。我剛來的時候本來是很高興的。』他說完就閉了眼睛把身子躺下去。

這一來大家都沒有話可說了。靜寂統治着這房間。周如水摸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淚，吳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皮，過後就埋下頭去看自己的手剛纔在桌上翻開的書本。

過了一會，陳真忽然睜開了眼睛驚愕地看那兩個人，馬上做出一個笑容，大聲說：『如水，還是你的問題要緊。你現在究竟打算怎樣辦呢？』過後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剛剛抬起來的長臉等候他的回答。

『怎樣辦？我現在還沒有決定呢。』周如水遲疑了一下倉卒地回答

道，他露出受窘的樣子，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一點確定的表情。

『沒有決定？』陳真驚訝地問，『你不是寫信說已經不成問題了嗎？』周如水癡呆地望着陳真，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有點害怕回答陳真的問題，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張惶地隨便說道：『信上寫的什麼我自己也記不起了。問題確實是有的，而且很複雜。』

陳真沒有開口。

『有什麼複雜？簡捷地說就是你沒有勇氣！』吳仁民冷冷地說。

陳真這時忽然大聲笑了起來，但是周如水卻漲紅了臉表示不服地爭辯說：『誰說我沒有勇氣？我要是決定做起來，我就會拚命幹去，什麼也不顧的。我的勇氣比誰的都大！』他說着頗有點自負的樣子，他這時候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氣。

『只是要等你決定，可就難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兩次的決定，』  
吳仁民冷笑道。

周如水搖了搖頭，氣惱地望着他們，過了半晌，才說：『你們不了解我，我的問題是很複雜的。……』

他剛說到這裏就被陳真搶了去說：『是的，你有自己不愛的妻子，自己不認識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親母親。……這我都知道的。你還有什麼呢？』

『怎麼他已經結過婚了？』吳仁民驚訝地說，『我們都不知道。他告訴我們說他並沒有結過婚呢！』

周如水受了這一頓搶白，氣得說不出話，又不好對他們發作，便發呆地望着他們。

「這就是他的複雜問題了。」陳真點頭說，「他的朋友中只有我一個  
人知道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過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過。」歇了  
歇，他又對周如水說：「其實這絲毫不成問題。實際上你差不多和家庭脫  
離了關係。你在外面愛上了一個女子或者和他同居或者結婚，沒有一個人  
會來干涉你。」

「只是我的良心怎麼過得去？」周如水現出苦痛的樣子，這時候他  
好像把自己當作了一個偉大的犧牲者。

「良心？什麼是良心？」吳仁民在椅子上笑起來，「這和良心有什麼  
關係？你自己愛上一個女子和她結合起來，那是很自然的事。家裏的妻子  
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們的媳婦，讓他們去管罷。」  
「這樣豈不很使父母難堪嗎？豈不是從此和家庭完全斷絕了關係，永

遠不能夠回家再見父母一面嗎？這太殘忍了！」周如水悲戚地說。

「那麼就率性離婚罷，」陳真用了近乎殘酷的聲音說，好像絲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夠離了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離婚？」周如水不懂似的念着。這兩個字像鞭子似的打在他的頭上，他用手撫着額，現了驚恐的樣子。這兩個字太可怕了，是那靠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夠忍受的。他忽然驚懼地叫道：「不能，這是良心所不允許的。不但不能夠實行，而且連提說也不行，提出來第一我的父母就會受很大的打擊，這會使他們傷心。我還有良心，這樣的事我不能夠做！」

一陣憤怒的光掠過陳真的臉，他對於借良心做護符的周如水起了一種反感，他的面容變得莊嚴起來，眼裏發出強烈的光，透過眼鏡刺在周如水的臉上，刺着周如水的臉發痛。他說：「良心！去罷，我不要良心！我正

要使那般人，使一切的人會因了自己的錯過而受到懲罰。不管這犯錯誤的是父母或是別人，都該受懲罰。……把一個人生下來在前面給他安放了希望，用這來引誘他，卻在他快要達到希望時把希望給他拿走了，另外給他造就了一個牢獄，把他囚在那裏面，使他沒有青春，沒有幸福，使他的生活只是長期的受苦。這樣的父母，把兒女當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處置的父母，是應該受懲罰的。我們正應該使他們爲自己所做的事而後悔呢！而你，你卻以爲應該爲他們犧牲一切，你卻躲在良心的盾下放棄了你的對社會對人類的責任。你這懦夫！」他的後面的話，因了感情的激動便說得非常快，周如水和吳仁民兩人都聽不清楚，不過他們知道他動了氣。他是很容易煩躁的，大概是因了身體病弱的緣故。但過一些時候，他又會平靜起來。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即使不贊成他的話時也不去駁他。這時他說

完話，便又默然了，臉紅着，樣子很是苦惱。

這些話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裏聽來是很荒謬的，要是說話的是別人，他一定要和他爭吵。然而年青的陳真躺在他的面前，喘着氣。這個人和他一樣也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卻不是爲了少數人，是爲了大衆。而且更超過他的是這人整日勞苦地工作，從事社會運動，以致得了肺病，病雖然輕，但他在得了這病以後反而工作得更勤苦了。別人勸他稍爲休息時，他卻只說：『因爲我活着的時間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勁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種更大的愛在鼓舞着他，他能夠貢獻這樣大的犧牲嗎？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他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拿「沒有良心」的話來責備了。他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答覆這人。他只是茫然地望着這人的臉。

過了一些難堪的寧靜的時候。

『你究竟怎樣辦？』吳仁民追逼似地問。

『我想，再仔細思索一下，』周如水漸漸恢復了平靜的態度，沈吟地說：『我想我應該決定一個計畫。如果我決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個女子。不過我又想回家去，那麼一切計畫都談不到了。』他的聲音裏帶了憂鬱，他似乎也只怕回家去的樣子。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麼辦？到鄉間去做改良農村的工作嗎？』吳仁民關心地望着他。

『我本來有這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較熟習的鄉間去，去辦一些改良的事業，先從一個小的鄉村做起，然後再擴充到幾個鄉村。辦農場，辦學校，辦合作社，辦民團，因為那些鄉裏常常有土匪，民團也是需要。……』

「這也很好，不過我怕你一個人去做也很困難。」吳仁民點頭說。

周如水的臉變得更憂鬱了，他平日很少是這樣憂鬱的。他焦慮地說：「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把這意思寫信告訴父親，他就寫信來罵我說：『你讀了這許多年的書，怎麼竟然弄昏了頭腦想起歸農來了？你快不要再提歸農的話罷。幾個月以前有兩個首都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歸來的學生跑到鄉間去，住不到兩個月就被人捉將官裏去，說他們是共產黨，把他們砍了頭。你要回來就快息了歸農的念頭罷。』這樣看來即使回家去，『土還』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那麼你怎麼辦呢？」吳仁民的兩隻眼睛就在他的臉上盤旋，使他無法逃避。

「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他說着，仍是茫然。

「我說就不要回去罷！」吳仁民直捷了當地說。

周如水現了爲難的樣子說：「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過不去。兩個月以前我還在東京的時候，父親接連來了兩封信要我馬上回去，說八九年沒有看見我，不知道人怎麼樣了，很想看看我。他以為我在外面讀了八九年的書，又在外國大學畢了業，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決不適宜於做官，」吳仁民插口說。

「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很是躊躇。做官呢，我不願意；歸農呢，又不能夠。回家去是什麼事也不能夠做的。」他說着，很是焦慮，似乎想不出一個兩全的辦法。

「那麼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並不注意他的話，只顧自己說下去：「我想了許久，總想不到

一個辦法。有時候我竟然想不顧一切跑回家去，雖然明知我回去於家人於我自己實際上並無多大好處，我覺得要這樣良心纔得安甯。」

「其實我看來你沒有一點可以回家的理由。」

「你還不明白，……父親年紀大了，近年來他的生意又完全失敗，家裏生活也不充裕，很希望我回去補助家庭。……而且我有許多親戚，他們真正苦得很，……而且大部分是寡婦……我應該設法幫助他們，我如果不回去，他們那般人怎麼辦呢？」

「你回去又有什麼辦法呢？」吳仁民懷疑地側着頭問，表示不相信他的話。周如水回答不出來了。實際上他是沒有一點辦法的。這時候他的腦筋裏只有「良心」兩個字，究竟良心是什麼，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謂的良心仔細分析給他看，他也會失笑罷。

吳仁民覺得這個人真是不可以理喻的，再和他講下去，只是浪費精神，便捺住心頭的火氣，淡淡地對他說：『好，你回去好了，我贊成你回去，最好早一點動身。』

周如水不知道吳仁民說的是反面的話。他以為吳仁民真的主張他回家去，但他聽見別人贊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躊躇起來了。先前他覺得似乎非回家不可，這時候却覺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拋撇了他所喜愛的張若蘭，回家去和他的醜陋的妻子過無愛的生活，這思想是他所不能夠忍受的。他便痛惜地說：『回家去就恐怕沒有機會再出來。而且我的計畫，我的志願，都無法實現了。還有她……』說到這裏他馬上住了口。

吳仁民也不去注意這個「她」字究竟指的什麼，因為在口語裏他分辨不出是說的「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譏笑地說：『你不是在說犧牲，

說良心上的慰安嗎？還顧得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說話，心裏很難受。房裏是片刻的靜寂。

「你到這裏來，寫了多少字？」吳仁民覺得無話可說，忽然想起這事情，就問道，同時他也想換個話題，和周如水談點別的事情。

「原稿紙不到兩頁，算起來不過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

「怎麼這樣少？這地方很宜於寫作。」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誰知剛剛到這裏，就遇見了她，」說着，自己也忍不住撲嗤笑了。

「那麼我勸你還是放棄了回家的念頭罷，去和她結合好了。我看你已經入迷了。」吳仁民看見他笑起來，以為事情有了轉機，他會改變主意，便又誠懇地勸他，希望他去走幸福的路。

『這我還不能夠決定，我的問題很複雜，須得有長時間的思索纔可以避免他日的後悔。』周如水的臉上依舊沒有一點堅決的表情。

『你已經想過好幾年了，』那許久不說話的陳真這時候站起來用明朗的聲音說，『可是依舊像現在這樣地沒有結果。你的所謂的良心，好像個紙糊的燈籠，戳破了是不值一錢的。這良心，仔細分析起來，就是社會上一般人的毀譽。……你想着怎樣做就不會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甚或會引起他們的讚許，於是你就自以為得到良心上的慰安了。你是沒有勇氣的人。你沒有勇氣與現實的苦痛的生活對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夢境裏去。我呢，我不像你，我要在苦痛的現實裏生活下去。你以為我對我的父母就沒有一點愛慕嗎？你以為我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嗎？不，決不是這樣，我也很知道愛我的父母的。然而我生下來母親就死了，我只有一个愛

我的父親。在十六歲離家時我也流過眼淚。不到兩年父親死了，家裏接連來了幾個電報，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這樣做自己也感到苦痛，但我並不後悔。我這身子是屬於社會的。我沒有權利爲了家庭就放棄我的爲社會的工作。我不怕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我不要你所說的良心上的慰安，我和你是完全兩樣的人。但我也在我的滿足。我把我的愛，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裏面，將來有一天我會看見我的成績，我的愛和恨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他說這些話，態度非常堅決，他的緊握着的拳頭像鐵塊一般，他挺直地立着，顯得非常有力，似乎是一座羅丹雕刻的石像。

『你也許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說，因爲他覺得他沒有話可以駁倒陳真了。他一方面是感動，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夠看着陳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樣不值錢。他還在回味着陳真的話。

『真，你和他談這些有什麼用處？我們愈和他解說，他就愈弄不清楚。』吳仁民在這時候把周如水的話通盤想了一番，他似乎看透了周如水的心，他知道和周如水再辯論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他有些可憐周如水，但他不願意再談論這件事使他們大家都不快意的事情。他說話時還帶了點怒氣，然而這怒氣已經是很淡很淡的了。『如水這個人服的不是理論，是事實。我們的話他不會聽從，但是張若蘭，她也許有辦法……』

『張若蘭？哼！我就不相信，』陳真接着冷笑了一聲，他打斷了吳仁民的話頭，他還想說下去，然而恰恰在這時候門上起了短而輕的叩聲。

『她來了，』周如水站起來低聲說着，做了一個快活的但多少帶點激動的笑臉走去開門。這時候一切煩惱的思想都飛走了。

房門一開，外面現了張若蘭的苗條的身子，她溫和地微笑着。

『原來這裏有客，我不打攪周先生了。回頭再來罷。』她剛要走進房裏看見裏面有男人的背影就停了脚步，遲疑地說。

『不要緊，請進來罷。都是熟人。陳真和仁民你都見過。請進來坐坐罷，』周如水聽說她要走，就有些慌張起來，連忙殷勤地挽留道。

張若蘭也不再說話，只是唯唯地應着，就走了進來，和衆人再打了招呼，便在一把桃心木的靠背椅上坐下，正在陳真的斜對面。

『好久沒有看見密斯張了。前幾天在劍虹那裏聽說密斯張搬到了這裏來住。瑤珠很想來看你，本來她在家裏很悶，也該到外面來玩玩，只是她這幾天身子又不大好，所以沒有來。』吳仁民看見衆人不開口，就客氣地對張若蘭說道。

『要吳太太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我，倒不敢當，』張若蘭謙遜地回答

說，她的臉頰上因了微笑就現了酒窩，這把周如水的目光吸引住了。周如水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臉頰。但她完全不會注意到。她只顧說下去：『我早就想到你們府上去看吳太太的，只是我忘記了你們的新地址，前兩天才從劍虹先生那裏問清楚了。』歇了歇她又問：『吳先生近來還在寫文章嗎？許久沒有在雜誌見到你的大著了。聽劍虹先生說，你近來在翻譯一部法國革命史，很用功。是嗎？』

『那不過剛剛才開了頭，近來因為瑤珠身體不大好，所以我的工作也做得很慢。』

『吳太太的身體素來很弱，應該多多休息才行。近來沒有什麼病痛罷？吳先生，你最好勸她到這裏來住幾個月，對於她的身體也有好處。』張若蘭懇切地說，她很關心吳仁民的妻子的健康。

吳仁民感激地看了她一眼，然後說：「其實她也沒有什麼大病。只要好好地保養就沒有問題。不過她有一個壞毛病，她愛操心。無論什麼事情，她總要親手去做，一點小的事情，也不肯放過。她對我太好了，我的一件小事情也要她操心。我勸她，她總不肯聽我的話。她的固執就和陳真的差不多。陳真拚命摧殘自己的身體，我們勸他，他也不聽。他這個人也是沒有辦法的，」吳仁民覺得自己的語調漸漸變得傷感了，所以就突然把話頭拉到陳真身上，同時又望着陳真一笑，使聽話的人就忘掉了瑤珠的事情。

「你真豈有此理，居然當面罵起人來了！」陳真帶笑接口說道。

這一來衆人都笑了，就這樣驅散了房裏的憂鬱的空氣。

「是的，吳先生的話並不錯，陳先生的身體的確應該當心。我們看見

他的書一本一本地接連出版。好像他寫得比我們讀的還要快。我就有點替他耽心。劍虹先生常常對我們談起這事情。劍虹先生說陳先生好像是個不知道未來的人。陳先生，你說對不對？」張若蘭說罷，關切地看了陳真一眼，就略略低下頭去，微微一笑。

陳真用感激的眼光回看了她一下，他的臉上忽然有一道光掠過，他微笑了。他自語似地說：「總之你們都有理……」還有一句話，却被他嚥在嘴裏了。

「陳先生，近來不常到劍虹先生那裏去罷。佩珠那天還談到你，還有蘊玉，她也……」張若蘭的聲音非常清楚，她說普通話不大習慣，所以說得很慢。陳真沒有注意到這個，因為這時候他略略仰起頭在看天花板。他不等她說完，就接口說：「因為近來事情多一點，所以沒有到劍虹那裏

去。密斯張一定常去的。佩珠近來還好罷。還有那位密斯秦，近來看見嗎？」蘊玉就是密斯秦的名字，因為張若蘭剛纔提到她，所以他便問起她來，他知道她是張若蘭的好友。而且他曾經根據「三個叛道的女性」這書名，給他在李劍虹家裏常常看見的三個女子起了個「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綽號。那三個女子就是：張若蘭，秦蘊玉和劍虹的女兒李佩珠。他覺得一珠，一玉，一蘭，恰恰可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三種典型，所以起了這綽號。

『呵，』張若蘭帶笑說。『說起蘊玉，她就在那裏。我們只管談話倒把她忘記了。她現在還在我的房間裏，她不知道你們兩位也在這裏，她聽見我說周先生在這裏。她想見見周先生，所以要我來問問。』她把眼光掉轉到周如水的臉上問道：『周先生，就是我前次和你說起過的那個同學。』

你願意見她嗎？」

周如水的眼睛這些時候就不會離過她的臉頰，現在聽她說秦蘊玉要見他，心裏更是高興得了不得，就連忙站起來，催促似地說：

『那麼就請密斯張馬上把她請過來罷。』

張若蘭帶笑地應着，出去了。門開着。周如水懷了一顆跳動的心等待着，過了一會張若蘭伴着一個比她稍微高一點的女郎走了進來。

在陳真的眼裏現了那個曾經對他表示過好感的姑娘的豐姿：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一張瓜子臉上並沒有什麼特徵，因為各部分都安置得恰到好处。是個明眸皓齒的女郎，而且打扮很摩登，燙了頭髮，畫了細眉毛，抹了粉，染了鮮艷的口紅，穿着一件黃色印度綢的小花的長旗袍，少女的充實的胸膛在那下面微微地突了出來，脚上穿的是一雙高跟鞋。『又是一個

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劍虹家裏的三女性這裏已經有了兩個了。』陳真想着，忍不住在心裏暗笑起來。

吳仁民也是和秦蘊玉認識的。所以張若蘭單把周如水給她介紹了。周如水心裏非常高興，他把她們兩個讓到那張大沙發上面坐下，自己却坐在旁邊的靠背椅上。他非常注意秦蘊玉的說話和舉動，他馬上就覺得秦蘊玉很可愛，不過他也明白她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女子。秦蘊玉雖然比張若蘭更艷麗，更活潑，但是她的鋒鏘太露，倒不如張若蘭穩重一點好。張若蘭含有不少東方女子的溫淑的風味。

秦蘊玉的嘴很厲害。她和周如水雖是初見，却很大方地對他發了不少的問話。但同時她又不使別的客人冷落，她的眼光好像就在房裏每個人的臉上不斷地輪流轉動一般，使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和她講話。有她這一個

人在這裏，房間裏就變成十分熱鬧了。她和周如水談得最多。她問他關於日本的風俗人情，又問起日本文壇的現狀以及他對於日本作家的意見，因為她原是研究文學的。周如水自然詳細地一一回答了，他並且趁這機會把他所崇拜的童話作家小川未明大大讚揚了一番。但她對於這位作家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引起她的注意的還是那位以放浪記出名的青年女作家。於是周如水又從箱裏取出了那個女作家的半身照片給她看。和服上面露出了吉普色少女式的面顏，那種從眼角從嘴唇傳出來的似笑非笑欲語不語的神情，確實有一種不可信的引誘力，她自己雖是女性，也不免呆望着照片出神。同時周如水又簡略地敘述從下女而終於變到日本近代第一流女作家的放浪生活，又敘述他和她的會見，並提起她在書中所說過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話。這些話果然引起了衆人的注意，尤其是給秦繡玉喚起

了一種渴望，這渴望究竟是什麼，她自己也說不出來，只覺得心裏有點空虛似的。

『在中國，生活太沈悶了，』秦蘊玉自語似地低聲嘆息說。

『其實活在上就不見得不沈悶，』陳真嘲笑地說。

『爲什麼？』秦蘊玉忽然掉過頭看陳真，她的兩隻鋒利而活動的眼睛不住地在他的臉上閃耀，威壓似地逼着他答話。

『因爲我在日本住着和在中國住沒有兩樣。』陳真避開了她的眼光裝着不注意的樣子，冷冷地答道。

『這是偏見，我不贊成！在日本究竟好得多！』周如水馬上起勁地打岔道。他在日本住了七年，所得的全是好的印象，所以他看見人就稱讚着日本的一切。

「麼你問問仁民，他也在東京，京都兩處住過幾年。難道他也有偏見？」陳真搶着分辯道，但他並沒有動氣，臉上還留着笑容。

吳仁民正要開口，却被秦蘊玉搶着對陳真說了：

「你一個人是例外。讀你的文章就知道你這個人不會有什麼愉快的思想的。」

「然而我也常常在笑。有時候我也覺得快活，」陳真平靜地，甚至帶了嘲弄的口氣說。

「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秦蘊玉努了嘴答道。

「這就怪了，這是我的事情，爲什麼你會不相信？爲什麼又不可能？」陳真撲嗤笑了起來。他對於她的故意追逼的問話，倒感着興味了。因爲他平日最討厭沈悶的談話，頗歡喜熱烈的辯論，甚至於是強辯，他也不怕。

『因爲你的文章我差不多全讀過。我知道你是拿憂鬱來培養自己的。你那股陰鬱氣真叫人害怕！』秦蘊玉側着頭，用清朗而緩慢的聲音，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那麼你不要讀牠們就得了，』陳真依舊淡淡地說，可是他的心境的和平被她的這段話擾亂了。憂鬱開始從心底升上來。他極力壓制着牠，不使他的心境的變化給她看見。他甚至挑戰似地加了一句：

『我不相信你就全讀過我的文章。』

秦蘊玉微微一笑，她正要開口說話，這時張若蘭在旁邊現了一點不安的樣子，她把身子靠近秦蘊玉，輕輕在秦蘊玉的肘上一觸。秦蘊玉略略回頭看了她一下，就依舊去回答陳真的話：

『陳先生，你不相信哪天到我家裏去看！你的書我本本都有，而且讀

得很仔細。你不相信，可以問她。」她說着，就帶笑地指着張若蘭。

張若蘭本來希望她換一個話題來說，但到了這時却也不得不開口了：「是的，陳先生，她說的確實是真話。並且我還借過幾本來讀過。」

陳真說不出話來了，他有些受窘，心裏想着：三女性中的兩個遇在一起，說說話來都差不多。吳仁民和周如水在旁邊看見他的窘相，不覺感到興趣地笑起來。

張若蘭在秦蘊玉的耳邊低聲說了兩三句話，秦蘊玉回頭望着她一笑，然後再掉頭去看陳真，她故意側着頭，兩隻亮眼睛就在他的臉上盤旋。她跟着他們在笑，用手巾掩了口，全個身子因了笑而微微地顫動，胸前的兩塊肉隱約地在印度綢旗袍下面起伏着。

陳真的沉重的眼光透出了眼鏡在她的臉上和身上輪了一轉，從心裏

出了微笑，想：『在三女性中倒是玉最能引誘人！』但他馬上又把眼光掉開，去看那掛在壁上的房間價目表，不去想她了。

『陳先生，我看你的每本書裏面都充滿着追求愛的呼號，不管你說這是人類愛也好，什麼也好。總之你也是需要愛的。你與其拿憂鬱來培養自己，不如在異性的愛情那裏去求安慰。劍虹先生也說你故意過着很苦的生活，這是不必的。你爲什麼不去追求愛情？爲什麼要這樣地自苦？你爲什麼不找個愛人？我不相信就沒有一個女人愛你？……』秦蘊玉笑夠了時又做出莊重的樣子對陳真追逼地說了上面的話。但她的話還沒說完，就被吳仁民打岔了。

『密斯秦，算了罷，你和他說這些話，就等於對牛彈琴。我們剛纔還勸過他。他連生命都不要，還說什麼愛情？說什麼女人？他這個人好像是

「付機器，只知道整天地轉動，轉動……」吳仁民雖然帶笑地說話，但這笑容有點勉強，而且最後的兩個字，說得很用力。

陳真沈默着，他的臉上帶着微笑，但他的心開始在痛楚了。

秦蘊玉依舊側着頭望了陳真，一面回答吳仁民道：「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人！方纔周先生不是說那位放浪記的作者寫過「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話嗎？這話是很可玩味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男子不愛女人的。每一個女人總有許多男子跟着追逐她，死命和她糾纏，不管她愛不愛他。這樣的男子到處都是。」說了又抿嘴笑起來。

陳真的心依舊是很平靜的，他微笑地默默看着她，並不去注意她的話。他知道她的話是有根據的，他記得劍虹曾經告訴過他，她在學校裏受過許多同學的追逐和包圍，她每天總要接到幾封不認識的景慕者的情書。

她現在之所以成了這樣子，多少總受了一點這個影響。所以他對於她的過度的大方和活潑，是很能了解的，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他心裏暗想：『如果你是要來試試你的玩弄男子的手段的話，那麼你就找錯了對象了。』他不覺暗笑起來，並不回答她。

這時周如水不能夠忍耐了，便和秦蘊玉爭辯起男女的好壞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心裏有什麼話，口裏總得說出來，聽了不合意的話總要爭辯幾句，不管和他說話的是什麼人。秦蘊玉的嘴也是不肯讓人的，不過她的戰略比周如水的厲害得多。她說了幾句正經話，總要夾一兩句玩笑的話在裏面，等周如水快要生氣的時候，她又使他發笑了。這其間吳仁民和張若蘭也各自發表了他們的意見，爲了來緩和這爭辯。陳真不再和秦蘊玉爭辯了，他只是靠在躺椅上，帶了興味地旁觀着。

話題從來是愈說愈扯得很遠的，後來他們又談到那個下女出身的女作家，周如水看見有機會誇耀他在日本的見聞，自然不肯放過，便說：『在咖啡店的「女給」中也有些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在那裏面也有知道人類愛的，這也可以多少給陳真的主張作個證據。』他說着便對陳真一笑，其實他忘記了陳真並沒有對她們正式地發表過他的這主張。『記得有一次我去訪了一個日本友人和他同出來，走到一個小咖啡店裏，一個年輕女給來招呼我們，坐在我們的旁邊談了許多話，我的朋友問她爲什麼要做女給。她的答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她說，她愛人類，尤其是愛下層階級的人。因爲那般人整天被資本家榨取，又受社會的歧視，整日家憂鬱地勞苦着，一點兒快樂也得不到，只有在這一刻到咖啡店裏來尋求一點安慰，所以她們做女給的便盡力去慰藉他們，使他們在這一刻可以得到一點慰安

而暫時忘掉生活的痛苦，或者給他們鼓舞起新的勇氣使他們繼續在這黑暗的社會中奮鬥掙扎。她又說：「我不是來供人們玩弄的，我是因了可憐人們纔來安慰人們的。……」她滿口的新名詞，什麼「布爾喬記亞」。什麼「普洛利塔利亞」，說得很自然，並不像小孩背書那樣。看她的年紀至多不過十七八歲，相貌和舉動都有不少的愛嬌。我的朋友說，她大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後我也不會再遇見她了。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

「可惜周先生以後沒有再去找她！其實和她認識也好。說不定將來又是一個第一流的女作家呢！」秦蘊玉說。

「可惜密斯秦不是男子。如果密斯秦是男子，我想你聽見這故事，一定會到日本去找她的，」周如水笑着說。

『是呵，我如果是男子，我一定要做一個有勇氣的男子。我想到哪裏就要做到哪裏。像那些做事老是遲疑不決，一點也不痛快的男人，我也看不慣。』秦蘊玉熱烈地說，她的樣子很是堅決，不住地點着腳，兩隻眼睛豎起來，兩個黑眼珠靈活的在周如水的身上輪了一轉，又轉注到陳真的平靜的臉上，最後又把眼睛掉去看張若蘭。在從陳真的臉上移到張若蘭的眼瞳上之間，她的眼光還在吳仁民的臉上停了一下。她常常這樣看人，她常常以爲自己比男人高貴，因爲好像每個男人都有所求於她。她說以上的話是對一般的男子說法，並不是特別指周如水，事實上她不知道周如水的性格。而在陳真的意思，卻以爲她是在故意地挖苦周如水。至於周如水自己呢，他一點也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觸犯他的地方，因爲他相信自己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他們又談了一些話。在外面天色已經變黑了。周如水就留了這幾個客人在他的房裏吃了晚飯。晚飯後又約着到海濱去散步。

是一個月夜。半圓月已經升在海面上了。前面是一片銀波，在淡淡的月光下動盪着，像數萬條銀色鯉魚。

海岸邊散步的人並不多，有兩三對年輕的夫婦往來笑語，都是海濱旅館的寓客。還有幾個小孩在那裏撲打。這五個人在石級上坐了一些時候，又起來閒走着。他們一路上談了好些話。這其間以秦蘊玉和周如水兩人的話最多，而陳真的話最少。

後來陳真說有事要告辭回去了，周如水極力挽留他，但他堅執着要回去。吳仁民也說要走，因為他的妻子身體不好。他們兩人便一道走了。這時候還趕得上最後的一班火車，從這裏步行到火車站又得費去三十多分鐘

的時間。臨走的時候陳真聽見秦蘊玉問他爲什麼近來不肯到李劍虹家去，他回答說沒有時間。她又說要到他的家裏去看他，他謝絕地說自己住的地方太窄，而且人常常不在家。秦蘊玉裝着嗔怒的樣子堅執着要到她家裏去玩，又邀請了吳仁民和周如水，他們答應了，他也只好說『有空來。』

他們去了，秦蘊玉被張若蘭留着，這晚她睡在張若蘭的房裏。

## 五

兩天後傍晚，陳真又到海濱旅館去找周如水。

秦蘊玉還留在那裏未走，她們正和周如水走出旅館，打算到海濱去散步，在門口遇見了陳真便約他同去。

這一次比較去得早一點。天空還留着一線白日的餘光。空氣却已很涼

爽了。黃昏的香味和牠的模糊的色彩，還有那海水的低微的擊岸聲混合在一起，成了一幅色，聲，味三者交織着的圖畫。海上有漁船飄動着向岸邊駛來。時而有一陣漁人的高亢的歌聲撞破了剛纔的一幅圖畫，長久地在天空中盪漾着。

張若蘭今晚換了一件淡青色的翻領西式紗衫，淡青色的長統絲襪和白色運動鞋，人顯得更年青，更活潑，更新鮮，更嫵媚。秦蘊玉也換了同樣的西式紗衫，不過是水紅色的，而且裏面的跳舞式的汗衫也透露出來，她走動的時候，胸前的兩堆肉塊也似乎隱約地在汗衫下面微微地顫動着。下面依舊是肉紅色的長統絲襪，是那雙光綴渾圓的腿。她這時刻是更嬌豔，更肉感了。

她們兩個人並肩地立在岸邊，眼望着天際，望着海。身材高矮只差一

點，聲音的清脆差不多，各人把她的獨有的特點表現出來，來互相補足，這樣吸引了來往的行人的貪婪的，讚賞的，羨豔的目光。她們共有的是那少女的矜持的神情，她們靠近地立着，活像是一對同胞姊妹。周如水立在她們的旁邊，帶笑地和她們談話，他的樣子表示出來這晚上他的快樂打破了以前的記錄。

陳真故意站得離她們較遠一點，因為他不願聞到那種新鮮而微妙的，少女身上所特有的香味。可是那刺鼻的香味有時依舊隨着風送到他的鼻端來，使他幾乎也變得飄飄然了，但一轉念自己又不禁失笑起來。他想到：『我怎麼會到這環境裏來呢？』於是在他的眼前現了種種的速寫：正在熱烈地討論着某某問題的同志們，大會場裏某人的動人的演說姿勢，亭子間的紙上工作，茅屋中的宣傳式的談話，一疊疊一堆堆的書報和傳單，蒼

白而焦急的臉，血紅的眼睛，樸質而期待的臉，……然後又是一個長睫毛大眼睛的老是微笑着的團團的臉，接着又換上淡淡畫了眉毛染了口紅的瓜子臉。這兩個臉龐交替地顯現着，而且不復是輪廓的速寫，而是細緻的工筆畫了。這兩個面龐逐漸擴大起來，差不多要遮住了一切，同時鼻裏又來了那神奇的香味。他驚異地張大了眼睛看，發見了自己確實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前面是海，是天空；旁邊是那兩個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的，迷人的女郎。他開始在想怎樣纔可以脫離這環境了，雖然在這兩個女郎旁邊也許可以感到一種特殊的興味，但他覺得自己的適當位置不是在這裏，而是在那窄小的亭子間，在那廣大的會場，在那些簡陋的茅屋。

她們問了他幾句話，他簡單地回答了。秦蘊玉忽然像記憶起什麼事情似的笑着對他說：『陳先生，你爲什麼不走過來呢？你是怕我們會喫人

嗎？」

陳真坦然地笑了，沒有一點窘狀，他想了想，慢慢地走近了幾步，玩笑地說：『不錯，女人本來是喫人的。』於是衆人都笑了。周如水接連笑着說：『說對了。』

秦蘊玉笑得微微彎了腰，隨後又站直了，她噴怒地辯正說：『誰見過女子喫人？如果女子喫人，爲什麼每個男人都要找我們女子呢？爲什麼每個男人都離不開我們女子呢？我只知道「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最後她引用了那個日本女作家的話。

衆人又笑了。周如水不服這一番話，他辯駁說：『爲什麼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既然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爲什麼你們女子又離不掉男人？』

陳真接着玩笑地說：『說每個男人都要找女人這句話就不對。因爲我

就是個例外。」

「真的？」秦蘊玉側過頭望着他一面戲弄似地問道。雖然夜已經來臨了，但這時在淡淡的月光下他還可以覺得她的兩個眼珠光亮地在他的臉上盤旋，是那麼富於誘惑性的眼珠。他開始覺得自己的心有點被擾亂了，便把臉仰起去望天空，月亮早從海面升了起來，是一個淡淡紅色的玉盤。他漸漸地恢復了心境的平和，便淡淡地一笑，然後回答道：

「將來的事情誰知道？你們等着看罷。」

秦蘊玉第一個撲嗤笑了起來，衆人都笑了，陳真也止不住笑。

秦蘊玉甚至在笑的時候，也不會放過陳真的舉動。這個狡黠的女郎似乎很明白地看出了他的弱點，便更進一步地追逼他道：「要是有人給你介紹一個，又怎樣？一個又漂亮，又溫柔，會體貼你，安慰你，幫助你

的。』她好像故意用了那使人沈醉的聲音。

陳真彷彿感到她的熱氣直噴到自己的臉上來，不覺掉過頭看她一眼。他的眼光和她的遇着了。她的眼光太強烈，他不敢拿自己的去和她的相碰，便連忙掉開，但他已經明白了。他的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他極力拿各種思想去鎮壓牠。他呆望着天空，看那一輪圓月在碧海似的空中航行，一面用了大的努力笑着回答說：

『你放心，不會有人來管這種無聊的閒事。』

『陳先生的嘴比他的文章還厲害，』張若蘭在旁邊笑着插嘴說。

『他這張嘴素來不肯放鬆人，他最愛和人吵架，我們常常被他挖苦得沒有辦法。今天也算遇着對手了，』周如水愉快地附和着張若蘭的話，一面和陳真開玩笑。

「這有什麼厲害？這不過是強辯。而且他已經在逃避了，」秦蘊玉裝出嗔怒的樣子說。她看見陳真不答話，只顧在旁邊微笑，就引誘似地再逼着問道：

「倘使我來管這閒事，我來給你介紹一個，你說怎樣？」

陳真把臉望着天，但他依舊覺得那一對眼光在搔着他的臉。他微笑着，用力來鎮壓他的紛亂的心曲。他勉強地說了一句：「好罷，謝謝你。」他聽見周如水在接連地詢問：「誰？是誰？」又聽見張若蘭微笑說：「我知道蘊玉的花樣多。」他心裏暗暗笑着，這時他已經恢復了平靜的心境。他便低下頭裝着不懂的樣子挑戰似地追問了一句：「那麼，密斯秦，你給我介紹誰呢？」

秦蘊玉起初只是微笑不語，後來便提高了嗓子說道：「但是，陳先

生，你還沒有答覆我先前的問話呢！要你先來求我給你介紹，要你先答應我你真正要一個女朋友，我才告訴你這人是誰。」

「然而我要先知道這人是誰，才肯回答你的問話。」陳真故意這樣地固執着。

於是這兩人開玩笑地爭執起來，起初張若蘭和周如水帶笑地在旁邊望着，後來他們也加入在中間說了一些話，這樣就漸漸地把話題引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

不久月亮進了雲圍，天頓時陰暗起來，陳真很想早些回家，便藉口說怕要落雨提議回旅館去。他們剛剛到了旅館，天就落起一陣大雨來。

陳真因了雨不能夠回家，只得留在海濱旅館，就睡在周如水房裏的那張大沙發上面。

電燈扭熄了，過了好些時候，周如水還在牀上翻身，陳真忽然在沙發上面低聲咳了兩三下。

『真，真，』周如水低低喚了兩聲。陳真含糊地應着。

『真，你看你近來身子剛好一點，現在又傷風了。你這幾天夜裏常常咳嗽嗎？』周如水關心地問。

陳真的咳嗽聲止住了，他平靜地回答道：『並不一定，有時候咳，有時候也不咳。不過我平常每夜總是要弄到兩三點鐘才睡。』

『爲什麼要弄到這樣遲呢？你也應該保重身體才是，』周如水同情地說。

『然而事情是那樣多，一個人做，不弄到兩三點鐘怎麼做得完？』陳

真的聲音開始變得苦惱了。

『事情固然要做，可是身體也應該保重才是，你的身體本來很弱，又有病，』周如水勸慰道。

『但是事情是彼此關聯着的。我一個人要休息，許多事情就會因此停頓。我不好意思偷懶，我也不能夠放棄自己的責任！』陳真的苦惱的聲音在空中顫抖着。

『其實，像你這樣年青，人又聰明，家裏又還富裕，你很可以再到外國去多讀幾年書，一面又可以保養身體，你在日本也只住過半年呢！……你爲什麼這樣年青就加入到社會運動裏面？』

『我已經不算年青了，今年有二十三歲了。不過我在十四歲時候就有了這獻身的慾望。』

『十四歲？怎麼這樣早？』周如水驚訝地問，『怎麼你以前不告訴我？這樣早！我想你過去的生活也許是很痛苦的罷。你以前並不會把你的過去的生涯詳細告訴過我！』

『個人的痛苦算得什麼一回事？過於看重自己的痛苦的人結果就做不出一點事情來。你知道我生下來就死了母親，孩童時代最可寶貴的母愛我就沒有嘗到。自然父親很愛我，我也愛他，可是他一天忙着許多事情，當然沒有時間顧到我。從小孩時代以來我就追求着人間的愛了。……那富裕的舊家庭是和專制的王國一樣地黑暗，我整整在那裏面過了十六年。我不說我自己在那裏受到的痛苦，我個人的痛苦是不要緊的。我看見許多許多的人怎樣在那裏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有的甚至沒有享受到青春的幸福。我又看見那些人怎樣專制，橫行，傾軋。我是有血，有肉，有

感情的人，從小孩時代以來我就有愛，就有恨了。……我的恨是和我的愛同樣深的。而且我出了家庭進了社會，我的愛和我的恨都變得更大了。這愛和恨磨難了我這許多年。我現在雖然得了不治之病，也許很快地就逼近了那生命之涯沿，但我已經把我的愛和恨放在工作裏面，文章裏面撒布在人間了。我的種子會發起芽來，牠會生長成熟的。那時候會有人蒙着我的愛，蒙着我的恨……」他說到這裏又發出一陣咳嗽。

在黑暗中看不見什麼，但周如水彷彿覺得自己是看見了陳真在那裏和死的陰影掙扎的情形。後來他又覺得陳真已經走進墳墓裏了。在那沙發上沒有一點聲音。一陣恐怖和同情抓住了他的心，他竟然流下淚來，爲了他的朋友。「真，真」他接連叫了兩聲，聲音很悲慘。

「什麼？」最後陳真驚異地回答。

他沈默了半晌說不出一個字，過後他費了很大的力量纔說出了下面的話，而且這不是說出的，是掙出來的：『你睡罷，你需要休息，我是不要緊的，我一天又不做什麼事。只是你應該多多休息呢！』又說：『是不是沙發上不好睡？我們兩個交換一下，你來睡床上好嗎？』他預備下床來。

『不要緊的，這裏就好。你不要起來。』陳真接連地說，表示他一定不肯換。

周如水知道陳真的性情，便不起來了。他只說了一句：『好，你快快去罷。』說了他不禁在床帳內低聲哭起來。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周如水就醒在床上。他聽見陳真在沙發上翻身的聲音。

『真，』他低聲叫。

陳真在那邊應了一聲。

『你昨晚睡得還好嗎？』他揭了帳子問，陳真面向着裏面，躺臥在沙發上。他看不見陳真的臉。

『昨晚至多不過睡了四個鐘頭，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

『那麼你現在好好地睡一覺罷，』周如水用溫和的聲音勸慰道。但過了一刻他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對陳真說：『你在想秦蘊玉，所以不能夠睡覺嗎？』說了忍不住撲嗤一笑。

『秦蘊玉？』陳真驚訝地多少帶點興味地問，『你怎麼忽然會想到她？』

周如水忘了昨天晚上陳真的一番話。他的腦裏只浮現了那明眸皓齒的女郎的面影，畫得淡淡的眉毛，染了口紅的小嘴，時而故意努着嘴，時而偏

了頭，兩個明亮的眼珠光閃閃地在人的臉上轉，還有……他忍不住微笑地對陳真說：『我看她頗有意於你。』

『有意於我？』陳真忽然像小孩似地笑了起來。『你會這樣想？真笑話！她不過和我開一次玩笑罷了。』

『不見得罷，看她對你的那樣子，連我也羨慕呢！』

『那麼你去進行好了，』陳真說着又笑。

周如水沈吟了一會兒纔說：『老實說我也很喜歡她，不過我已經有了張若蘭，我不會和你爭。我勸你還是趕快去進行罷，不要失掉了這個好機會。』

陳真只是笑了笑。

『你承認了嗎？』周如水更得意地說。

『算了罷，不要開這種玩笑了。』

『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呢！』

『那麼你想我能夠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那裏得到些什麼呢？』

過了一刻靜寂的時候，鐘響了，他們也並不注意究竟敲的是幾下。

『真！』周如水用感動的聲音說，『我勸你還是去進行好，你的工作太苦了，你應該找個愛人，找個能夠愛你的伴侶來安慰你才好。秦蘊玉說得很不錯，你也該在異性的愛情裏去求點安慰。你不該只拿陰鬱的思想來培養自己。你文章裏那股陰鬱氣真叫人害怕！而且我以為她也很了解你。你究竟還年青，你也應該過些幸福的日子，你也應該享受點女性的溫柔的愛護。一個人生活到世界上來究竟不是只給與，而不領受的。這意思你該懂得。』周如水這時候忘記了他自己也是完全不懂得這意思的。

『你何必這樣自苦呢？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況且連平日勸人刻苦自勵的李劍虹也以爲你不必故意過活得那麼苦。』周如水看見陳真不答話，便加了這兩句。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陳真歇了一些時候纔慢慢說，聲音微微抖動着。『然而我們是完全兩樣的人。你需要一個女人，你有了她，你的性情也許會改變一點，也許會多少做一點事出來，因爲你現在好像是一隻斷篷的船，你是需要一張篷的，』聽到這裏周如水要分辯，但剛剛開口又被陳真攔住了。陳真繼續着說：『我呢，我需要的是工作。我的問題不單是異性愛情所能夠解決的。並且這樣整日地勞苦着，還嫌時間不夠。哪裏還有時間去和女性講戀愛。……我生在這世界上來，不是當作一件奢侈品。我希望將來我把我的短促的生命交還與創造者的時候，我可以坦然地說：

「我並不曾浪費地過着我這一生，」至於女性的愛護，這雖是值得願望的東西，但我却無福享受牠，還是讓別人去領略罷。」

周如水歇了歇沈思了一會，纔鼓起勇氣說道：「你的話固然也有道理，然而你也該知道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像你目前這樣地拚命做，固然會有點成績。但是爲了這你就犧牲以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歲月，也值得。活得好一點，可以活得久一點。活得久一點，做事物的時間也就多一點。算起來，你的生活方法也並不經濟。而且你應該知道我們大家都愛護你，都希望你活得很好，過得很幸福。」

周如水的聲音微微顫動了。他的樣子非常誠懇，把陳真也深深地感動了。陳真幾次想打斷他的話頭幾次動着嘴，但終於靜靜地傾聽下去了。直到周如水閉了嘴，他的話語還在陳真的心上飄盪。陳真感到一陣暖熱，好

像有什麼東西正從他的心裏不住地往外發散。他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於是眼淚奔流似地淌了出來。他連忙把身子重翻到裏面去，不讓周如水看見他的眼睛。他靜了一會兒，等到眼淚乾了時纔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然後努力地回答道：

「我知道，你的話我完全知道。老實說我也很明白你們所說的道理。但是我的熱情毀了我。你們不會了解：當那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的時候，我是怎樣地過着日子！那時候我只渴望着工作。那時候一切我都不會顧及了。那時候我不再有什麼利害得失的觀念了。連生命也不會顧及的。那時候只有工作纔能夠滿足我。我這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熱情一旦燃燒起來溶化了雪，那時的爆發，連我自己也害怕！其實我也很明白怎樣做才好，怎樣做才有更大的效果，但是做起事情來我就管不了那許多。

我永遠給熱情蒙蔽了眼睛，我永遠看不見未來。所以我甘願爲目前的工作犧牲了未來的數十年的光陰。這就是我的不治之病的起因，這就是我的悲劇的頂點了。』陳真的苦惱的聲音在這靜寂的房間裏絕望地戰抖着，使得周如水的心裏也充滿了絕望。

『你使我想到了阿志跋綏夫小說朝影裏面的巴沙……』周如水悲聲地說了這半句，正努力想接着說下去，却被陳真的驚叫聲打岔了。

『巴沙？怎麼你會想到巴沙？我和他完全不同，而且我也不會像他那樣，就死得那麼早！』陳真悲痛地驚叫起來，聲音抖得更厲害，而且很悲慘，這裏面充滿着追求生命的呼號，把房間裏的空氣也變成很悲痛的了。

周如水被悲痛的空氣包圍着，他在苦惱的思想裏打轉，找不着一個出路。但是他突然明白了。他知道就在這一刻陳真對於生活，對於世界上的

一切，甚至對於女性都很留戀。他自己決不願意拋棄了這一切而離開世界，但事實上他終於拚命拿工作來摧殘自己的身體，驅着自己一天一天地逼近墳墓去。

「他爲什麼有這樣大的矛盾？難道他的愛和恨竟然是這樣厲害嗎？」周如水苦痛地，絕望地想着，他覺得這個謎是愈過愈難解透了。

又過了一些靜寂的時刻，四周的人聲漸漸響了起來，好像全個旅館的人都起身了似的。陽光從白紗窗帷射進了房裏，照在寫字臺上面。陳真突然翻身坐了起來，臉上完全沒有悲戚的表情。他堅決地咬了咬嘴唇皮，簡短地說：「這些事情不必去提說了。」過後又加了兩句：「過去的事就讓牠埋葬了罷。在我們的前面還橫臥着那一條走不完的長路！」於是走到周如水的床前揭了帳子看。他挺直地立着，好像身體內具有着絕大的力量。臉

上的表情是堅忍而確定，沒有半點猶豫，沒有半點畏怯。這使得周如水不禁疑惑起來：怎麼這小小的身體內會容得下那如許多的愁苦，而在表面上又是這樣平靜，這樣堅定。他開始不能夠理解了。他感動，他佩服，他幾乎要崇拜這個人。他想他自己無論如何是做不到這樣的，因為近來每一想到自己身上，那複雜的問題就來了，而且變得更加複雜。他呆呆地望着陳真的堅定的臉，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他想現在就從陳真那裏他也許會得到一兩句有力的話來解決他的複雜的問題，便微笑着問：『你說我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解決纔好？』他熱烈地期待着陳真的回答。

『你的問題？好，我且先問你：你究竟要不要女人？』陳真勇敢地問道。

『如果我決定不回家，我當然要找一個女人纔行。』周如水的回答依

舊是猶豫不決的。

『又來了，』陳真稍微停了一下，又笑着接下去，『那麼你究竟愛不愛張若蘭？』

他微笑着，沈吟了半晌，纔點了點頭回答說：『我想我是愛的。』

『你說說看，她對你怎樣？我看她對你的態度很不錯，是不是？』

周如水笑着點頭，默默不響。

『那你去和她結合好了。你已經正式向她傾吐了你的愛情嗎？』

『這可沒有，』周如水率直地回答道：『我只是偶爾隱約地對她作過暗示。我屢次想明白地對她表示我的愛情，却總沒有這勇氣。而且似乎還早一點。』

『你現在還等着什麼呢？你的年紀不小了，也該拿出一點勇氣來。』

陳真忍不住嗤笑起來，「只是隱約的暗示有什麼用處？無論如何終於免不掉有明白表示的那一天。你現在正有好機會，不要讓牠失掉。我勸你還是馬上去進行罷。不要再遲疑了。」

「進行倒是應該進行的，」周如水微笑地自語着，似乎又在沉吟了。「進行了又有什麼結果呢？」這是在問他自己。

「有什麼結果？」陳真又笑了，「不是成功，就是失敗！」歇了歇他又加一句：「我看你很有成功的可能。」

在陳真的意思，周如水的成功是很有把握的。而且他相信這成功的預言一定會給周如水帶來更大的勇氣。誰知道事實上却是恰恰相反。說到成功，便是更加逼近現實，逼近現實就是要從思想的範圍走入行動的領域，這就是要下一個最後的決定，再無法遲疑了。像他這樣的人是不能夠如此

輕易決定的。他又開始猶豫起來了。他覺這猶豫是很有理由的，因為在輕率的決定之後，於是她就會正式地走進他的生活裏來，他便不得不把他的生活方式多少改變，而和她共同過那未知的新的生活。過那新的生活是需要着新的勇氣的。他自己究竟有沒有這勇氣，他現在確實沒有把握了。而且他還不會把自己的身世真實地告訴她，在平時談話之際，他只暗示地對她表示他沒有結過婚。他這樣做，並不是存心欺騙她，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他也许是因爲自己希望事實應該是這樣，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把夢想當作現實了。但是如今要和她結合，就不能夠再隱瞞她了。在兩個共同生活的男女中間不能夠有祕密存在的，那麼他應該先把這真相告訴她，就應該馬上去告訴她。要去承認自己以前說了謊，他是沒有這勇氣的，而且她知道這事以後的態度怎樣，他此時也想像不到。她也許

會因此懷恨他，鄙視他。他是不能夠忍受這打擊的。總之，想來想去，顧慮愈多，歸根結底，還是「沒有勇氣」四個字。他似乎感到絕望了。

「成功？不見得罷，」他畏怯地，懷疑地說，「她要是知道我家裏有了妻子——」

「有妻子，這有什麼關係呢？」陳真搶着說，打斷了他的話。「只要她真正愛你。況且你實際上可說和家裏的妻子完全脫離了關係。」

「你想一個少女肯嫁給一個有了妻子的男人嗎？」

「要是她愛你的話，還有什麼肯不肯？」

「但是我以前並不會和她說過真話。」

「那麼現在告訴她好了。」

「她也許會恨我，怨我。」周如水變得更畏怯了。

那麼你就請她原諒你，要是她連這個也不能夠諒解，那麼就率性拉倒也痛快。『陳真這時候已經不能夠忍耐了，但他還極力捺住煩躁說了以上話，他希望着周如水不會再有什麼花樣。

『我想她未必肯原諒我，既然明明知道這個，又何苦和她完全拉倒，留着現在的這樣關係也是好的。況且我的問題太複雜了，一時也還無法解決。要和家裏的妻子完全脫離關係，良心上也未免太過不去，所以我想還是讓我慢慢地仔細斟酌一下。』他說着顯露出十分焦急十分認真的樣子，把他平日的那種化小事爲大事的態度完全表現了出來。過後他又沈吟地自語道：『但是沒有她，我以後又怎樣能夠生活下去！這幾天爲了她我連事也不能夠做。』接着又讚嘆地說：『那肉香，那少女的肉香！』於是嘴唇上浮出了笑容。

陳真極力咬着嘴唇皮，爲的是不要說出一句話。他明白和這個人說話是完全沒有用處了，只是白白地花費自己的時間。他曾經懷着一顆青年的直率的心想把這人的眼睛撥開，使看見自己的處境，使明白怎樣纔可以給自己帶來幸福。他爲這人的前途焦慮，而且把這人的幸福當作他自己的幸福給指示了到幸福的路，然而這人卻拿良心和複雜的問題來做護身的盾，把一切的勸告都當作敵箭似的擋開了。對於這人，他如今還有什麼辦法？他們完全是兩樣的人，兩個時代的人，是沒有在一起的可能了。他從這人那裏得不到一點東西，而且他也不能夠幫助這人，不能夠給他什麼東西。於是橫了心，沒有一點留戀，他坦然地和周如水告辭走了；他甚至沒有洗臉，而且不願周如水在床上怎樣大聲喚他，留他。他想他在短時間內是不會到這裏來了。

陳真走出周如水的房間，覺得精神也爽快了許多，於是大步走下樓，後來到了草地上。看見這座樓房牆壁上的金光，和地上的一片新綠，他便忘了方纔的事。他正向大門走去，忽然有人在後面叫他，是女性的清脆的聲音，異常清楚的『陳先生』三個字。他回過頭看，在二樓的一間房間裏窗戶前站着秦蘊玉。她露了上半身，看得出來那水紅色翻領紗衣的一小部分，沒有畫眉毛，沒有染口紅，臉上是新鮮的顏色，在蓬鬆的濃髮下面顯得很是白膩。她把兩手放在窗台上，看見他回頭，便用右手對他招手。

他轉過身子，回頭走了幾步，離那窗戶比較近一點，爲的是聽話方便。

『出去散步嗎？』她微笑着問，用一隻手在弄耳後的髮根。

『不是，是回去了，』陳真也笑着回答。

『回去？』她故意做出驚訝的樣子問道，『爲什麼這樣早？不多玩幾天？』兩個眼珠光閃閃的只顧在他的臉上打轉。在她的旁邊又露出一個面龐，是張若蘭的。

『陳先生多玩兩天不好嗎？你只住了一個晚上呢！』張若蘭笑着說，她的挽留的樣子很誠懇。

『不行，我今天有事情。下午我還約了朋友到我家裏去。』陳真這樣推辭說，但在心裏他卻想：『和你們玩有什麼意思？我不是一件奢侈品。那還是讓給周如水去做罷。』他便轉身往外面走。

『陳先生，』秦蘊玉在後面叫。

他應了一聲站住了，轉過身子，正看見秦蘊玉對他微笑。張若蘭的臉從秦蘊玉的耳後露了出來。秦蘊玉不說話，只願望着他笑，過了一會兒，

她纔說：「不，不，忘記到我家裏來玩呀！」

陳真應了一聲，又點了點頭，纔轉身往外面走。正走到大門口，他自動地回過頭往那窗戶看，她還立在窗前望他。她又和他一揮手，便掉過頭在張若蘭的耳邊說了些話，然後又轉頭去看他，他還立在大門前。

走出大門，他好像離開了一個世界，她們的面龐和聲音都彷彿還留在他的腦裏，他覺得不忍馬上就離開她們，對她們多少還有點留戀。但過了一些時候，別的思想又開始來侵襲他，她們的面影漸漸地淡去了。他低聲自語道：「永別了，你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他覺得心裏很暢快，他便不再去想她們了，好像她們並不會存在過一般。

## 六

一個多星期以後陳真又到海濱旅館去找周如水，要他翻譯一篇日文的文件。陳真以爲拿點這樣的事情給周如水做，也許會給這個人一點鼓舞。

他到了那裏，扭開門進去，却看見周如水正把頭俯在寫字檯上。

他叫了兩聲『如水』，周如水並不答應。他走到周如水的身旁，聽見



了抽泣的聲音。這人哭了！他很奇怪這人爲什麼要哭？他想也許是張若蘭對他有了什麼不好的表示。但一轉眼間他瞥見一個舊式信封躺在桌子上。他記起了昨天曾替周如水轉了一封掛號信去，是周如水的父親寄來的。他想周如水的哭一定與這封信有什麼關係。他以爲周如水馬上就會抬起頭來，便靜靜地在旁邊等着。但過了一些時候並沒有一點動靜，他不能夠再等了，便拍周如水的肩叫他抬起頭，說有話要對他說。

周如水果然把頭抬起來，臉上滿是淚痕。他望着陳真，眼裏閃着憂鬱的光，臉上帶了求助的表情，口裏還在抽泣。

陳真從沒有看見過周水如哭得這樣傷心，他也很感動，他覺得自己的心也有點酸痛了。他待要勸慰他，卻又想不到用什麼話纔有效力。他只是同情地說：『如水，什麼事？你哭得這樣厲害！我可以給你幫忙嗎？』

周如水嗚咽着，不說話，取了桌上的信，遞在陳真的手上。陳真接了信，急忙抽出信箋，急急地讀完了。

這是周如水的父親的來信，說他的母親病了，日夜思念着他，要他馬上回去，父親已經在省城裏給他找到了一個位置，是財政廳的一等科員，希望他即日回去就職。信紙共有五大頁，滿紙都是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話；說來說去，無非是在外面讀了這許多年的書，又到東洋留過學，當然應該回省來做個一官半職，以便將來向上發達，揚名顯親，這纔是正理；如果老是在外面飄蕩，一事無成，未免辜負了父親培養子弟的一番好意。從這紙上可以看出一個嚴厲的父親在訓斥他的兒子。

陳真一字不遺漏地把信讀了，他愈讀下去愈是氣。他幾乎想一把就將信紙撕碎，但仍捺住憤怒把信遞還給周如水，一面問：『你現在預備怎樣

辦？」

『我想回去，』這是周如水的回答，他還在抽泣。

這回答完全是陳真所料想不到的。這就像一瓢冷水潑在陳真的頭上，他感到一陣不舒服。他很氣憤，便簡短地說：『好！』又問道：『幾時動身？』

周如水好像不會聽見似的，他看也不看陳真一眼，過了一些時候，他依舊悲聲對陳真說：『父親要我做官，我是不願意做的。』

『這樣我看你回去的事恐怕有點成問題罷，』陳真冷笑說。

『但是我母親病了，我又不能不去看她，回去是天經地義的事。』他說着，似乎有一種自比爲孝子的氣派，這不但引不起陳真的同情，反而使他討厭起來。他想：『好一個孝子！』這不是讚嘆，這是輕視。

『那麼做官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這樣纔不致辜負父親的好意，』  
陳真依舊冷笑說。

『我也是這樣想，』他茫然不加思索地說，也不知道陳真是在譏笑他。但又加了一句話道：『不過做官，我是不願意的，你知道我素來就討厭做官的人。』

陳真冷笑着，然後說：『要是土還主義者還到都市裏去做了官，官就不會使人討厭了。要是童話作家進入了財政廳，豈不是財政廳的大小官吏都會回復到童心生活去了嗎？』他說了忍不住笑起來。

這一次周如水明白陳真是在譏笑他了，便憤憤地說：『我這時心亂如麻，你不但不能給我幫忙，反而來譏笑我！』

『你既然已經這樣決定了，還用得着我來幫忙嗎？』

『我什麼時候決定的？這時候我連一點判斷力也沒有了。你得給我想想辦法。你得替我決定一下。我真不知道怎樣纔好。老實說，要回去，我捨不得離開張若蘭；不回去我又覺得對不住母親。母親辛辛苦苦把我撫養成成人，我從來沒有報答過她的恩。她病了，要我回去，我怎麼能夠說個「不」字呢？……然而一回去，什麼希望，什麼主張，都得拋在腦後了。尤其是那愛情。拋撇了張若蘭去和那無愛情的女子一起生活，現在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你想我怎麼能夠決定呢？……』

陳真這一次並不笑周如水了，卻莊重地用同情的聲音對他說：『我說你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回去。你母親的病並不厲害。不過是想看看你罷了。你將來可以設法把她接出來。那麼你可以和張若蘭結合，你又可以和母親住在一起。豈不是雙方面都顧到了嗎？』

周如水茫然，似乎不懂得陳真的話，但過後卻又接連地搖頭表示這計劃是不行的。他便自己去思索，去思索一個更好的計劃，而實際上他的思想只是在「良心」，「理想」，「幸福」這幾個新名詞上面盤旋。

陳真不再說話了，他知道在這裏他的話是沒有絲毫的用處。他打算馬上離開這裏，但又記起了他此來的使命，便把文件取出來對周如水說要他翻譯。

「我這一晌來心裏總是不能夠安定，此刻更是心亂如麻，一個字也寫不出，」他說着便把原稿拋在桌上，自己離了坐位，在房裏大步走起來，樣子很是煩躁。

「那麼我明天叫人來拿，」陳真說，以為這一定不成問題。

「明天？你把原稿拿回去罷，我一個字也寫不出。」

『那麼後天來拿也可以，總之你非把牠翻譯出來不可，我本來可以找仁民翻譯，但是瑤珠這兩天病得厲害，他沒有工夫，所以非找你不可！』

陳真懇切地對他說。

『翻譯，』他苦惱地唸着這兩個字，過後又激動地自語道：『翻譯，也許我明天就會自殺，我的身子就會不存在於這世界上了，我還要管別的閒事？』

陳真看見這樣子，知道他是不肯答應了，而且據情形看來即使他肯答應，快，也要一個多星期譯完；慢，也許會耽擱到兩三個月，還不如自己動手來譯好些，雖然忙一點，倒也痛快。至於周如水，這人一生就沒有做過一件痛快的事，說到自殺這一層倒也不必替他擔心。他連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沒有勇氣來解決，哪裏還有勇氣自殺！

這樣想着，他覺得再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了，便收起了文件，不和周如水說一句話，就往外面走。但他還不能夠忘記周如水，還在想周如水的事。已經走出大門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覺得找到了一個好辦法，便又回到旅館去。

這一次他走到二樓十九號房間的門前就停住了。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裏面沒有應聲。他又重重地連接敲了幾下。

「誰呀？」裏面傳出來這熟識的女性的聲音。

「是我，」他沉重地應了一聲。

裏面起了脚步声，門開了，是張若蘭的疲倦的臉，眼皮微微下垂，頭髮蓬鬆着，左邊太陽角有一團淡淡的紅色印迹。她好像是剛從午睡中醒過來。那件翻領紗衫的衣角上有幾條凌亂的皺紋。

她把他讓了進去，似乎有點驚訝他的一個人的來訪，但依舊很客氣地接待他。

一則是剛從睡夢中醒來，二則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三則是彷彿預料他此來定有什麼不尋常的使命，她雖然坐在他的斜對面，卻有點不好意思地微微低下頭，用手去摺弄衣角，不時略略抬了眼和他談兩句話。

『到底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不過和秦蘊玉又不同了。』陳真一面說話，一面冷眼觀察她的舉動，不覺有了這樣的思想。他找不出許多閒話來對她說，後來便直捷了當地說出他的來意。

『密斯張，我來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你不會怪我唐突罷？』一則因為這事情頗為重要，二則他又怕她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說話時不免現了激動的樣子，聲音也有點戰抖。

張若蘭本來抬了頭在看他，突然間聽了他的話，臉上略略起了紅雲，她把頭埋下去，也用顫動的聲音慢慢說：『陳先生，有什麼話請儘管說，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來和密斯張談的是關於愛情的事……』他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一下，偷看她有什麼舉動。

她的臉更紅了，她以為她知道了他的來意，心裏怦怦地跳動。不知道要怎樣回答他纔好。她便抬了頭很快地把眼光在他的臉上掃了一下，然後故意驚訝地問：『愛情？陳先生要和我談關於愛情的事？』又抱歉似地解釋說：『可惜我絲毫不能夠給陳先生幫忙。我對這事情全沒有經驗。』

陳真早已恢復了平靜的狀態，聽了這樣的話，不覺暗地竊笑，他想：『這又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慣技了。看她怎樣掩飾！她也許以為我在打

她的主意罷。」他便接着說：『我這次是爲了如水來的。密斯張對他的態度，我已經知道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通統告訴了我。』其實這一句是謊話，周如水所告訴他的只是一部分。他這時候急急地說話，爲了不要被她打岔，他自己也不覺得這是謊話了。『他現在陷在絕大的苦悶裏面。只有密斯張可以挽救他。他的問題是只有你可以解決的。我知道密斯張愛他，那麼你一定願意幫助他的。……我很了解他，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好到了無用的人，其原因是他自以爲有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他又沒有勇氣來解決牠。……密斯張也許還不十分明瞭他的身世，他的環境，而且他曾經對你說了謊。』於是他接着把周如水的身世詳細敘述了一番，過後又說：『他的這個「複雜的問題」纏住了他的頭腦，使他動也不能夠動。這問題一天不解決，他也就一天得不到幸福，而且永遠不能夠做一點事情，永遠是一

個沒用的好人。……其實在我看來這問題本來是容易解決的。而且密斯張你又是這問題裏的一個重要腳色，所以要解決這問題，你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只要你肯答應，一切都有了辦法。一個女人是知道怎樣來處置這問題的。……』

她不答話，甚至不抬起頭來。

『我知道密斯張是和普通一般女子不同的，我又知道密斯張是真誠地在愛如水，所以我纔來要求你做一般中國女子所不肯做的事，我希望你像斯拉夫的女性那樣，來愛護他，拯救他，鼓舞起他的勇氣，使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來創造新的生活。我知道你能夠這樣做。』

她仍然不答話。

『我之所以這樣冒昧地來和你談話，是因為從前聽見劍虹說過你的思

想和我們的很接近，你自己也說讀過我的文章，我的這心情你該可以了解罷。」

她依舊不說話。

「你也許會奇怪他爲什麼不親自來向你表白他的愛情，他是沒有這勇氣的，這要請你原諒他。……他在日本時也曾愛過幾個女子，可是他終於沒有勇氣向她們表白愛情，結果是看見她們和別人結婚而自己躲在家裏痛哭。……總之在他的問題未解決以前他一生都不會有這勇氣。要是你真正愛他，真正願意救他，你便應該自己先向他明白表示。這在別的女子也許是不可能的，在你，我想該可以做得罷。」

她只是不開口。

「你也許是並不愛他罷，也許是曾經愛過他而現在後悔罷。那麼我錯

了；我不該拿這些話來麻煩你。請你原諒我，我把你打攪了這許久，『陳真最後苦澀地說，他預備站起來走了。

忽然她把頭抬起來，臉色變得更蒼白了，兩顆大的眼淚嵌在眼角，淚水沿着面頰慢慢地流下來，她那兩隻長睫毛蓋着的大眼很快地時開時閉。她嗚咽地但仍堅決地對他說：『你的話我都聽懂了。……你的好意我會永遠記着。我答應你一定照你的話去做。』她的口又閉住了。他們對望了好些時候，從眼光裏交換了一些用話句表示不出的言語。

陳真別了她出來，走在路上不覺對她起了從來未有過的好感，他想：『雖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究竟也有她的美點呵！』同時他又想到周如水的事，覺得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他以後很可以放心了。這究竟算是了卻一件事，自己的心裏也很覺暢快。

七

第二天早晨張若蘭來約周如水到樹林裏去散步。兩個人一道出去了。在路上他們很少談話。周如水的樣子很憂鬱，不再像平日那樣有說有笑的。而張若蘭也有些激動，她還在心裏盤算怎樣和他談那決定的話，同時一面關心他的舉動，一面想到自己和他要談的話，又有點害羞。

在途中有陽光，有花樹，有鳴叫的鳥，有綠的菜畦；這些他們都不會注意到。各人都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但漸漸地周如水的臉上的愁容消滅了。他開始和張若蘭絮絮地談起話來，談的依舊是自然界的美，土還主義等的那一套舊話。後來他們走到了樹林。

走進了樹林，沒有一點人聲，只聽見高樹上的鳥聲和蟬鳴，偶爾還可以看到一隻松鼠在樹枝上跳來跳去。這時候周如水便與高彩烈地談起他的林間學校的計劃來，但他的話忽然被張若蘭打斷了。她帶了關切的樣子問：『周先生，你這兩天爲什麼總是悶悶不樂？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嗎？』好像有一瓢冷水對準他的頭腦直傾下來，他的興趣頓時減退了。愁思又突然佔有了他。他憂愁地回答道：『家裏有信來，說母親病了想看我，要我回去。』

「那麼你究竟回不回去呢？」她的聲音戰抖着，很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想回去，因為不回去良心上是過不去的。」他認真地，甚至做出了孝順兒子的樣子回答道，然而聲音裏面依舊充滿了苦惱。

她覺得希望已經去了一半，自己陷在失望的懊惱中一時說不出話來。她有點氣惱，她怪他有了這樣的決定，事前竟不告訴她，而且現在說這句話時也沒有一點留戀的樣子。「你已經完全決定了嗎？」她半悲傷半氣憤地問。

「還沒有決定呢，因為父親要我回去做官，我是不願做官的。」

她本來想在「因為」之後他一定會說出某樣某樣的話，然而事實上她聽見的只是「做官」。她差不多悲聲地說：「單是因為不願意做官一件事

情你纔不肯回去嗎？」

他心裏想：「不單是因爲不願做官，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捨不得離開你呢！」但口裏卻說：「沒有了！還會有什麼原因呢？」他沒有胆量說出實話來。

張若蘭站在一株大樹下面不走了，眼裏幾乎淌出淚來，她悲聲追問一句：「真的沒有別的原因嗎？」

「當然沒有了，」他簡短地說。他有些慌張起來，他想說別的話，然而他的嘴不聽他的指揮。他這時只顧在替自己打算，完全沒有注意到她的表情，也不去了解她的心情，否則他就會明白她的來意的。

這一次她的眼裏真正淌了淚。她想換上一個別人，那人看見她這樣，也會憐憫她，也會和她說真話，但是他卻凜然立在那裏，似乎一點也不動。

心。她不覺迸出了下面的一句話：『到了這時候你還不肯說真話嗎？』

他驚異地望着她出神，自己似乎呆住了，全不明白她的意思，他還強辯說：『我有什麼真話不告訴你？』不過聲音裏却洩露了他的悲哀，他的焦慮，他的恐怖。

『我知道你家裏有妻子，』這一次她似乎鎮靜多了。她記起了她允許陳真的話，她便極力壓抑下了一切的雜念，以平靜的溫柔的心來和他談那決定的話。

他起初還想分辯說他家裏並沒有妻子，但話未出口又被他嚥下去了。他的眼裏也湧出了淚，他不僅爲她而哭，同時也爲了他自己的被傷害了的驕傲而哭。

看見他哭，她的心也軟了，同時她的心裏還充滿着對他的愛情，她又

忘了自己，帶了悽然的微笑說：『有沒有妻子，這倒不要緊，真正的愛是要超過這些關係而存在的。我愛你，知道你也愛我，那麼，其餘的一切都不會有問題了。』她愈說下去聲音愈低，但他依舊聽得很清楚。她慢慢地住了口，就好像她是把話語放到遠方去了似的，那餘音還在空中飛舞，還在他的心上飛舞。她的眼睛裏現了悲和喜的淚光。她的臉上起了一層薄的紅霞。

他聽了這些連夢裏也不會聽過的溫柔的話語，臉上頓時發光起來，他走近她一步，驚喜不堪地說：『若蘭，你真的這樣愛我？你的愛真超過那一切的關係嗎？』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想伸過手去摟她，但他的手馬上就發起戰來，牠們不敢動一下。結果他除了說話而外，就沒有什麼舉動。

她溫柔地，愛憐地望着他，聲音朗朗地答道：『是，我爲你可以犧牲

一切，但總得使你做一個有用的好人。」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驚訝地問道，聲音抖得更厲害。彷彿那即來的幸福在戲弄他。

她望着他笑了笑，用她的柔和的眼光愛撫着他的臉，然後說：「這就是不贊成你回去做官，而且幫忙你把現在的生活方式改變過。要你好好地振作起來……你的一切，你過去的一切，陳先生昨天都告訴我了。」

「若蘭，你居然是這麼好，我真想不到……」他感動地叫了起來，他幾乎要撲過去抱她，吻她。但是他太激動了，他不能夠做一件事情。他只是漲紅着臉，圓睜着眼睛氣咻咻地望着她，半晌說不出話來。

她不轉眼地看着他，對他微笑，就像把他當作一個小孩子似的，她微微搖着頭，溫和地說：「人在戀愛的時候都是這樣。我們女人在這樣的年

紀是迷信着愛情的。這沒有什麼好或壞。我愛你 了解你。我要幫助你忘掉過去。』

他微笑了，汗珠從額上流下來，他摸出手拍去揩拭牠們，一面忘了自己地繼續說着：『我疑心是在做夢。這不是一場美麗的夢嗎？……你來了。……這比童話裏的夢還美麗。』

『我起初還不知道你的過去生活是那麽憂鬱的。你過去太苦了。』她愛憐地望着他，安慰他說。『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那些事情？你爲什麼這一晌來死死地瞞着我？要不是陳先生對我說明一切，我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纔能夠彼此了解？』她說這些話，就像一個年青的母親在責備一個被溺愛的孩子。

一股猛然襲來的感情壓倒了他。他的心裏起初充滿了愛，後來就充滿

了感激。這種強烈的感情把他的武裝完全解除了。他第一次對她說了真實的話語：『若蘭，原諒我，我是一個懦弱無能的人。』這「懦弱無能」四個字從他的口裏吐出來，他自己也不覺得。但牠們却很響亮地在他的腦裏長久地迴響着。他剛剛有了絕大的勇氣，來接受她的愛，來獻出他自己的愛。然而他連什麼事都不曾做出來時這勇氣就馬上被那四個字打消了。他開始躊躇起來。母親的憔悴的面孔威壓地在他的眼前出現了。接着又是妻子的愚蠢的哀求的表情。『我怎麼處置她們呢？我們在這裏的結合母親決不能夠承認。我難道就肯爲了這個得罪母親而抱憾終身嗎？而且即使我爲她犧牲了家庭，我也算是欺騙過她一次了。她現在固然大量地寬恕了我，但是以後她會永久地相信我嗎？女人的心是善變的。況且是我自己辜負了她。』他這樣想着，彷彿就落進了黑暗的深淵裏似地，不覺從心底發出了

一聲很低很低的絕望的呻吟。

『如水，』她看見了他的苦痛的表情，她不明白他爲什麼驟然改變了態度。她便溫柔地挨近他，靠在他的身上，把她那愛憐橫溢的眼光看上去，看他的臉，低聲問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

周如水覺得自己陷在從未遇過的困難的境地裏面了。他的思想也來得很快。一個思想剛來到他的腦裏，另一個相反的思想馬上又接着來了。每一個思想都似乎是對的；又似乎是不對的，他剛剛伸手去摟抱她，立刻便又惶惑地鬆了手，甚至往後退了一步。他疑惑地自語道：『不能！這不可能！』他又苦痛地搖着頭絕望地說：『不能，這完全不可能。我一生完結了。』過後他又悔恨似地說：『我不配，我是一個懦弱的人。』他甚至不敢正眼看她。他沒有流淚，他却覺得淚珠直往他的心裏滾。

「爲什麼不能呢？爲什麼不配呢？既然我自己願意。」她起初驚訝地，關切地望着他。後來她覺得她開始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她便真摯地，感動地來開導他。

他也很感動。他對她再沒有疑惑了，他現在只有感激，只有愛。他願意立刻跪下去，把他的全量的愛獻給她。然而這時候良心又威脅般地來把他抓住了。不僅良心，還有她的母親，還有她的妻子，還有那過去的生活，還有社會上的一般人，這一切包圍住他。他的心裏起了猛烈的掙扎。他覺得快沒有力量支持下去了。

「犧牲，」這念頭就像一道電光掠過他的頭腦。他覺得自己又漸漸地強健起來。最後他下了一個決心毅然地說：「若蘭，我真後悔和你認識！我們今生是沒有緣分了。希望你以後把我完全忘掉。我們的結合完全是不

可能的。我應該回家去。我的責任是在那裏。」

他鼓起勇氣一口氣說了這幾句話，不敢看她一眼。停了片刻她正要開口，他却用抽泣的聲音說了一個『再見』，就跟跄地走了。他走得很快。他彷彿聽見她在後面哀聲喚他，他連忙蒙住兩耳。走進旅館時他還感到了一股道德的力量。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間以後他才倒在床上傷心地哭起來。她悲痛地望着他走了，沒氣力地把身子倚在樹上，半晌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兒纔在後面喚了他兩聲。但他連頭也不回，就轉了彎不見了。她懶洋洋地回到旅館裏，來時是兩個人，在歸去的路上就只剩一個孤零零的了自己了。一切的景物都帶了愁容，似乎都在憐憫她的不幸。

她一走進自己的房間，便取了信紙來，一面哭着，一面寫信給陳真。

陳先生：

我們今天在樹林裏演了一幕悲劇。我本預備把我的整傷的心獻給他，來幫助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來治療他的創傷，來鼓舞他的勇氣，給他創造新的生活，使他做一個勇敢的人，如你所希望我做的。我想要是我的愛能夠拯救他，如你所說的話，我願意把我的全量的愛給他，我可以不要一點代價，因為我確實愛過他。然而結果是我只給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我的愛竟不能夠幫助他一點。他流着淚離開了我，說了那使我至今想着還心痛的話。我也是一路上淌着眼淚回家的。我固然愛他。但是現在我們只得分開了。我不能怨他。我知道他還愛我，可是不相信我的愛。他不相信我的愛能夠幫助他。因此我們的關係，就只得這樣悲痛地完結了。我也不能夠再對他說今天說過的那一番話了。

我答應了你的要求，而結果卻是如此，我實在對你抱歉，請你原諒。你的好意，你的對我的那樣看重，以致把這重大的使命付託給我。你相信我的愛可以拯救他，你相信我可以做到斯拉夫女性的那樣偉大。對於這一切，雖然是過分的推許，但我依舊是非常感激的。

這裏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一切的景物都會給我喚起苦痛的回憶。我打算搬到蘊玉家裏去暫住，大概要住到開學的時候，有空請你常來玩玩。並望你時時給我他的消息。對於你我始終敬重的，而且還希望你常常指教我。

仁民先生那裏還常去嗎？聽說吳太太病得厲害，我下個星期日打算去看她。蘊玉也會去。希望能夠在那裏看見你。祝你快樂！

## 八

一年後，一個晴明的夏天的午後，在海濱，就在那一個大樹林的中心，氣是很涼爽，四處都有鳥聲和蟬鳴，一個人的緩慢的脚步聲從近處傳了來。來的是一個瘦長的青年，三十左右的年紀，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是一個平靜的臉，不過額上有了兩三條皺紋，他穿了翻領襯衫，左手手腕

上托了一件太陽呢西裝上衣，右手提了一根手杖，他慢慢地走着，不時停了步抬起頭往四處看，欣賞四周的風景。他走到一口井旁邊，正有一個鬢角插了野花的十七八歲的姑娘挽起了衣袖在那裏汲水，他止了步在旁邊靜靜觀看，臉上浮出了微笑。那女郎汲了水，端了那一個大瓦盆，預備向前面的茅屋走去，忽然抬起頭看見了他，似乎認識他，便對他笑了一笑就走開了，進了茅屋裏面去。

茅屋前面的一把竹椅上坐着一個灰白髮的老頭兒，手裏拿了一把蒲扇，在那裏趕身邊的蒼蠅。一條黑狗躺在他的腳下。那個老頭兒看見這青年走近，便抬頭注意地看他，好像認得他似的。過後那老頭兒便帶着笑招呼他，一面問道：『從那海濱旅館來的嗎？』

青年站住了，點着頭親切地回答道：『是的，我是從那裏來的。』歇

了歌便帶笑地問了一句：『你還認得我嗎？』

那老頭兒抬起頭來，用那一對依舊是弈弈有神的眼睛把他仔細望了一會兒，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說：『呵！我記起來了……不錯，你去年來過的。……你還記得起我？……呵，還有一位小姐。那回你和一位小姐同來的。她現在好嗎？……爲什麼今天不來？……你一個人來？爲什麼不帶她來？她真是一個好小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她那樣又謙和，又漂亮的小姐！……你們一定早結婚了。……你下一次一定要把你的太太帶到這裏來玩呢！請你回去說，那樹林裏的王老頭兒還在想念她！……你福氣真好，有一位那麼好的太太。……不要忘記把你的太太帶來！……琴姑，你剛纔見過她。她今年十七歲了，我還沒有給她看中一個女婿！……真不容易，在這個年頭像你這樣好的人真不容易找！』

那個老頭兒的話語似乎就不會有完結的時候，口裏只見白沫在翻飛。這其間青年只是唯唯否否地應着。他的臉上雖然依舊堆着笑容，但眼睛已經失了光彩，他的精神似乎貫注在別處。那老頭兒的話愈過愈刺痛着他的兩耳，而且他的心也開始在痛了。他後來覺得在那裏實在站不下去，便勉強和老頭兒敷衍了幾句，藉口說有別的事情就走開了。分別時那老頭兒還叫他不要忘記下次把太太帶來。

離開了那老頭兒的視線後，青年便放慢了他的脚步。他把眼睛無目的地往四面看，但似乎並不曾看見什麼，一切的景物很快地在他的眼前飛了過去，不曾留下一點印象。他的眼睛好像完全失了作用。

忽然一株松樹顯現在他的眼前，遮住了他的視線。這松樹因了牠的形狀的特異和樹身的粗大，便在他的腦筋裏留了一個印象。他記得他和她最

後一次談話時，她便是站在這株大樹旁邊。他注意地看着那樹皮剝落了的  
老樹，一年前的往事即刻湧上心頭。那長睫毛大眼睛的團團的面龐又浮現  
在他的腦裏了。他把那往事仔細回味了一番，充滿了溫和，親切，柔愛的  
感情，他禁不住夢幻地低聲叫了幾聲『若蘭』。於是一個可怖的回憶就開  
始來刺痛他的心了：『她已經是別人的，她已經躺在別人的懷裏了。只  
怪當時自己沒有勇氣，放過了那個好機會，如今只剩了苦痛的回憶。……  
她原是愛我的，她是肯爲我犧牲一切的，只是我太沒有勇氣，斷絕了她的  
愛，以後恐怕再沒有人能像她那樣愛我的了。』他用一種悽慘的聲音自語  
着，便走出了樹林，但又留戀地回頭望了望，又叫了兩聲『若蘭』，好像  
他的若蘭就是住在這樹林裏一般。最後他又嘆息地說：『可是現在已經遲  
了。』

他走出樹林，前面橫着兩條土路，兩三個村姑提了籃在路上往來，看見他，便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或者對他笑了笑。他便往沿樹林的那條路走去，脚步依舊下得很慢。他忽然站住了，把手杖挾在左腋下，右手從西裝袋裏摸出了一張摺疊的信紙攤開來讀，讀到裏面的某一段時，他特別放出聲音來，這一段是：

「汝妻已於二年前患病身故，因恐汝在外傷心，故未早告。今年自汝返省消息傳出後，來吾家爲汝作伐者頗不乏人。余老矣，常爲人譏爲不識新潮流，故不欲再干預兒女婚事，須俟汝歸後自行決定。惟汝究竟何時起程，應先將確定日期快郵函告，以免老父在家懸念。切記勿忘！……」

他摺好了信，忽然又把信紙攤開看了看，最後下了決心把信揉成了一團，拋擲在地上，便拔步向前走了，在路上口裏還不住地嘆息說：『我錯了。……可是現在已經無法挽回了。』但是沒有人聽見他的話。

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改作





「霧」  
「雨」與「電」

劉西渭

——巴金的「愛情的三部曲」——

安諾德論翻譯荷馬，以爲譯者不該預先規定一種語言，做爲自己工作的羈縛。實際不僅譯者，便是批評者，同樣需要這種勸告。而且不止于語言——表現的符誌；我的意思更在類乎成見的標準。語言幫助我們表現，同時妨害我們表現；標準幫助我們完成我們的表現，同時妨害我們完成我

們的表現。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靈的活動上，在藝術的製作上，尤其見出這種遺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語根的英文翻譯荷馬，結局自己沒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勞而無功。考伯詩人要用米爾頓的詩式翻譯荷馬，結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丟掉荷馬自然的流暢。二人見其小，未見其大；見其靜，未見其變。所謂大者變者，正是根裏荷馬人性的存在。荷馬當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們今日無廣大的心境領受。

批評者和譯者原本同是讀者，全有初步讀書經驗的過程。漸漸基于個性的差異，由于目的的區別，因而分道揚鑠，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介紹過來，一個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動解釋出來。這裏同樣需要盡量忠實。但是臨到解釋，批評者不由額外放上了些東西——另一個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評，成爲看兩個人的或離或合的苦樂。批評之所以成功一種獨立的藝

術，不在自己具有術語水準一類的零碎，而在具有一個富麗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創作，不能因為批評者的另一個存在，勾銷自己的存在。批評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攔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當着傑作面前，一個批評者與其說是指導的，裁判的，倒不如說是鑒賞的，不僅禮貌有加，也是理之當然。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沒；大，吸沒小水；濁，攪渾清水；清，被濁水攪上些渣滓。一個人性鑽進另一個人性，不是挺身擋住另一個人性。頭頭是道，不誤人我生機，未嘗不是現代人一個聰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批評者絕不油滑，他有自己做人生現象解釋的根據：這是一個複雜或者簡單的有機的生存，這裏活動的也許只是幾個抽象的觀念，然而抽象的觀念却不就是他批評的標準，限制小而一己想像的活動，大而人性浩瀚的

起伏。在瞭解一部作品以前，在從一部作品體會一個作家以前，他先得認識自己。我這樣觀察這部作品同牠的作者，其中我真就沒有成見，偏見，或者見不到的地方？換句話，我沒有誤解我的作家？因為第一，我先天的條件或許和他不同；第二，我後天的環境或許和他不同；第三，這種種交錯的影響做成彼此似同而實異的差別。他或許是我思想上的仇敵。我能原諒他，欣賞他嗎？我能打開我情感的翳障，接受他情感的存在？我能容納世俗的見解，拋掉世俗的見解，完全依循自我理性的公道？禁不住幾個疑問，批評者越發膽小了，也越發堅定了；他要是錯，他整個的存在做爲他的靠山。這就是爲什麼，鮑德萊爾不要做批評家，他却真正在鑒賞；布雷耶要做批評家，有時不召由于執誤：一個根據學問，一個根據人生。學問是死的，人生是活的；學問屬於人生，不是人生屬於學問：我們尊敬布

雷地耶，我們喜愛鮑德萊爾。便是布雷地耶，即使錯誤，也有自己整個的存在做爲根據。他不是無根的斷萍，隨風逐水而流。他是他自己。

然而，來在豐富，綺麗，神祕的人性之前，即使是金剛似的布雷地耶，他也要怎樣失色，進退維谷，俯仰無憑！一個批評者需要廣大的胸襟，但是不怕沒有廣大的胸襟，更怕缺乏深刻的體味。雖說一首四行小詩，你完全接受嗎？雖說一部通俗小說，你擔保沒有深厚人生的背景？在詩人或小說家表現的個人或社會的角落，如若你沒有生活過，你有十足的想像重生一遍嗎？如若你的經驗和作者的經驗參差，是誰更有道理？如若你有道理，你可曾把一切基本的區別，例如性情，感覺，官能等等，也打進來計算？沒有東西再比人生變化莫測的，也沒有東西再比人性深奧難知的。瞭解一件作品和牠的作者，幾乎所有的困難全在人與人之間的層層隔

膜。我多走進傑作一步，我的心靈多經一次洗鍊，我的智慧多經一次啟迪：在一個相似而實異的世界旅行，我多長了一番見識。這時唯有愉快。因為另一個人格的偉大，自己渺微的生命不知不覺增加了一點意義。這時又是感謝。而批評者的痛苦，唯其跨不上一水之隔的彼土，也格外顯的深微。

這就是爲什麼，好些同代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 我每每打不進去，唯唯固非，否否亦非，輾轉其間，大有生死兩難之概。屬于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著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生嗎？對於今人，甚乎對於古人，我的標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用同一尺度觀察廢名和巴金，我必須犧牲其中之一，因為廢名單自成爲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單自成爲一種力量。人世應當有廢名那樣的隱

士，更應當有巴金那樣的戰士。一個把哲理給我們，一個把青春給我們。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極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極必反的熱，然而同樣含于人性。臨到批評這兩位作家的時節，我們首先理應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等武裝解除，然後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態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們濫用字句，特別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却各自完整的意義。例如「態度」，一個人對於人生的表示，一種內外一致的必然的作  
用，一種由精神而影響到生活，由生活而影響到精神的一貫的活動，形成我們人世彼此最大的扞格。瞭解廢名，我們必須認識他對於人生的態度；瞭解巴金，我們尤其需要認識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唯其巴金擁有衆多的讀者，二十歲上下的熱情的男女青年。所謂態度，不是對事，更不是對人，

而是對全社會或全人生的一種全人格的反映。我說「全」，因為作者採取某種態度，不為應付某樁事或某個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無不見擠。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術語，他的愛是爲了人類，他的憎是爲了制度。明白這一點，我們才可以讀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誤會他所有的忿激。勿怪乎在禁止銷售的萌芽的序內，作者申訴道：

『那些批評者無論是讚美或責備我，他們總走不出一個同樣的圈子：他們摘出小說裏面的一段事實或者一個人說的話就當作我的思想來解剖批判。他們從不想把我的小說當作一個整塊的東西來觀察研究，就譬如他們要認識現在的社會，他們忽略了整個的社會事實，單去抓住一兩個人，從這一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就判定現在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這不是很可笑的嗎？』

我說他的讀者大半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從天真到世故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個人留戀：這裏是希望，信仰，熱誠，戀愛，寂寞，痛苦，幻滅種種色相可愛的交織。巴金是幸福的，因為他的人物屬於一羣真實的青年，而他的讀者也屬於一羣真實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們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們悵鬱不宣的感受。他們都才從舊家庭的囚籠打出，來到心嚮往之的都市；他們有憧憬的心，沸騰的血，過剩的力；他們需要工作，不是爲工作，不是爲自己（實際是爲自己），是爲一個更高尚的理想，一樁不可企及的事業（還有比拯救全人類更高尚的理想，比犧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業？）；而酷虐的社會——一個時時刻刻講求苟安的傳統的勢力——不容他們有所作爲，而社會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惡。這些走頭無路，徬徨歧途，春情發動的純潔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勵，安慰；他們

沒有老年人的經驗，哲學，一種潦倒的自嘲；他們急于看見自己——那怕是自己的影子——戰鬪，同時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見自己掙扎，感到初入世被犧牲的英勇。于是巴金來了，巴金和他熱情的作品來了。你可以想像那樣一羣青年男女，怎樣抱住他的小說，例如雨，和雨裏的人物一起哭笑。還有比這更需要的！更適宜的！更那麼說不出來地說出他們的願望的。

沒有一個作家不鍾愛自己的著述，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像巴金那樣鍾愛他的作品。讀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種母愛的一往情深。他會告訴你，他蔑視文學：

「文學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終就不會想知道過。大學裏有關於文學的種種課程，書店裏有種種關於文學的書籍，然而這一切在轎夫僕

人中間是不存在的。……我寫過一些小說，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些小說是不會被列入文學之林的，因為我自己就沒有讀過一本關於文學的書。』（將軍序。）（註1）

你不必睬理他這種類似的憤慨。他是有所爲而發；他在挖苦那類爲藝術而藝術的苦修士，或者說淺顯些，把人生和藝術分開的大學教授。他完全有理——直覺的情感有理。但是，如若藝術是社會的反映，如若文學是人生的寫照，如若藝術和人生雖二猶一，則巴金的小說，不管他怎樣孩子似地執拗，是要『被列入文學之林的』，而且列入長青之林的。巴金翼護他的作品，純粹因爲牠們象徵社會運動的意義：

『我寫文章不過是消費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費自己的活力，我的文章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却不能夠禁止牠。社會現象像一

根鞭子在驅使我，要我拿起筆。但是我那生活態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掙扎。」（將軍序。）

在另一篇序內，他開門見山就道：

「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滅亡序。）

記住他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我們更可以透解他的作品，教訓（不是道德的，却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視文學而鍾愛自己作品的  
原因：

「我從來沒有膽量說我的文章寫得好，但我對於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萌芽序。）

也正因為這裏完全基於他對於人生的態度，他的作品他的人物充滿他的靈魂，而他的靈魂整個化入牠們的存在。左拉對茅盾有重大的影響，對

巴金有相當的影響；但是左拉，受了科學和福樓拜過多的暗示，比較趨重客觀的觀察，雖說他自己原該成功一個抒情的詩人（特別是萌芽的左拉）。巴金缺乏左拉客觀的方法，但是比左拉還要熱情。在這一點上，他又近似喬治桑。喬治桑把她女性的汎愛放進她的作品；她鍾愛她創造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巴金同樣把自己放進他的小說：他的情緒，他的愛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涯。正如他所謂：

「這書裏所敘述的並沒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雖然有許多事都是我見到過，聽說過的），然而橫貫全書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滅亡序。）

這種「橫貫全書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但是悲哀，樂觀的喬治

桑却絕不承受。悲哀是現實的，屬於伊甸園外的人間。喬治桑彷彿一個富翁，把她的幸福施捨給她的同類；巴金彷彿一個窮人，要爲同類爭來等量的幸福。他寫一個英雄，實際要寫無數的英雄；他的英雄炸死一個對方，其實是要炸死對方代表的全部制度。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希望無窮，所以奮鬥必須繼續。悲哀不是絕望。巴金有的是悲哀，他的人物有的是悲哀，但是光明亮在他們的眼前，火把燃在他們的心底，他們從不絕望。他們和我們同樣是人，然而到了犧牲自己的時節，他們沒有一個會是弱者。不是弱者，他們都那樣易於感動。感動到了極點，他們忘掉自己，不顧利害，搶先做那視死如歸的勇士。這羣率真的志士，什麼也看到想到，就是不爲自己設想。但是他們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們得活着，活着完成人類的使命；他們得愛着，愛着滿足本能的衝動。活要有意義；愛要

不妨害正義。此外統是多餘，虛偽，世俗。換句話，羈縛。從霧到雨，從雨到電，正是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剝進作者思想的中心。霧的對象是遲疑，雨的對象是矛盾，電的對象是行動。

其實悲哀只是熱情的另一面，我曾經用了好幾次「熱情」的字樣，如今我們不妨過細推敲一番。沒有東西可以阻止熱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來，好比急流，除非源頭自己乾涸。中國克臘西克的理想是「不踰矩」！理智情感合而爲一。這不是一樁容易事，這也不是巴金所要的東西。熱情使他本能地認識公道，使他本能地知所愛惡，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野。他不要駕馭他的熱情；聰明絕頂，他順其勢而導之，或者熱情因其性而導之，隨你怎樣說都成。他真正可以說：

『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雨序。）

他生活在熱情裏面。熱情做成他敘述的流暢。你可以想像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暢是幾經彫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氣勢。在這二者之間，巴金的文筆似乎屬於後者。他不用風格，熱情就是他的風格。好時節，你一口氣讀下去；壞時節，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過去。這裏未嘗沒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經捲進下文。茅盾缺乏巴金行文的自然；他給字句裝了過多的物事，東一件，西一件，疙里疙達地刺眼；這比巴金的文筆結實，然而疙里疙達（註二）。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今日的兩大小說家，都不長于描寫。茅盾拙于措辭，因爲他沿路隨手檢拾；巴金却是熱情不容他描寫，因爲描寫的工作比較冷靜，而熱情不容巴金冷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用敘事抵補描寫的缺陷。在他「愛情的三部曲」裏面，霧之所以相形見絀，正因爲這裏需要風景，而作者却輕輕放過。霧的海濱

和鄉村在在期待如畫的顏色，但是作者缺乏同情和忍耐。陳真，一個殉道的志士，暗示作者的主張道：

『在我，與其在鄉間過一年平靜安穩的日子，還不如在都市過一天活動的生活。』

熱情進而做成主要人物的性格。或者愛，或者憎，其間沒有妥協的可能。陳真告訴我們：

『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從小時候時代以來我就有愛，就有恨了。……我的恨是和我的愛同樣深的。』（霧）

抱着這樣一顆炙熱的心，他們躑躅在十字街口，四周却是鴉雀無聞的靜闕。吳仁民自訴道：

『我永遠是孤獨的，熱情的。』（雨）

唯其熱情，所以加倍孤獨；唯其孤獨，所以加倍熱情。聽見朋友誇揚別人，吳仁民不由慘笑上來：『這笑裏含着妬忌和孤寂』。把一切外在的成因撇掉，我們立即可以看出，革命具有這樣一個情緒的連鎖：熱情——

寂寞——忿恨——破壞——毀滅——建設。這些青年幾乎全像『一座火

山，從前沒有爆發，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靜，現在要爆發了。』雨的前五章，用力襯托吳仁民熱情的無所棲止，最後結論是『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沒有死。痛苦包圍着他們，包圍着這個房間，包圍着全世界。』電裏面一個有力的人物是敏，他要炸死旅長，但是他非常鎮定。作者形容他下了決心道：

『這決心是無可挽回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好了。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這是感情，這是經驗，這是環境，牠們使他明白和平的工作是

沒有用的，別人不給他們這些長的時間。別人不給他們這些機會。」

旅長受了一點微傷，敏却以身殉之。沒有人派他行刺；他破壞了全部進行的計畫；但是他們得原諒他：

「你想想看，他經歷了那麼多苦痛生活，眼看許多人死，他是一個太多感情的人。激動毀了他。他隨時都渴望着犧牲。」

熱情不是力量，但是經過心理的步驟，可以變成絕大的動力。最初這只是一團氤氳，悶在跳盪的心頭。吳仁民寶貴他的情感，革命者多半珍惜一己的情感，這最切身，也最真實。陳真死了，（雨第一章陳真的橫死，在我們是意外，在作者是諷諭，實際死者的影響追隨全書，始終未曾間歇；我們處處感到他人格的高大。唯其如此，作者不能不開首就叫汽車和轆死一條狗一樣地轆死他：雨的主角是吳仁民，電的主角是李佩珠，所以

作者把他化成一種空氣，做爲二者精神的呼吸。吳仁民瘋了一樣解答他的悲痛道：

『這不是他的問題，這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情感是他們永生的問題，是青春長綠的根苗。熱情不是力量，然而却是一種狂嘜，一種不能自制的下意識的要求。吳仁民喝醉了酒，在街上抓回朋友叫囂道：

『我的心熱辣辣的，牠跳得這麼厲害，我絕不能夠閉眼安睡。你不知道一個人懷着這麼熱烈的一顆心關閉在那墳墓一般的房間裏，躺在那棺材一般冷的床上，翻來覆去，聽見外面的汽車喇叭，好像地獄裏的音樂，那是多麼難受！這種折磨，你是不會懂得的。我要的是活動，是暖熱，就是死也可以，我怕那冷靜。我只是不要那冷靜。……我一定要到那地方去。』

我一定要去「打野雞」。那鮮紅的嘴唇，那暖熱的肉體，那種使人興奮的氣息，那種使人陶醉的擁抱！那才是熱，我需要熱。那時候我的血燃燒了。我的心好像要溶化了，我差不多不感覺到自己的存在了。」

這赤裸裸的嚙語充滿了真情。我們如今明白陳真的日記這樣一句話：『如果世界不毀滅，人類不滅亡，革命總會到來。』熱情不是一種力量，是一把火，燒了自己，燒了別人。牠有所誅求，無從滿足，便淤成痛苦：『我們要寶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電裏的敏，因為痛苦，不惜破壞全盤計劃，求一快于人我俱亡。他從行動尋找解決。但是吳仁民，不僅熱情，還多情，還感傷。他有一個強烈的本能的要求：女人。對於他，熱情只有熱情醫治。他從愛情尋找解決。我們不妨再聽一次吳仁民的嚙語：

『我的周圍永遠是黑暗。沒有一個關心我，愛我的人。……但是如今你來了。你從黑暗裏出現了。……我請求你允許我，暫時在你溫暖的懷抱中睡一些時候，休養我的疲倦的身體，來預備新的鬥爭罷。』

他以為愛情是不死的，因為情感永生；他們的愛情是不死的，因為愛情是不死的。他沈溺在愛情的海裏。表面上他有了大改變。他從女子那裏得到勇氣，又要用這勇氣來救她。『他把拯救一個女人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頭上，覺得這要比爲人類謀幸福的工作還要踏實得多。』他沒有李佩珠聰明，別瞧這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女孩子，她曉得愛情只是一陣陶醉。而且甚于陶醉，愛情是幻滅。人生的形象無時不在變動，愛情無時不在變動。但是這究竟是一付藥；吳仁民有一個強壯的身體和性格；周如水（霧的主角）敵不住病，也敵不住藥；吳仁民沒有自誤，也沒有自殺，他終于

成熟了，他從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電」。

來在電的同志中間，吳仁民幾乎成爲一個長者。他已經走出學徒的時期。他從傳統秉承的氣質漸漸返回淳樸的境地。從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個完人，一個英雄。作者絕不因爲厚愛而有所文飾。他不像周如水那樣完全沒有出息，也不像陳真那樣完全超凡入聖；他是一個好人又是一個壞人，換句話，一個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有時我問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於具有這樣一個中心人物。我怕是的。這正是現代類似巴金這樣小說家的悲劇。現代小說家一個共同的理想是，怎樣扔開以個人爲中心的傳統寫法，達到小說最高的效果。他們要小說社會化，羣衆化，平均化。他們不要英雄，做到了；他們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關鍵未嘗不在，小說甚于任何其他文學種別，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讀者一個共同的

興趣之上：這裏要有某人。也就是在這同樣的要求之下，讀者的失望決定電的命運。霧的失敗由于窳陋，電的失敗由于紊亂。然而紊亂究竟強似窳陋。而且，我敢說，作者敘事的本領，在電裏比在雨裏還要得心應手。不是我有意思皮，讀者的眼睛實在在追不上巴金的筆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觀察。吳仁民在電裏成爲一個長者。他有了經驗；經驗增進他的同情；絕望作成他的和平。直到如今，我們還聽得見關於革命與戀愛的可笑的言論。沒有比這再可笑的現象了：把一個理想的要  
求和一個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戀愛含有精神的活動，然而即令雪萊再  
世，也不能否認戀愛屬於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貴的，戀愛至少也是  
自然的。我們應當聽其自然。那麼，革命者應當戀愛——和別人一樣？明  
臨死吐出他一向的疑問道：『我們有沒有這——權利？』義務的觀念磨難

着他。吳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釋道：

『爲什麼你要疑惑呢？個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羣體的幸福衝突的。愛並不是一個罪過。在這一點我們和別的人不能夠有什麼大的差別。』

在理論的發展上，「愛情的三部曲」實際在這裏得到了牠最後的答案。答案的一個例子是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候不會多了，

我就應該活牠一個痛快。』

另一個更其圓滿——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吳仁民與李佩珠的結合。我得請讀者多看一眼電的第六章，這一章寫的那樣真實，而又那樣自然。

這裡是兩個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攏在一起，我幾乎要說兩位領袖攜手前行。戀愛增加他們的勇氣，讓他們忘記四周的危險。他們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陽一定會照常升起來的』。即使對於他們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們的信仰也不會因而動搖。

『我不怕……我有信仰。』

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裏說的：『我是一個有了信仰的人』，不謀而合嗎？我不曉得他們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嗎？幸福的人們，幸福的巴金。

雙十節。

註一 『沒有讀過一本關於文學的書』，巴金真正幸運。創造的根據是人生，不一定是文學，然而正不能因此輕視文學，或者『關於文學的

書』。文學或者『關於文學的書』屬於知識，知識可以幫忙，如若不能創造。巴金這幾行文字是真實的自白，然而也是謙摛，便含有不少驕傲的成分。

註二 用一個笨拙的比喻，讀茅盾的文章，我們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麗的奇景，然而腳底下也有的是絆腳的石子；讀巴金的文章，我們像泛舟，順流而下，有時連你收帆停駛的工夫也不給。

(轉錄天津大公報文藝欄)



「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

巴金

——答劉西渭先生

朋友：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稱呼你。你知道，在這事情上面我是很笨拙的。我不能夠對每個人叫出一個適當的稱呼，猶如我不能夠對每個人說出幾句好聽的話。我永遠是一個笨拙的，執拗的人，這性情我沒有方法可以使牠

改變。所以倘使這稱呼使得你不高興時，那麼還請你原諒我。

我稱你做朋友，你當知道這並不是一個疏遠的稱呼。除了我的「愛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許還讀過我的幾篇散文或雜文，你也許還認識我的兩個朋友，從這里你應該明白「朋友」兩個字在我的生活裏的意義。我說過我有許多大量的朋友，我說過我就靠朋友生活。這並不是虛偽的話。我沒有家，沒有財產，沒有一切人們可以稱做是自己的東西。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除了這二者我就一無所有。沒有信仰，我不能夠生活；沒有朋友，我的生活裏就沒有快樂。靠了這二者我纔能夠活到現在。

你說我是幸福的人，你還把我比作一個窮人，要來爲同類爭取幸福。

（我佩服你這比喻作得好！）對你這些話，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纔好。我剛

寫好一篇「愛情的三部曲」的總序，在這將近三萬字的文章裏（我從來沒有寫過這樣的長序）我第一次展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我說明我爲什麼要寫那三本書；我說明我怎樣寫成牠們；我說明爲什麼在我的全作品中我最愛牠們。這些話沒有一點含混。一個人對自己是不能夠有一點含混的。你如果讀到那文章，你會多少了解我一點，你會知道對於你的批評我應該給一個什麼樣的回答。但可惜那文章到現在還不會被排印出來，所以我不得不來給你寫這一封信。這一年來我說過要沉默，別人也說我沉默了。但是當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的時候，只要嚥住一個字也會縮短我的一天的生命。倘使我不願意閉着眼睛等候滅亡的到臨，我就得張開嘴大聲說出我所要說的話，我甚至反覆地說着那些話。

朋友，你不要以爲我只是拿着一管「萬年筆」在紙上寫字，事實上我

却是一邊寫一邊嚷的。這時候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這「家」據那朋友自己說，『爲了那灰暗的顏色，一個友人說過住不到兩月就會發瘋，另一個則說只要三天就可成爲狂人。』（註一）朋友的話也許可靠。現在他去了，留下我和一個廚子來看守這南北兩面的七間房屋。廚子在門房裏靜悄悄地睡了。南房在黑暗中關住了牠的祕密。我一個人坐在寬敞的北屋裏，周圍是灰暗的顏色。在鋪了蓆子的書桌上一隻舊表一秒鐘一秒地單調的響着，火爐裏燃過的煤的餘燼穿過爐橋的縫隙無力地落了下來。在一排四間屋子裏就只有這一點聲音。正如我在雨裏面所說，一切都死了：愛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歡樂都死了。這時候我本也想閉着眼睛在床上躺下來。然而我不能够。我並不會死。甚至這墳墓一般的房間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我不能够忍受這沉寂。我聽不見一點人的聲音。然而我自己還能夠

說話。所以縱然只有自己一個人，我也要大聲念出我所寫的話語。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我的全個存在就可以用這來解釋。做一個在暗夜裏叫號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劇就完全在這里了。

我說到悲劇，你也許不會相信，作爲批評家的你不是說過『幸福的巴金』嗎？幸福，那的確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東西。但正如你所說我是企圖『爲同類爭來幸福』，我並不是求得幸福來給我自己。在這一點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爲同類爭取幸福的人自己決不會得到幸福。幫助美國獨立的托馬士·陪因說過：『不自由的地方是我的國土』，這比較說『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國土』的弗蘭克林更瞭解自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說裏就充滿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朋友，你就這樣地相信着。但是信仰和宗教中

間究竟有一個距離。基督教的處女在羅馬鬥獸場中跪在猛獸的面前，仰起頭望着天空祈禱，那時候她們對於即來的滅亡，並沒有一點恐怖，因為她們看見天堂的門為她們而開了。她們是幸福的，因為她們的信仰是天堂——個人的幸福。我們所追求的幸福却是衆人的，甚至要除掉我們自己。

我們的信仰在黎明的將來，而這將來我們自己却未必能夠看見。革命和教徒是完全相異的兩種典型。革命者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滅激情，而革命者則寶愛牠。所以在革命者中間我們很少看見過幸福的人。殉道者的遺書也就常常帶着悲痛的調子。他們並不後悔，但他們却對父母說：『請原諒我』；對同志說：『將來有一天我們的理想變為現實的時候望你們還記念着我。』

從這里看來，我應該說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緒的連鎖：熱情——寂

裏——怨恨——破壞——毀滅——建設，是完全錯誤的了。一個真實的革命者是不會感覺到寂寞的。他的出發點是愛，而不是恨。當一個年青的胸膛裏充滿着愛的時候，那熱情會使他有勇氣貢獻一切。這倘若用居友的話來解釋，就是生命在身體內滿溢了，須得拿牠來放散。每個人都有着更多的愛，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超過於維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應該拿牠們來爲別人消耗。我自己也有過一點經驗：在十五歲的時候，我也曾有過那『立誓獻身的一瞬間』。那時候我並不覺得孤獨，並沒有怨恨。我有的只是一個思想：把我的多餘的精力用來爲同類爭取幸福。

破壞和建設並不是可分離的東西。在這中間更不應該加上一個『毀滅』。在雨裏面吳仁民相信着巴枯甯的名言：『破壞的激情就是建設的激情。』但這句話的意義是比較吳仁民所理解的深得多。我要說這兩個名詞

簡直是一個意義，單獨用起來都不完全。熱情裏就含着這兩樣東西。而且當熱情在一個人的身體內滿溢起來的時候，他的建設（或者說創造）的欲求更強過破壞的欲求。

但熱情並不能夠完成一切。倘沒有什麼東西來指導牠，輔助牠，那麼牠就會像火花一般零碎地爆發出來而落在濕地上滅了，熱情常常是這樣地把人毀掉的。我不知道寫過若干封信勸朋友，說：熱情固然可寶貴，但是一味地放任着熱情讓牠隨時隨地零碎地消耗，結果只有毀掉自己。這樣的熱情也許像一座火山，爆發以後剩下來的就只有死，毀了別的東西，也毀了自己。

於是信仰來了。信仰並不拘束熱情，反而加強牠，但更重要的是信仰還指導牠。信仰給熱情開通了一條路，讓牠緩緩地流去，不會堵塞，也不

會汎瀾。由霧而雨，由雨而電，信仰帶着熱情舒暢地流入大海。海景在電裏面才展現出來。電是結論，所以電和雨和霧不能夠相同，就如海洋與溪流相異。一個人的眼睛，可以跟着一道溪流緩慢地流入江河，但站在無涯的海洋前面你就只能夠看見那掀天的白浪。你能說你的眼睛跟得上海水嗎？

進了電裏面，朋友，連你的眼睛也花了。你就說電紊亂，但這是不公平的。朋友，你坐在書齋裏面左邊望望福樓拜，右邊望望左拉和喬治桑，要是你抬起頭突然看見巴金就站在你的正面，你一定會張皇失措起來。你的冷靜和客觀都失了效用。你預備赤手空拳迎上去。但你的拳頭會打到空處。你不會看清楚這一個古怪的人，因為這樣的人從前就沒有過。電迷了你的眼睛。因為福樓拜，左拉，喬治桑就寫不出這樣的東西。朋友，這句

話會給你抓住錯兒了。但是慢點，我的話裏並不含有驕傲的成分。我只是說：我們現在生活裏的一切，他們在那時連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死了，你可以把他們的屍首搬來隨意地解剖。但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活人你就得另想辦法。你以為抓住了我，可是我一舉腳就溜了幾千里，你連我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也不會知道。你『俏皮地』說讀者的眼睛追不上我的筆，然而你忘記了你的眼睛是追不上我的脚的。我的脚要拖起你的眼睛跑，把你的眼睛也弄得疲倦了。所以你發出了怨言：紊亂。

你以為我『真正可以說：「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但你不知道我的文章還要把別人也帶進生活裏面去。你進到那生活裏，你太陌生，你的第一個印象一定是紊亂。因為實際生活並不像小說裏安排得那樣地好。你既然承認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你就得跟着我去生活，你決不應該只做一

個旁觀者。你在書齋裏讀了電，你好像在電影上看見印地安人舉行祭儀，那和你的確隔得太遠，太遠了。而且你責備電紊亂，你便想不到那小說怎樣地被人宰割了幾次，你所看見的已經是殘廢的肢體了。

然而甚至這殘廢的肢體也可以告訴人電是「愛情的三部曲」的頂點，到了電裏面熱情纔有了歸結。在霧裏似乎剛下了種子，在雨裏面「信仰」纔發了芽，然後電光一閃，「信仰」就開花了。到了電我們纔看見信仰怎樣地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倘使我們要作這個旅行，我們就不能不抓了兩個人做同伴：吳仁民和李佩珠，只有這兩個人是經歷了那三個時期而存在的，而且他們還要繼續地活下去。

在霧裏面李佩珠沒露過臉，但人提起她就說她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在雨裏面她開始感到活力的滿溢，預備拿牠來爲他人而放散了。

她不僅知道愛情只是一時陶醉，從事業上纔可以得着永久的安慰，她還想到E地去做一點實際的事情。於是電幕一開，兩年以後的李佩珠便以一個使人不能相信的新的姿態走出來，使得吳仁民也吃驚了。她不僅得着E地的青年朋友的愛護，連我自己也熱烈地愛着她。她是妃格念爾型的女子，但她比她們幼稚，而且幼稚得可愛。看起來她是一個平凡的人。也許有人會像你那樣把她當作領袖（你『幾乎要說兩位領袖攜手前行』，幸虧你用了「幾乎」二字，否則你不怕覺得肉麻嗎？）但我把電的原稿翻來覆去地細看幾次，我把李佩珠當作活的朋友來看待，好像我就在她旁邊跟着她跑來跑去，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極其平凡是女子。然而我相信她如果說一句或做一個手勢叫我去爲理想交出生命，我也會歡喜得如同去赴盛筵。似乎曾有人用過和這類似的話批評蘇非亞·柏洛夫斯加亞。可見真正的偉大和

平凡就只隔了一步。你雖然聰明絕頂，但遇着這樣的女子，你要用你的尺度去衡量她的感情你就會碰壁。事實上你那所謂情緒的連鎖已經被她完全打碎了。

霧中的吳仁民正陷溺在個人的哀愁裏，我用了「哀愁」這字眼，因為他的苦痛是緩慢的，零碎的，個人的。那時候的吳仁民平凡得叫人就不覺得他存在。然而打擊來了。死終於帶走了他那病弱的妻子。那個消磨他的熱情的東西——愛去了。熱情重新聚集起來，（記住他是一個強健的漢子。）他的心境失了平衡。朋友們不能夠了解他，他又缺乏一個堅強的信仰來指導他。（自然他有信仰，但是不夠堅強。）他時時追求，處處碰壁。他要活動，要暖熱，然而他的眼睛所看見的却只是死，還有比死更可怕的寂寞。寂寞不能消滅熱情，反而像一陣風煽旺了火。於是熱情在身體

內堆積起來，成了一座火山。倘使火山一旦爆發，這個人就會完全毀滅。恰恰在這時候意外地來了愛情。一個女人的影子從黑暗裏出現了。女性的溫柔蠶食了他的熱情。在那溫暖的懷抱中火山慢慢地熄滅了。這似乎還不夠。必得再讓另一個女人從記憶的墳墓中活起來，使他在兩個女性的包圍裏演一幕戀愛的悲喜劇，然後兩個女人都悲痛地離開了他。等他醒過來時火已經熄滅，就只剩下一點餘燼。這時候他又經歷了一個危機。他站在滅亡的邊沿上；一舉腳就會落進無底的深淵裏去。然而幸運地來了那拯救一切的信仰。那個老朋友回來了。我們可以想像到吳仁民怎樣抱着他的老朋友流下感激的眼淚。這眼淚並不是一天可以流盡的，等到眼淚流盡時吳仁民就成了一個新人。不，我應該說他有些「老」了。因為「老」他纔能「持重」，纔能「淳樸」。他從前也曾想在一天裏面就把整個社會改換了

面目，但來到電的同志中間他却對人說『羅馬的滅亡不是一天的事情』。

(註二)

他甚至以為『目前更需要的是能夠忍耐地沈默地工作的人』。他和

李佩珠不同，他是另外一種典型。李佩珠比他年青，知道的並不見得就比他少。然而她却像一個簡單的小女孩。你初看，她和賢（那個爆牙齒的孩子）彷彿是一對，可是實際上她却『挽住吳仁民的膀子往前面走了』。她和吳仁民狂吻了以後她會振着嘴笑起來說：『今晚我們真正瘋了！倘使他們看見我們剛纔的情形，不知道會說什麼！』這是很自然的。奇怪的是吳仁民的回答。他平靜地說：『這環境很容易使人瘋狂，但是你記住：對於我們，明天也許一切都不存在了。』他沒有一點恐怖，就像在轉述別人的話。

這兩種性格，兩種典型，差得退遠，粗粗一看，似乎他們中間就沒有

一個共同點。然而兩個人手挽手地站在一起，我們却又覺得這是最自然最理想的結合。我們跟在這兩個人後面，從霧到雨，從雨到電，的確走了一個長遠的路程，一路上我們看見了不少的事物，我們得到了不少的經驗。然而最重要的却是這一對男女的發展。所以「愛情的三部曲」的答案並不是一番理論，或一個警句，或任何與愛情有關的話語。牠的答案是兩個性格的發展：吳仁民和李佩珠。愛情在這兩個人心上開過花，但牠始終只佔着不十分重要的地位。對於這兩個人更重要的是信仰，信仰包含了熱情，這信仰就能夠完成一切。這三部曲所寫的只是性格，而不是愛情。（註三）

所以愛情三部曲的答案還是和愛情無關的。電從各方面看都不像一本愛情小說。朋友，在這一點你上了我的當了。據說屠格涅夫用愛情騙過了俄國檢查官的眼睛，因此他的六本類似連續的長篇至今還被某一些人誤看作愛

情小說。我也許受了他的影響，也許受了別人的影響，我也試來從愛情這關係上觀察一個人的性格，然後來表現這性格。在觀察上我常常是成了功的。我觀察一些朋友，聽他們說一番漂亮的話，看他們寫一篇冠冕堂皇的文章，這沒有用。只有在他們的私生活方面，尤其在男女關係上，他們的性格纔常常無意地完全顯露了出來。我試把從這觀察得來的東西寫入小說，我完成了霧（註四）。霧比雨，比電都簡單。牠主要地在表現一個性格。我寫了周如水。在這一點我不承認失敗。你說「窳陋」，那是因爲你的眼睛滑到了別處去。你說我『不長於描寫』，這我承認。但你進一步說：『霧的海濱和鄉村期待着如畫的景色，』我就要埋怨你近視了。你抓住了這一點支節，而放過了主題。我並不是在寫牧歌。我是在表現一個性格，而這性格並不需要如畫的背景。你從頭到尾只看見愛情，你却不明白

我從頭到尾就不是在寫愛情。在雨在電也都是如此。你『從霧到雨，從雨到電，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剝進』我的『思想的中心』，你抓住兩件東西：熱情和愛情。但剛一抓到手你就不知道怎樣處置牠們，你就有些張皇失措了。當你說：『霧的對象是遲疑，雨的對象是矛盾，電的對象是行動』，那時候你似乎逼近了我的『思想的中心』，但一轉眼你就滑了過去。（好流暢的文筆！真是一瀉千里，叫人追不上！）再一望，你已經流到千里以外了。我讀你的文章，我讀一段我讚美一段，到最後我讀到『幸福的巴金』時，我已經不知道跟着你跑到多遠的路程了。一路上我就只看見熱情和愛情，那兩件『不死的』東西。你以為熱情使我『本能地認識公道，本能地知所愛惡，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野』，你『以為愛情不死』，『情感永生』。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要點，因為我跑了這麼遠的

路，根本就抓不住你的要點。你一路上指點給我看東一件西一件，盡是些五光十色的東西。但你連讓我仔細看一眼的工夫也不給。你說我行文迅速，但你行文的迅速，連我也趕不上。我佩服你的本領。可是我不能夠承認你的論據。我不相信熱情是生來就具有的，我更不相信熱情可以使人本能地認識公道。你似乎忘記了一個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我的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註五）是牠使我『認識公道』，使我『知所愛惡』，使我『永生在青春的野』。我要提出信仰來，但這兩個字用在這裏還嫌有些含糊。我並不是『不要駕馭熱情』，相反的，我却無時不在和熱情激鬥。結果常常是我失敗，但我也只有勝利的時候。至於愛情，那決不是不死的東西。在電裏面就沒有不死的東西，只除了信仰。李佩珠甚至在吳仁民的懷裏也說『也許明天我就會離開世界，離開你。』她還說『過一會

兒我們就會離開了。『她甚至夢囈似地問：『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她『沒有一點留戀』。可是她却能夠勇敢地說：『也許明天這世界就會完全沈淪在黑暗裏，但我的信仰是不會動搖的。』永生的並不是愛情，而是信仰。從霧到雨，從雨到電，一路上就只有這一件東西，別的都是點綴。由下種而發芽而開花，一步一步地在我們的眼前展現了信仰的全部力量。我自己也可以像李佩珠那樣地說：

『我不怕……我有信仰。』

朋友，寫到這里我的這封信似乎應該收場了。但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件東西。我現在要說的是「死」。是在「愛情的三部曲」裏我還寫了

「死」。(註六)

你很注意「電」裏面的敏，你幾次提到他，你想解釋他的行動，但

却不能夠。因爲你抓不到那要點。你現在且跟着我來檢閱他：

『死並不是一件難事。我已經看見過好幾次了。』這是他在熱鬧的集會中說的話。

『我問你，你有時候也會想到死上面去嗎？你覺得死的面目是個什麼模樣？』他臨死的前夕這樣問他的女友慧道。

慧只看見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敏却懇切地說：『有時候我覺得生和死就只離了一步，但有時候我又覺得那一步也難跨過。』

這幾段簡單的話，看起來似乎並不費力，然而我寫牠們時，我是熬盡了心血的。這你不會瞭解。你的福樓拜，左拉，喬治桑不會告訴你這個。

我自己知道這一切。我必得有了十年的經驗，十年的掙扎，才能夠寫出這樣的短短的幾句話。我自己就常常去試探死的門，我也曾像敏那樣『彷彿看見在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門』，我覺得『應該踏進裏面去，但還不能夠知道那裏面是什麼樣的情形』。我的心也爲這個痛楚着。我很能夠了解敏的心情。他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也就是每個生在這過渡時代中的青年的苦痛。但我和他是完全相異的兩種典型，而且處在不同的兩個環境裏。我可以昂然地說：『我們要寶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但我決不會『因爲痛苦便不惜……求一快於人我俱亡』。所以我的英雄並不會把對方的一個人來代表全個制度。敏炸死一個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這就是你所說的『求一快於人我俱亡』。除了這就沒有別的意義。於是你的矛盾又來了，因爲你以爲『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

免』。但是在敏，他根本就不管什麼『人力有限』，而且毀滅之後也就更無所謂『悲哀』；在電的青年，他們根本就不相信『人力有限』，而且他們決不至於『求一快於人我俱亡』。

在這一點上我常常被人誤解。其實我自己是反對恐怖主義的。在我的那一冊已絕版的文集裏便有一篇和一個廣東朋友討論這問題的長文。（註七）那文章不會被一些批評家看見。他們將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混爲一談，因此就把我的作品蓋上了虛無主義的烙印。沒有人知道敏犧牲自己，只是因爲他想一步就跨過那生和死中間的距離。杜大心犧牲自己只是因爲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且他相信只有死才能夠帶來他的心境的和平。知道這個的似乎就只有我。我可以說比別人知道生活，而且比別人知道死；死毀壞一切，死也拯救一切。

免』。但是在敏，他根本就不管什麼『人力有限』，而且毀滅之後也就更無所謂『悲哀』；在電的青年，他們根本就不相信『人力有限』，而且他們決不至於『求一快於人我俱亡』。

在這一點上我常常被人誤解。其實我自己是反對恐怖主義的。在我的一冊已絕版的文集裏便有一篇和一個廣東朋友討論這問題的長文。（註七）那文章不會被某一些批評家看見。他們將恐怖主義和虛無主義混爲一談，因此就把我的作品蓋上了虛無主義的烙印。沒有人知道敏犧牲自己，只是因爲他想一步就跨過那生和死中間的距離。杜大心犧牲自己只是因爲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且他相信只有死才能夠帶來他的心境的和平。知道這個的似乎就只有我。我可以說比別人知道生活，而且比別人知道死；死毀壞一切，死也拯救一切。

你以前讀到雨的序言，你會奇怪爲什麼那個朋友要提到「那黑影」，現在你大概可以瞭解了。在霧裏面「死」沒有來，但在陳真的身上現了那黑影。進了雨裏面，那黑影威壓地籠罩着全書。死帶走了陳真和周如水，另外還帶走一個鄭玉雯。到了電，死像火花一般地四處放射，然而那黑影却漸漸地散了。在電裏面我像一個將軍在提兵調將，把那些朋友都送到永恆裏去，我不能夠沒有悲痛，但我却沒有絲毫的恐懼。我寫死，因爲我自己就不斷地和死在掙扎。我從霧跋涉到雨，再跋涉到電，到了電，我才全勝地把死征服了。有人想用科學來征服死，（如龔多塞）；有人想用愛，（如屠格涅夫或別的許多人）；我就用信仰。在電裏面我真可以說：

『我不怕……我有信仰。』

有信仰，不錯！我的第一部創作滅亡的序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

「一個有了信仰的人。」

然而幸福，那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自己說過：「痛苦就是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的驕傲。」我追求的乃是痛苦。這時候你又會抓住我的錯兒了。我先前不是說過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是幸福嗎？但是朋友，你且忍耐一下。我求幸福，那是爲了衆人；我求痛苦，只是爲了自己。我有信仰，但信仰只給我勇氣和力量。信仰不會給我帶來幸福，而且我也不需要幸福。

那麼誰是幸福的呢？你既然提出了幸福的問題，我們就不應該放過牠。我把你的文章反覆地誦讀着，想找出一個答案。是這麼流暢的文筆！你寫得這麼自然。簡直像一首散文詩！

我讀着，我反覆地讀着。我漸漸地忘了我自己。於是你的面影就在我

的眼前顯現了。我彷彿看見你那指手畫腳，眉飛色舞的姿態，你好像在對一羣敬愛你的年青的學生演說。不！你好像一個富家子弟，開了一部流線型的汽車，駛過一條寬廣的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右顧盼，沒有一輛汽車比你的華麗，沒有一個人有你那駕駛的本領。你很快地就達到了目的地，現在是坐在豪華的客廳裏的沙發上，對着幾個好友敘述你的見聞了。你居然談了一個整夜。你說了那麼多的話，而且使得你的幾個好友都忘記了睡眠。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銳利。但是我却要疑惑你坐在那樣迅速的汽車裏面究竟看清楚了什麼？（註八）

那麼誰是幸福的呢？朋友，這顯然地應該是你！你這匆忙的人生的過客，你永遠是一個旁觀者。你走過寬廣的馬路，你就看不見馬路旁邊小屋裏的情形。你不要信仰，你不會有痛苦。你不是戰士，又不是隱者。你永

遠開起你的流線型的汽車，憑着你那頭等的駕駛本領，在寬廣的人生的旅路上「兜風」。在匆忙的一瞥中你就看見了你所要看見的一切，看不見你所不要看見的一切。朋友，只有你才是幸福的人呵。那麼讓我來祝福你：幸福的劉西渭。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註一 見文學季刊二卷四期那朋友的「短簡」。

註二 見文學季刊一卷三期龍眼花開的時候。

註三 自然我也不能說這「愛情的三部曲」就和愛情完全無關。我想了想，覺得在這三本書裏面愛情仍然有牠的地位。你的關於革命與戀愛的話是正確的。對於這問題我也曾企圖下一個答案（但這企圖却是半意識的）：就是吳仁民答覆明的話。在「愛情的三部曲」的總序裏，

我曾舉出一件事實：好些朋友寫信同我關於革命與戀愛這問題的意見：有一小部分人認爲我反對戀愛；但另一些人却又以爲我鼓舞人戀愛。

註四 寫霧的動機和寫作的經過，在「總序」裏有詳細的敘述。新中國版的霧，我的確不喜歡。裏面有幾個地方使我自己讀了紅臉，讀了肉麻。最近我完全改作了一次，至少是把那些地方取消了。

註五 這是什麼，我不說出來，聰明的你一定知道。

註六 我寫死，也爲了從反面來證實信仰的力量。其實我還寫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而爲你所忽略了的。這是「友情」，或者「同志愛」(Camaraderie)。我特別喜歡電，就爲了這個。使電發光彩的也是這個。信仰是主。用死來證實信仰，用友情來鼓舞信仰，或者用信仰

鼓舞友情。因為有友情，所以沒有寂寞，沒有忿恨，沒有妬嫉。『我不怕，因為我有信仰。』完全不錯。『我不怕，因為在我的胸膛裏跳動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許多朋友的心。』這也很有理。我自己就常常說這樣的話。

註七

斷頭台上（一九二九年版）三〇一頁論恐怖主義答太一書。

註八

這個比喻太笨拙，不及你的聰明。你不要誤會我是在故意挖苦你。我真心地佩服你的眼光的銳利。但我希望你能夠看得更深一點。

人人書店

九龍旺角

彌敦道

五百九十四號





3654575



中華民國壹零叁年拾貳月拾玖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651696



16

音